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宣傳部登記證京誌字第三號

第一卷 第七號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王西神鬻文書直例

短墨磨人不自聊秋心寸寸卷芭蕉家風慚愧紅鵝換潤格親題學板橋
名場少日慣奔忙浮海歸來髮未蒼卻為周妻何肉累江關蕭瑟不能狂
掌書參幕復從征局近彈棋總不平翻盡十眉新樣譜蓬門猶是舊書生
呼牛呼馮任人施翠疊龍峯繫夢思差喜漁洋家法在頭銜殘客換吟詩
大雅扶輪孰啓余登車不落體何如酬縑計字難忘俗草草勞人草草書
(舊號西神殘客)

書例

對聯 三尺四尺五尺每付十元 六尺加倍 字數過多及點景亦加倍
屏條 三尺四尺五尺每條十元 六尺加倍
橫幅 同屏條
整張堂幅 三尺四尺五尺每幅廿元
扇面 每頁十元 四體書及點景均加倍
冊頁題詞 每件十元

文例

不書 字體真楷行書草書鐘鼎骨甲文磚文小篆鐵線篆隸書隨點隨應 紙張自備劣紙不書來句
壽文駢體 每篇三百元 散文每篇一百元
墓誌銘家傳等 每篇四百元 各種雜文每篇一百元
詩 每首廿元 詞 每闕五十元 餘件面議
通信收件處 (一)南京行政院 (二)太平路北首巷二號 電話二二五一二號
庚辰八月第六次重訂

學山詩話續

絨齋

五代詞選釋續

俞階青

花犯四聲之比勘

存影老人

惜陰堂明詞叢刻敘例

趙叔雍

詞史卮談續

西神

清季詞家述聞

夏緯明

譯述

清代及現代之詞界

今關天彭著 汪吉人譯

歌劇

雛鷹續

羅士當原著 賀孟雲譯

詩詞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七號目錄

圖畫

譚復堂先生遺像

吳梅村先生畫山水立軸葉筠彥先生藏本

王漁洋先生手書扇面同上

沈寐叟先生手書護德瓶齋筆記沈慈護先生藏本

論著

四聲說三

四聲說四

八代詩評續 附王湘綺論作詩門徑

說杜

目錄

吳眉孫

吳眉孫

冬士

玄修

55679

今詩苑

香宋詩四首

雙照樓詩十首

清寂詩三首

鸞陂草堂詩一首

勉麗園詩三首

心禪詩八首

願堂詩六首

感時百詠續

今詞林

海綃詞十首

龍顧山房詞二首

眉孫長短句二首

目錄

同聲社采輯

趙熙

汪兆銘

林思進

陳方恪

呂美蓀

辛際周

鄺承銓

汪曾武

同聲社采輯

陳洵

郭則溪

吳庠

鸞坡草堂詞四首

柳谿長短句三首

初日樓詞二首

還軒詞三首

遺著

重編海日樓詩卷三續

大鶴山房未刊詞續

序跋

聆風篳詩序

遯齋樂府序

陳方恪

向迪琮

羅莊

丁寧

沈曾植

鄭文焯

梁鴻志

夏敬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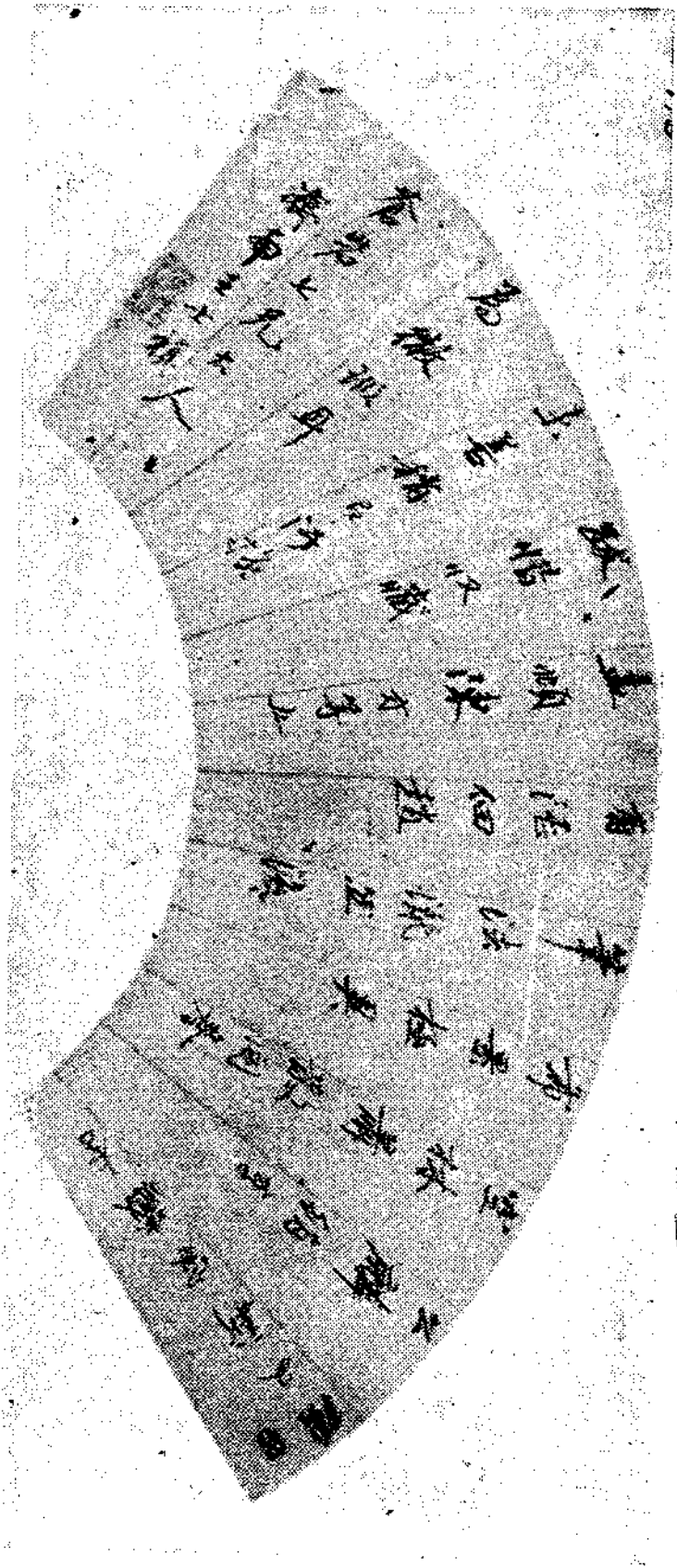


譚復堂(獻)先生遺像

吳梅村先生畫山水立軸 葉筠彥先生藏本



王漁洋先生書扇面(葉筠彦先生藏本)



四聲說三

吳眉孫

或問子言四聲非五音。有說乎。曰。觀於史傳。如前說所引陸厥傳謝靈運傳論云。是四聲五音爲二事也。觀於韻書。如魏李登撰聲類十卷。以五音命字。晉呂靜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至梁沈約始以平上去入四聲製韻。是五音四聲亦二事也。唐沙門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四聲之體。與天地而齊生。宮商角徵羽之音。與五嶽而同起。是四聲五音亦二事也。唐孫愐唐韻序後論曰。切韻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耳。或人不達文性。便格於五音爲是。夫五音者。五行之響。八音之和。四聲間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爲定。則參宮參羽。半徵半商。音各自有清濁。若細分其條目。則令韻部繁碎。徒拘桎於文辭耳。意以製韻用四聲勝於五音。是四聲五音亦二事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下列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

。入聲商七調。又云。上平聲調爲徵聲。按雜錄此節乃指琵琶言。琵琶用四弦。分宮商角羽。可解也。其分二十八調。則以平上去入配羽角宮商。又云。上平聲調爲徵聲。不可解也。清胡竹軒樂律表徵。以爲上爲變宮，變宮爲角。上平犯下平爲徵。錢錫之跋樂府雜錄引此說。謂爲憑臆附會。非過論也。降至宋代。米元章畫史。謂沈約只知四聲。求其宮聲而不得。乃分平聲爲上下以欺後世。考約之四聲譜。雖載隋志。而陸法言切韻序歷舉諸家之韻。獨不及約書。蓋開皇時其書已不顯於世。唐志復不載及。蓋久佚矣。元章不見約書。謬以五音之說。牽及四聲。橫加醜詆。斯誠臆說矣。徐景安樂書。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上聲爲徵。去聲爲角。入聲爲羽。靜安五聲說中駁之云。今韻平聲分上下。徒以卷帙繁重而分之。別無他義。且唐時韻書總有不分者。不足以爲宮商之分明矣。信確論也。合觀諸說。四聲與五音各爲一事。大略可明。總之同一字也。欲呼其聲。或以宮商角徵羽名之。或以喉舌唇齒牙名之。或以平上去入名之皆可也。惟自隋唐以降

。既用四聲分韻。卽亦不必再糾纏五音。此觀於孫愐唐韻後論。其理甚明。今必欲取韻中之字。逐一配以宮商角徵羽。或喉舌脣齒牙。此則專講字聲之事。於韻書無與也。且卽逐字配以宮商角徵羽。亦仍於五音無與。以五音本樂律之事。非字聲之事也。或又問子言宋詞四聲。只便吟諷。有說乎。曰。宋詞歌法今已失傳。惟白石旁譜。略得遺意。旁譜凡十六字。蓋以配十二律四清聲。今僅僅分平上去入四聲。如何能歌。吾故曰取便吟諷而已。間嘗填詞。亦略仿宋人舊譜四聲。特不過如作詩之論平仄而略加嚴已耳。沈約譜四聲。當時梁武帝並不遵用。涕唾視之。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語見舊五代樂志兵部尙書張昭等議陳氏聲律通考引其說其不喜四聲。蓋亦以其於樂歌無與也。唐釋皎然謂沈約碎用四聲。風雅殆盡。其厭薄之意。蓋亦如孫愐所云。徒拘桎於文辭云爾。今之去宋。視唐之去梁。年代彌遠。約之句中四聲。唐人且不謂然。宋詞四聲。本無定法。故名家一調兩詞。其四聲頗有出入。今必欲逐字依聲以填

詞。茫無理解。何苦爲哉。

四聲說四

吳眉孫

草前說時。聞有紀文達所著沈氏四聲考一書。顧求不可驟得。頃從同學宗伯宣處。借來繙帙一過。私幸予前說尙無大乖謬。惟紀氏引南史陸厥傳。世呼爲永明體一節。按云。此爲四聲卽五音之證。愚以爲傳中上言文用宮商。將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下言五字之中。音韻悉異。蓋音之云者。五音也。韻之云者。四聲也。分韻之字。以四聲名之。韻中之字用入句中。以五音名之。故云文用宮商。不云文用平上去入也。紀氏意謂四聲之字卽五音之字耳。非謂四聲卽五音也。紀氏斷非不知四聲與五音之別。余故爲辨析之。紀氏取約之詩文。一一排比其用韻。謂陸法言切韻從沈氏四聲譜出。信而有徵。庶幾可論定矣。余初欲徇談宋詞四聲者之意。取約之詩文。研討其句中之四聲以尋端緒。繼思欲研討者碎用四聲。必先研討其酷裁八病。八病之說。固是解釋紛歧。且於宋詞四聲。絕對無涉。斯

亦可以已矣。紀書終篇。采鍾嶸詩品總論末段。自昔曹劉殆文章之聖起至平上去入與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止

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前段。自夫音律所起至振其大綱不出茲論止謂嶸以名譽相軋。故肆譏彈。勰以宗旨

相同。故蒙賞識。文章門戶。自昔已然。二說相參。乃得平允。後又云。要之骨

力視乎天姿。氣體關乎學養。區區體製。又非所爭。是則鍾記室之言。究爲正論

。不必謂爲以私憾排斥沈隱侯也。愚以爲四聲分韻。實爲絕大發明。故綿歷千數

百年。而不可磨滅。至於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此不過一時風氣。故不久終告銷

亡。鍾記室與約同時。可謂挾持私憾。唐釋皎然去約已遠。風雅殆盡之說。當可

謂爲公言。或云。四聲八病。後人苦其難。而不樂用。此亦不足深信。今人智慧

未必不如古人。惟其說本不足垂諸久遠。故拘迂者尙遵用之。而高明者遂唾棄之

也。若夫填詞須守宋人四聲之說。不知起於何時。始於何人。先求一類似沈隱侯

發明四聲八病之法者。既不可得。次求一類似劉舍人闡發聲律之文者。亦不可得

。沈義父樂府指迷中四聲之說。只言其當然。未言其所以然。而所謂當然者。求

之宋詞。尙有可疑。晚近墨守四聲者。亦只能言其當然。不能言其所以然。而所謂當然者。求之宋詞。更難置信。故余敢毅然決然。援鍾記室之言。爲墨守四聲者進一解曰。今既不被宮商。亦何取於聲律。

沈伯時樂府指迷。案頭適無此書。前說所引去聲字最要緊。平聲字可用入聲字替。上聲字不可用入聲字替。數語。乃從四庫提要節錄之。承夏君瞿禪惠告。所見刊本。爲上聲字不可用去聲字替。因思庫本從花草粹編出。亟檢閱之。果如夏君說。甚矣提要之誤人。而予又疏懶不檢原書。亦實自誤。又舊草唐人打令考補義。載入之江文學會集刊第六期。文內引太和正音譜一條。因卷端署名丹邱。遂以爲柯思九所撰。承龍君榆生貽書糾正。謂此書實出明甯獻王手。誤認顏標。可笑人也。良朋錫教。獲益良多。故附記之。眉孫。

八代詩評續

冬士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者。不止一處。唐自沈佺期宋之間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而皆有聲病。沈宋既創律體。陳子昂崛起。直追阮籍。遂有兩體。開元以下。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按唐書宋之間傳云。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據此知此體在唐初號爲極盛也。然新體之稱。前史未見。沈宋傳亦無之。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贊云。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以建安永明並舉。則新體之稱。亦不專屬於永明矣。

馮定遠曰。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朓、一時有盛名。始創聲病之論。以爲前人所未發。文體驟變。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輕重悉異。其文二字一聯。四句一絕。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陳子昂始法阮公爲古體詩。唐因有古律二體。齊時江文通不用聲病。梁武帝不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嚴滄浪何以混言齊梁諸公。元長元暉。歿於齊朝。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而其體直至唐初也。

。白太傅尙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律詩既盛。齊梁遂微。後人不知。或以爲古詩。按馮氏以新體之稱。屬之沈宋。是必始於沈宋。其言有據。馮氏分別齊梁格詩及唐世律詩界限甚明。今王氏八代詩選。特分出齊梁體詩。用新體之名。蓋本之馮定遠也。

王闓運八代詩選眉批摘錄於下。(王融) (臨高臺) 意超筆妙。(和王友德元古意) 唐人習調。(餞錢文學離夜) 清麗中仍凝重。亦唐人習調。(琵琶) 此種初唐家爲擅長。(詠幔) 微嫌意太質直。(蕭子隆) (經劉嶽墓下) 麗極。(王儉) (春詩) 麗而不纖。(後園餞從兄豫章) 直朴處卽是其超妙處。(謝朓) (入朝曲) 新逸俊永。初唐之祖。非晚唐諸人所能拍肩者。(登山曲) 媚字猶嫌著迹。然不能易。(泛水曲) 深蘊不盡。(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一還字驚心動魄。(和劉西曹望海臺) 筆意高遠。不落望遠習調。(臨溪送別) 初字最妙。(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明麗。不及枚乘高渾。所以爲新體。(奉和隨王殿下) 閨幽瑟易響二句。鍊思本之康樂。入律倍覺遙深。(銅雀怨) 王維諸人絕句。皆出於此。或婉或健。或逸或深。盡其妙矣。(和王中丞聞琴) 薰風一接。入律便極斗健超妙。(詠燭) 詠物詩。情韻不匱。斷推此種。所謂色香味俱足。(昭明太子蕭統) (晚春) 麗景清思。(詠彈箏人) 情深於文。(梁簡文帝綱) 簡文詩秀冠八代。開律詩家無數法門。挹其餘潤。足令塵骨欲仙。(上之回) 婉媚之極。(蜀國絃歌篇十韻) 牲酒二聯。

儷事精切。開後李賀溫岐一派。(豔歌篇) 儷導溫李於先路矣。向來選家。不知此體是別立一派。概云齊梁綺麗。而或又私賞李商隱諸君。附會爲學杜學李。亦可笑也。(汎舟橫大江) 此種不用典故。溫李猶未能學。(京洛篇) 麗采如金。(權歌行) 無深意。有餘態。(有所思) 清勁。又是高岑所法。(仙客) 庾子山無此工麗。(秋閨夜思) 末二句。杜甫詩君聽空外音。較此有天人之別。(春閨) 一語百媚。此處唐人多作強語。(詠人棄妾) 唐人此處多滯相。(詠蛺蝶) 李商隱落花。高閣客竟去。一起人驚其超妙。正從此偷得。(詠螢) 恰如題分。而無意緒。(詠晚閨) 飛字得燭光之神影。(元帝釋) 元較簡文。天才當遜。故壯語時出。秀句未溢。(芳樹) 是簡文餘腴而稍遜。(折楊柳) 此亦不落迹象。(賦得竹) 直取龍馬二事演成對句。派甚小。然後人多效之。(後園看騎馬) 簡文紫駟馬一聯。朱汗染香衣。妙趣橫生。此卽無味。(祀伍相廟) 氣韻沈雄。(蕭綸) (見姬人) 春花亂飛。無此披倡。然正自摘不得。(蕭紀) (和湘東王夜夢應令) 細心冷眼。(沈約)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開杜派。(別范安成) 往與高心夔論此詩。高以入律爲不合。然古體中無此婉約之筆。反失深款之致。故仍入此卷。以待來哲。(詠青苔) 確是苔。非花草。(范雲) (巫山高) 李商隱暮雨自歸山悄悄。從此生。(閨思) 輕秀。已純是唐人。(王僧孺) (秋日愁居答孔主簿) 儲光義是此派。渾老中仍雋快。(爲姬人自傷) 鍾惺云。小兒氣憤語。(

爲人寵姬有怨。筆有餘妍。嬌多於怨。(柳惲) (詠薔薇) 深傲。亦王儲所法。(庾肩吾) (游飯山) 蕭森有骨力。(賽漢高廟) 徒字冷靜。(亂後行經吳御亭) 題目自是御亭。詩起句自是郵亭。此不可與考據家道。筆端重。(奉和春夜應令) 無塵氛。有氣韻。(詠美人) 畏水動。無限凝思。(吳均) (渡易水) 筆勢反急。(陌上桑) 頓挫生愁。(秦王卷衣) 怨語不覺。王昌齡簾外春寒賜錦袍。從此化出。(發湘州贈親故別) 第一首第二聯。律中有此便老到。(江上酬鮑幾) 唐人屢學此種。凡作詩貴探源。正爲發人神智也。冰生於水。觀冰不如觀水之寒。(古意五首) 第一首豪氣逼人。第三首蛾飛句明秀。第四首左右皆春。使人油然。(主人池前鶴) 感恩中有高節士。(何遜) (九日侍宴樂遊苑) 重而不腐。(春夕早泊和劉諮議落日望水) 首二句盡題中四字之情。(與胡興安夜別) 第三聯。此種句。六朝唐人。皆以爲極佳。要是別派逸調耳。不足專學。(蕭子範) (春望古意) 末二句。李白飛花入戶笑牀空。直襲取之。(王籍) (入若邪溪) 第三聯。二句雖靜妙。嫌調意俱同。(王筠) (奉酬從兄臨川桐樹) 第三聯律中秀句。古體則常語也。(劉孝綽) (夕逗縣昌浦) 靜字似常實鍊。(劉孝威) (隴頭水) 第三聯天成兩事作對語。新豔。(出新林) 舟望之景。可悲可樂。(劉孝先) (和無名法師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 一起常語。有無盡之景。非野望。不知其佳。(春宵) 露下句。鮮豔。(陶宏景)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 亦高傲。亦恬退。(劉綏) (看美人摘薔薇) 末二聯所謂亂頭粗服。有龍章鳳姿。(紀少瑜)
 (詠殘燈) 殘燈得此麗句。固知筆妙無不可。(朱超) (舟中望月) 認定是故樓月。愈癡愈靈
 。(陳後主陳叔寶) (有所思) 第二句怨媚。(洛陽道) 世人喜新厭常。末二語。有調侃。有矜惜
 。(三婦豔詞) 第二首末二句寫盡情態。(入隋侍宴應詔) 壯麗。是帝王語。殊不似亡國人。(陰鏗)
 杜甫云。頗學陰何苦用心。鏗詩開唐人佳想尤多也。(和傅郎歲暮還湘州) 雄渾。是杜所極
 摹者。(開善寺) 第三聯。彭嘉玉詩云。花鳥下春山。一時傳爲名句。只是將此句換得。(徐陵)
 (關山月) 杜甫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猶未若此二聯渾成。(別毛永嘉) 別時乃作如此語。
 亦達亦悲。(沈炯) (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 起句出險語。驚魂如見。(張正見) (度關山)
 第五聯。真景。惟遠行人能見。(怨詩) 並車。謂車相傍而過也。衣香撲人。麗在一合字。治遊豔
 事。盡此句矣。(長安有狹斜行) 白居易詩。綠楊宜作兩家春。未若此巷小共飛花。情景俱麗。(蘇
 子卿) (梅花落) 詠梅詩爭求高妙。此第二聯。亦古今佳句。(江輝) (劉生) 爲游俠增重。(魏李騫)
 (贈親友) 第四聯二句渾成。古句今讀。但覺瀟瀟泠泠。(王褒) (飲馬長城窟) 荒
 冷。情韻不溢。(庾信) (結客少年場) 發端名貴。(道士步虛詞十首) 第一首第四聯。明人詩。
 微雨古澤暝。禮星寒殿開。視此。何但仙鬼之分。兼有貴賤之別。(奉和山池) 鍊字已開唐派。(和宇

文內史春日遊山）子山山林詩亦工麗。如此詩二聯及野戍二句是。（詠懷二十七首）第一首蒼茫而來。咫尺萬里。然是排律神境耳。作古體論之。豈見氣骨耶。第二首回斡千鈞力。第十一首與阮步兵四句同一氣勢。此尤孤傲。真有韓陵一片石之感。第十三首飄忽盤旋。神化所使。遍字尤鍊得響。如見無聊之况。情趣絕妙。倘云琴無此彈法。子山其何以自解。（奉和示內人）妍綺。（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三山二語。不似弔詩。正使人悽婉不已。（傷王司徒褒）四海二語。言王雖流寓。然未必以此夭折。寓己之悲也。陝路二語。蕭瑟回旋。（詠畫屏風詩二十五首）第一首。李白杜甫。皆極力學此等。李爲當家。第九首。此蓋詠山中美人。起二句拙。結二句風致。然與上六句不然。齊梁人無論何事。必入閨閣語。亦一大病。既作豔語。又好典故。遂使羅敷登三危。上九折。亦可笑也。（梅花）無香色字面。自得梅花品格。故爲千古名句。（隋煬帝楊廣）（步虛詞）雖未極凝重精鍊之格。當讀此加工。則宏敞矣。佛家所謂入定。當求出定。此是入定法。（謁方山靈巖寺）以送字寫平字之神。以高字寫遠字之力。（月夜觀星）驚字險。是石驚非泉驚。帝王詩固不嫌荆戶山楹。然山居而觀明堂泰階。亦煞風景耳。（春江花月夜）繪水使後人不能再著語。（賜守宮女）鍾惺云。征遼是何等事。而云亦偶然。以顛倒爲妙。但此詩非帝作。唐人託名耳。（江總）（關山月）悽黯欲絕。（庚寅年二月十二日游虎邱山精舍）卽所謂對君俗人眼。真與理當無也。分字蘊藉含諷。使俗人不能笑其開

遊。有壁立千仞之勢。（入龍邱巖精舍） 傲字響。（南還尋草市宅） 空難遍。使荒寂如見滿目頹敗。
。（別袁昌州） 對新巧自然。（奉和東宮經故妃舊殿） 下疊字。情怨畢傳。使人徒喚奈何。（蕭愨）
）（上之回） 盛唐人全學此等蕭森之句。（奉和詠龍門桃花） 欲語瀟灑風流。（秋思） 亦只鍊
一疏字耳。十字皆麗。遂成名句。律體詩選言猶吾妍也。（李德林） （從駕巡遊） 第二聯開後人假
對格。（盧思道） （日出東南隅行） 靡曼。（辛德源） （短歌行） 豔字畫出新月。（孫萬壽）
（和周記室游舊京） 以對佳。留賦尤妙落書。所謂以反爲正。（王胄） （別周記室） 第二聯。
此後人流水對語。

附錄

王湘綺論作詩門徑

近人論作詩。皆託源三百篇。此巨謬也。詩有六義。今之詩乃興體耳。與風雅分途。亦不同貌。蘇李以前。則卿雲麥秀。暇豫猗蘭。是其先型。至漢而大開法門。演其章句。參以比賦之體。乃成一篇。離合同互。起承轉結。作者斐然。互相師化。經數萬人之才智。數千年之陶冶。分五七長短古律。遂成六體。而四言六言不預焉。絕無詞意。可通風雅。蓋風雅國政。興則已情。風雅反復詠歎。恐意之不顯。與則無端感觸。患詞之不隱。若其溫柔敦厚。固詞賦之所同。詩不論理。亦非載道。歷代不悟。故去之彌

遠。

太白論詩云。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亦誤說。正俗人所緣飾。詩中四言。韋孟曹植。箴銘類耳。孟德嵇生元亮之作。乃近於興體。機局取自五言。何分優絀。若唐之歌行。突過丕照。排纂跌宕。豈云靡乎。唐人專長。乃在七言。太白五言。殊不如七。使其但求雅淡。豈見才情。假託之言。非知詞理者矣。

唐之五言。始緣陳隋。陳張奮興。始追魏晉。大要以議論爲宗旨。所謂出於百一者矣。李猶有詞藻。杜乃純露骨筋。故非正格。香山因之作秦中吟。而面貌亦變。質言之則五字俚歌。無復章法。元結孟郊。各露其才。元猶博大。郊乃枯瘦。要之自成一家。陶元亮之枝流。亦詩家一派也。昌谷義山。稍加粉澤。駸駸欲復齊梁。而氣體特小。尙不及王維岑參。故論唐五言。自杜孟成家外。祇可篇選。並無家法。語句之似。不得指爲某家也。

歌行法備於唐。無美不臻。各極其詣。其大概可指者。四傑之鋪排。張劉之秀逸。（張若虛劉庭芝）宋之問之跌宕。王維之紆餘。李白之馳騁。杜甫之生發。（小事大做閨情朝論謂之能生發）元稹之拉扯。（臨砌花拉入姚宋騅馬拉入李令）白居易之鋪排。（紅線毯鋪入毳錦與四傑異）李賀之槌鍊。皆各有神力。能驅煙墨。使人神王。而無恬靜之樂。所謂鄭聲。與持志之說全反。可以謂之靡。然非淫

也。精神怫鬱時。正得此一振之。終身誦之則馳矣。

余學詩七十年。不敢作七律。而頗作五律。取其易成格也。廿年前夢鄧彌之論余五律。不過平穩而已。夢中甚愜。醒而思之。余五律實不如鄧。鄧之佳者。似杜。可亂真。余之佳者。似王維。未能逼肖。乃知五律尤不易爲也。至七律則杜亦不佳。王乃籠罩一切。而佳句如雨中春樹者。不能再得。又不能照鈔。可以息乎。及後見樊雲門搖筆數章。無窮出新。前後相通。自成一隊。然後知行文之樂也。若欲擇而標之。曾不及陸游春聯體。此等詩。譬之制義。叫化腔中。自有仙音。偶一寄聲。聽其工拙。何足言詩哉。然非上下千年。讀破萬卷。不能知其甘苦也。

孔子論門人。許其成章。詞章之章也。無論何文。但屬辭成句。卽自有章。韓退之起八代之衰。文詩皆未成章。而曾滌生學韓文。乃能成章。以韓爲之幟也。使世不傳韓文。則不知曾何法門作成。曾文亦復無章。詩則不然。蘇詩不成章。學蘇詩者愈不成章。正使一二句偶似。於章則未也。孟子論如舜乃免爲鄉人。孟子自謂卽舜。宋儒許之乎。然則人亦有章。孟子宋儒。皆未成章也。九流之不及六藝。以無章耳。優孟學孫叔。適自成章。今優無章。亦優而已。然則詞章皆須學古。及優孟而止。其所成就。自聽遭逢。慎無若今優不古之模而但優也。

余謂八家爲俳優之文。以其欲人稱好。卽賤相也。莊子以箕子比干。役人之役。以其隨君相轉移也。詩

中則無此境。獨立不懼。遜世無悶。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爲其無求也。三代後無樂。以詩爲樂。學生胄子。精神寄焉。故詩通春秋。義取自治。謂風也興也。雅頌比賦。義別於此。詩忌小巧。尤忌大家。小巧尙有成。慕大家之名。而欲無體不備。則雜亂無章。瑕瑜互見。不能成格律矣。元遺山是也。明七子雖欲爲優孟。中實無有。不足惜也。遺山頗有才思。亦深學力。乃至不唐不宋。非雅非俳。由其欲兼衆長。是以不名一器。阮嗣宗之五言。李東川之歌行。所以能開衆派者。先自成家。而各得其一體也。今之爲大家者。忽莊忽諧。一顰一笑。皆東施之效也。

優孟旣足貴。東施復可嗤。此其語相反。而意則可見。優孟以摹倣故肖。東施以本色爲醜也。若東施貌似西施。則不必效顰矣。優孟舍己從人。全無本色。衣冠散後乃知之。當其登場。儼然孫叔也。此如魏武之學周公。謝監之慕子牟。內外有殊。而形聲無異。古今有幾優孟哉。論至此而詩道乃貴。凡內外如一者。孫叔也。內外殊者。優也。欲善其外。先修於內可矣。

心發爲詩。詩不可僞。僞則優矣。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詩。故詩關於學也。由學爲詩順而易。由詩成學逆而難。難者所獲。恆倍於易。由詩知學。其學猛進。而無退轉。尤可貴也。但攻苦一生。不求人知。譬之剗楮削棘。初無樂處。亦誰肯爲之乎。

文顯而易見。詩隱而難知。曾滌丈嘗推吾文。羅伯宜云。其自負在詩。曾云。此英雄欺人語耳。張孝達

盛稱吾歌行。而不知吾五言。鄧彌之。余所師也。自知才力不逮。恆以爲歉。及登泰山。得一篇。喜曰。壓倒彌之矣。卽石上寫稿寄之。以爲必蒙獎賞。其回信乃漠然若未見也。嗟乎。知音之難如此。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一大聖。猶且暮也。豈獨論道乎。

友人問作詩門徑。雜書所見與之。昔人云。詩不關學。謂非學所能工也。學知可敵生知。焉有學所不及之理。願益勉之。無爲輪扁笑。

寄張孟劬書

陳 洵

孟劬先生道席。滄萍來。得讀海日樓遺書蒙古源流箋證。向苦元史難讀。得此遂明瞭如指掌。惠我何厚耶。滄萍又言。執事已辭去教席。此極可羨。洵則有志未能也。自彊老徂逝。羣言淆亂。無所折中。吾懼詞學之衰也。非執事誰與正之。拙詞八紙錄呈。皆卷二未刻者。其中得失不知視前日何如。願有以教我。大著亦欲得一讀也。匆上敬頌道祉。洵頓首。

與龍榆生書

張爾田

榆生我兄左右。前有兩書。交郵寄上矣。月刊今日遞到。中有吳眉孫先生書。論黃婉君乞陳百生作佳傳事。聞之先君子。鹿潭臨死時。所書冤詞中。實疑及婉君有不貞事。杜小舫得之。大怒。主嚴辦。百生輩遂据以恫嚇曰。若不死。且訟之官。婉君畏罪。乃殉焉。宗序所謂乞佳傳者。飾詞耳。婉君之死。不負鹿潭。百生勸婉君以死。實負婉君。不然請旌被駁。亦尋常事。何至結恨於地下哉。僕前記詞人軼事。未及敘入。以其事太褻。不欲形之筆墨。亦所以爲鹿潭諱也。今眉孫既有所疑。故復爲兄一言之。俾成信史。惜冰紅詞人久已作古。(鹿潭之姪名玉棧。有冰紅詞一卷未刻。)不能爲我一證明此事也。眉孫近詞數番寫上。或可以備同聲采擇。手頌撰安不一。弟爾田頓首。

說 杜

玄修

評論文章。必須就文字立論。而後可示學者以藝術津梁。古今評杜詩者多矣。唐賢於杜。固極推崇。而評論至宋始夥。杜詩亦至宋而後得其全。原本忠愛。一飯不忘其君。其說亦至宋始盛。新唐書。宋人所修也。其本傳末云。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爲歌詩傷時撓弱。不忘其君。人憐其忠云。舊唐書尙無此說。新唐書又載其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舊唐書甫本傳云。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就兩唐書所載二事論之。其初固不能無急於功名者也。蘇

軾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變風變雅。烏覩詩之正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於無所止而已。若夫發乎情。止乎忠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首推子美。豈非流落饑寒。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蘇轍則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言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乎。唐人李杜並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二蘇言論如此。蓋皆就詩教立言。固是堂堂正正議論。予何敢以爲非。然至今日。言杜詩者。惟知此論。遂成爲口頭門面語。於杜之文章關鍵。前人非不闡明。而爲此蒙頭蓋面之論掩之。實論詩者之流弊也。且論李杜優劣。唐元稹已言之。稹之言曰。唐興。學官大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鍊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迨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

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又云。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稹就文章言。固高於子由之識遠矣。

論人論文。實爲二事。人品高者。不必有文。文高者。必其品高。始足傳世。固是不易之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苟爲高文。則識者亦不能棄。齊梁陳隋之詩。浮靡相矜。文體久弊。子美不棄徐庾。而於陰鏗何遜尤致力焉。律詩成於沈佺期宋之問。二人皆媚附張易之。人品極劣。而元稹稱杜下該沈宋。由斯言之。杜於古人之詩。有一長未嘗棄之。而所學爲擇文。未嘗擇人也。秦觀曰。蘇李高妙。曹劉豪邁。陶阮冲澹。鮑謝峻潔。徐庾藻麗。子美有之。鄭印曰。杜子美之於詩

。實兼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邁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馮班曰。古來善讀齊梁詩者。無如子美。瑕瑜不掩。餘人望影子語耳。又曰。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子美却得其縱橫處。又曰。千古詩人。惟子美可配陳思王。又曰。或問老杜學何人而致此。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各有其人。子美焉不學。而未有常師也。劉熙載曰。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疏。不若杜之論大而實也。

杜陵詩史之說。亦盛於宋後。唐書甫本傳贊。稱其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王洙曰。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概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

踏駁。胡氏草堂詩序曰。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逸。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予案唐人詩。述當時事。多無忌諱。不惟杜詩爲然。凡作詩。不切於當時事實。豈得謂之佳詩。吳喬曰。杜詩是非不謬於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紀事如清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嬌迎劍佩。皆詩史也。詩可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予攷唐書本傳。稱其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則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故曰詩史。蓋不然矣。杜詩氣象。自非杜以後之詩。所能擬倖。唐書本傳贊曰。渾涵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者多矣。王彥輔曰。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一代冠。而歷世千古。膾炙人口。魯嘗曰。少陵老人初不事難澀左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

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不可追迹。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寫難狀之景。抒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漾。風雲蕩汨。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澄雲霽。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鄭印曰。讀少陵詩。如馳驚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榘栴杞梓。扶疏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龜鼉。徜徉排空。拭皆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名狀。實難爲功。韓退之推其光焰萬丈。殆謂是矣。宋宜曰。唐之時以詩鳴者最多。而杜子美迥然特異。相望數千載之間。而獨得古人之大體。其詞曲而中。其意肆而隱。雖怪奇偉麗。變態百出。而一之法度。不幾於古之言志而詠情者歟。孫僅則稱其別陳梁。亂齊宋。挾晉魏。潛其淫波。遏其繁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負邈高聳。則若鑿太虛。嗷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鈎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眞粹氣中人

也。以上諸評。惟能言其氣象之博大。而仍無由示學者以津梁也。

歷代評杜詩者。多就篇就句論之。就篇者多言其所指。就句者多言其鍊辭。總論作法者絕少。元稹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惜其未就。清仇兆鼇杜詩詳注。每詩各分段落。先詮釋文義於前。庶稍合此意。四庫全書總目。詳論諸注杜詩者之弊。其評明唐元竑詩攬曰。自宋人倡詩史之說。而箋杜詩者。遂以劉昫宋祁二書。據爲稿本。一字一句。務使與紀傳相符。夫忠君愛國。君子之心。感事憂時。風人之旨。杜詩所以高於諸家者。固在於是。然集中根本不過數十首。詠月而以爲比肅宗。詠螢而以爲比李輔國。則詩家無景物矣。謂統袴下服比小人。謂儒冠上服比君子。則詩家無字句矣。元竑所論。雖未全得杜意。而刊除附會。涵泳性情。頗能會於意言之外。評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曰。宋人喜言杜詩。而注杜詩者無善本。此書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師尹、趙彥材之注。頗爲簡要。知達序稱屬二三士友。隨是非而去取之。

。如假託名氏。撰造事實。皆刪削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世有稱東坡故事者。按當作老杜故事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詞氣首末出一口。蓋妄人僞託。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鈔入集注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云云。與序相合。知其別裁有法矣。評集千家注杜詩曰。宋肇謂杜詩評點。自劉辰翁始。劉本無注。元大德間。有高楚芳者。刪存諸注。以劉評附之。此本疑卽楚芳編也。辰翁評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開竟陵之先聲。王士禛乃比之郭象注莊。殆未爲篤論。諸評所見極是。

宋黃徹碧溪詩話云。子美四韻詩及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字不閒故也。他人長篇。殊無可讀。所謂一人滿天下。三人滿一隅。吳喬曰。詩有意。故字不閒。予謂四韻及絕句。當字字不閒。如五言詩有四字。而一字湊。七言詩有五字或四字。而三字湊。湊者。閒字也。長篇當句句不閒。一句已明者。化爲二句。閒句也。論句不容有閒字。論篇不容有閒句。四韻及絕句亦言篇法也。閒句亦不可有

。長篇亦言句法也。然長篇如文。不在字字吹求。期於不離修辭之道而已。
錢謙益曰。黃魯直學杜。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而擬其橫
空排奐。奇句硬語。劉辰翁評杜。不識杜之大家數。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點
綴其尖新雋冷。單詞隻字。予案杜詩須言脈絡。正以敷陳終始故也。若僅排比聲
韻。但學徐庾可也。不必學杜。杜詩之高。在集衆長。學者得其一體。亦足名世
。達摩將返西竺。道育得其骨。慧可得其髓。能致力者。各有其人。孫僅謂甫之
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
。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瞻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一家。
赫世烜俗。亦此意也。真脈絡洵不易知。今人談杜尤昧昧。唐宋名家或不然。固
有知之而不爲者。亦有知之而不能爲者。知之而不爲者。不相襲也。知之而不能
爲者。力薄之故也。亦不得一概抹殺。

吳喬云。讀杜詩。粗笨語有之。曾無一郭廓語。予謂粗笨語。乃拙字訣耳。甯拙

毋巧。乃文章真訣。紀昀不知。乃敢塗抹。吳喬又曰。覓杜詩好處。極難入頭。入得有益於己。覓杜詩不好處。極易覓得。於已略無所益。近世有人塗抹杜詩。刻本行世。自謂高識。實無見於杜也。讀其自作。真合塗抹杜詩。予謂此言雖是。尙隔膜一層。凡人學詩。覓好處難。覓壞處易。此人情也。蓋不能辨其好壞何在。而尤以近人所傳之口頭門面語。被一般人執爲金科玉律。致杜詩之真正好處。都被蒙掩。明人所學杜穀子。皆坐此弊。而其拙處又爲塗抹者所標識。杜詩乃遭不白之冤。不特此也。凡爲人序詩集者。亦莫不撫拾美人香草忠愛之旨。以爲諛辭。試問其人果忠愛耶。蘇子瞻以三百篇止乎禮義爲不足。而推子美詩止乎忠者以序王定國詩。可謂開惡文之例。

劉熙載曰。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爲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爲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者爲深。予曰。尙欠說一拙字。杜詠馬詩云。顧視清高氣深穩。深者正拙之形容辭也。深穩自拙得來。

劉熙載又曰。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二句是杜詩全旨。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詠。一贈人。皆於論詩無與。然其詩之所尙可知。篇終接混茫。夫篇終而接混茫。則全詩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詩。故莊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詩清立意新。又云。賦詩分氣象。作者本取意與氣象俱兼。而學者往往奉一以爲宗派焉。引杜句評杜。甚妙。

劉熙載又曰。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繫一詞。正欲使人自得耳。又曰。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又曰。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爲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闢變化。施無不宜。予案此卽重在詩之有章法也。予茲舉杜之七言古數篇以明之。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與醉時歌贈鄭虔。二詩皆雙起。同一章法也。而醉時歌再繼

之以雙句挺接。則變矣。其下更入己。又夾以五言挺接。清夜沈沈動杯酌。更轉韻挺接。一篇之中。層次井然。其變幻處。皆以挺接見力量。其醉時歌別從姪勤落第歸。前半皆平敘。而以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結前段。二語力量。可以總括一切。而使平敘一段皆振起。此又一章法也。既結矣。而又以春風澹沱秦東亭擘空挺接。凡挺接皆史遷筆法也。敘述皆史遷章法也。

高都護驄馬行。李鄴縣丈人胡馬行。又驄馬行爲李鄴公作者。首句皆從馬主人起。此章法之同焉者也。而以馬主人身分不同。中間章法。乃自然而然。隨事實而變。天育驄騎歌。觀曹將軍畫馬圖。丹青引。皆賦畫馬也。丹青引不專指畫馬。章法自然不同。天育驄騎歌。畫人名不著。與觀曹將軍畫馬圖不同。此其章法亦自然隨事實而變者。沙苑行賦養馬之地。天育亦養馬地。一賦畫。一賦地。同而不同。章法亦因之而異。凡此題目相類。事實不同。皆有自然變化。然使低手爲之。不特窮於詞。而亦窮於格。或竟平平鋪敘。如襲成文。

今夕行與白絲行。章法相類。而其得神處。一在第二句更長燭明不可孤。一在香汗輕塵污顏色。開新合故置何所。二者地位不同。則章法自變。

麗人行。頭上何所有四句。效古樂府。乃樂府體也。章法特出變化。乃不蹈襲前人文章。

樂遊園歌。漢陂行。均以寫景物爲盛。不平鋪。則章法自異。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爲樂遊園一篇之點睛處。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爲漢陂行一篇之點睛處。則又章法相同者也。總觀以上所舉。凡言作詩章法。有事實則隨事實變。無事實亦須由命意變。依次序應在前言者。中間應作何言。末尾應作何言。此平鋪直敘也。能前後挪移。不拘常格。則變化也。合杜詩題目相同者觀之。自得其理。或擇古大家題目與杜詩題目同類者觀之。亦得杜詩章法變化之理。吳喬曰。杜詩惟七言古。始終多奇。不可枚舉。可謂知言。予於此。擇七言古詩數篇明之。亦是此意。

疎篁館雜綴

無覺

杜陵兼工各體。古今來推爲集大成之詩家。惟所作絕句。除贈花卿及江南逢李龜年二首。膾炙人口外。其餘諸作。世或以別調目之。絕句貴有絃外之音。故以含蓄蘊藉爲主。然情感觸發。亦復萬殊。表現方式。甯可拘於一體。曾滌笙氏選十八家詩鈔。獨全錄少陵絕句。豈非以其能文因情變。開逕獨行耶。讀少陵七絕。如黃河二首云。「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黃河南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又三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鬻臂時。迴頭卻向秦雲哭」。「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光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人多在官軍中」。刺譏當世。一以雄直之氣行之。略無隱諱。真風雅遺音也。詩以溫柔敦厚爲教。然三百篇中。怨怒之音。數見不尠。詩人本有爲民衆代訴冤苦之責任。民衆之所不敢言與不能言者。惟賴詩人爲表達之。庶幾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且無悖於輿觀羣怨之旨。吾以爲王龍標之絕句。譬之正風。少陵則變風變雅也。因時而發。異曲同工。甯容有所軒輊於其間耶。

學山詩話續

絨齋

臨川李梅庵瑞清。辛亥後隱居滬上。硯食所入。雖非甚豐。而鑑賞素精。遇古賢名蹟。閒亦傾篋購藏。一日有持高房山春雲曉靄圖來者。梅庵驚爲神品。議以舊藏麓臺畫幅抵價二千。搜索囊金。合爲五千得之。湘潭葉煥彬見之。知其贗也。乃檢梁章鉅浪跡叢談及一吳人所著筆記示之。證其爲吳中著名偽造書畫者所臨摹。蓋當時偽造有二幅。題款皆與原物異。此其一也。予考高澹人士奇清吟堂集。題高房山春雲曉靄圖詩云。疊疊春山擁髻螺。白雲如絮冒巖阿。要知暖意江南早。曉靄龍葱上樹多。題下記云。款云。歲在庚子九月廿日爲伯圭畫春雲曉靄圖。房山道人。梅庵所購。其題款全與澹人所記不同也。予又見故宮所藏。亦有高房山春雲曉靄圖一幀。亦爲贗品。世傳澹人以精鑑賞。被遇。入直內廷。校讎書畫。常爲聖祖代筆。歷官至禮部侍郎。其時海內貢獻名蹟。澹人頗以贗易真。其後高宗知之。深怒其欺罔聖祖。聖祖題盧鴻草堂十志詩云。十體書成十志圖。鄭虔三絕那稱孤。滄桑顯晦千年閱。丁甲呵持有是乎。楊周跋語識清河。張洽臨摹詎足多。師表人倫自有在。甯因書畫辨如何。山爲宅便草爲堂。肥遯千秋姓氏香。機士俗人屢爭較。先生者箇未能忘。聞說終南捷徑通。伊人隱避乃於嵩。江邨題慕盧家事。前後之間同不同。注云。按高士奇跋。有尙懷高世之踪。益動故園之念語。意在慕盧。然考盧藏用初隱居於終南山。尋應徵辟。及登朝。專事權貴。趨起奢靡。時人詆爲終南捷徑。盧鴻則隱於嵩山。徵拜不

受。營草堂山中以終老。二人志行。不可同日而語。若士奇附勢通賄。不能以義命自安。祇可同於前之藏用。而不能同後之鴻。且其自署爲藏用老人。亦有不期而同者。因借盧家事譏之。觀此題。設澹人在乾隆時猶存。恐其不保首領也。

高澹人武彝茶詩云。九曲溪山繞翠烟。鬥茶天氣倍暄妍。鑿來各樣銀瓶小。香奪玫瑰曉露鮮。注云。閩俗作小瓶貯茶。方圓異式。茶香似玫瑰花。予案閩茶至今猶以小錫餅裝貯。大率市間所出賣者。皆溪茶及外山茶。其小種者不易得也。侯官鄭昌英杰藥鑑集舊云。武夷茶甲天下。其真贋之別。美善之分。香色臭味。判於微眇。非山中老僧。與數十年善賈。不能定其爲某巖某種也。有客入山。杖履所歷。各峯山僧。各以小種相嘗。山光水態。悅人心目。神氣清爽。頗能定其高下。大抵巖上向陽者。受風日雨露最全。品特佳。而製法精粗亦異。乃同一巖而獨一二樹。香色又別於衆樹。則不可解也。山僧當初春時。懸木牌識其處。則山童不敢採。如喬松獨樹之類。若風日妍好。僧手自採擷。以微火焙之。俟香氣達外。如蘭如荷。則急製作。巖不數種。種不勛許。小種之所以貴也。購者得兩餘。以爲異珍。卽山僧贈人。亦以二三兩爲率。外人不得嘗。次則花香。卽巖上向陽所產。以頭春者味特厚。則當事貴客之所求。卽大吏作貢。亦以花香爲例。以小種產少。不可繼也。又次則巖頂選芽。卽至粗葉爲大種。氣味亦厚。然值皆不廉。降此則洲茶。去巖遠而味薄。與水鄰則味變。然猶在九曲之前後也。下此則外山茶。近

在數十里。遠在數百里矣。其僞者則延建福興泉各郡。皆有土產。甚至江西隔省。亦僞製。過嶺混售。所謂愈降愈下也。其製作之時。則有頭春二春三春之候。而頭春勝。又有秋露。白嫩可愛。香亦清冽。氣味薄。江浙都門。盛行此種。則以利於耳目。茶之真贋美善既難辨。故商賈射利之徒。所收祇洲茶外江茶。卽僞茶亦兼取。以廉價易售。有終身入山。未到一巖頭者。又江浙最重白毫紫毫老公眉蓮子心各種。夫巖上太陽所烘。萌芽易長。安得有毫。其有毫者。皆洲茶也。更有宋樹之名。夫茶樹不能百年。安得宋樹至今。此皆巧立名目。不足憑也。各巖製法之有名者。則白雲巖天壺峯金井坑流香澗諸處。其巖在九曲之左者。如虎嘯城高更衣各巖。則山向陰。受雨露風日。偏而不全。茶色味亦因以減矣。他如大王峯天遊觀小桃源各處。亦在溪右。皆道人住持。宮觀不能潔淨。且僱人爲之。所以美惡參半也。其製作以緊束爲工夫。寬泛則香易散。其辨色。烹時微綠者爲上。黃次之。紅不堪矣。又茶性淫。不拘食物。並貯卽染而真味去。故收藏宜慎。水則清泉爲上。天中水次之。茶經有一沸二沸三沸之烹。過此則老不可用。亦不可不遵也。更嘗小種茶。須用小壺小盞。以壺小則香聚。盞小可入唇。香流於齒牙而入肺腑矣。余友徐君經曾在巖上。日品小種。據其所述。考其大概如此。案澹人詩云。香似玫瑰。則鄭氏所謂花香也。尙非小種可知。

甘卿留宿齋中。回憶前游。十二年矣。

林開臺遺稿

一春幸未失花時。又見雙梧長碧枝。枕上重尋前日夢。壁間怕讀故人詩。梅園松桂猶相識。靜室琴書足自怡。準擬閉門邀正字。與君再看劫餘棋。

盛暑倦游。行將北上。留別諸同人。

東南山水窟。游興近何如。方藥翻金匱。文章憶石渠。愁聞天下病。懶答故人書。暫別休相念。行雲任卷舒。

自況

相歡不異昔。老去奈秋何。歸雁知兵氣。鳴蟬破睡魔。畏人兼避熱。生火慮焚和。聊復披襟坐。冷風拂靜柯。

鉅亭子才招飲覺來山房。率成一律。

清詞猶記唱東坡。滿眼廬山共嘯歌。花徑昔緣遷客掃。草堂今喜故人過。聊傾鄂酒難成醉。爲乞巖茶似飲和。等是有家歸未得。晚年重與證維摩。(香山花徑。在大林寺東。近與鉅亭子才尋得之。)

五代詞選釋續

俞階青

張泌

浣溪沙

馬上凝情憶舊游。照花淹竹小溪流。鈿箏羅幕玉搔頭。早是出門長帶月。可堪分袂又經秋。晚風斜日不勝愁。

前調

翡翠屏開繡幄紅。謝娥無力曉妝慵。錦帷鴛被宿香濃。微雨小庭春寂寞。燕飛鶯語隔簾櫳。杏花凝恨倚東風。

前調

偏戴花冠白玉簪。睡容新起意沉沉。翠鈿金縷鎖眉心。小檻日斜風悄悄。隔簾零落杏花陰。斷香輕碧鎖愁深。

觀馬上凝情首句。則第一首自寫離懷。次首乃代伊人著想。論其詞意。可見離情之繚邈。往事之低徊。論其詞句。可見曉起之嬌慵。妝飾之妍華。風光之明媚。皆以清秀之筆寫之。五代詞之小令。每於末句見本意。此三詞於首句見本意。觀首句明言憶舊游。則以下皆回憶從前。乃倒裝章法也。

南歌子

柳色遮樓暗。桐花落砌香。畫堂開處遠風涼。高捲水精簾額襯斜陽。

前調

岸柳拖烟綠。庭花照日紅。數聲蜀魄入簾櫳。驚斷碧窗殘夢畫屏空。

二詞寫明麗之韶光。簾額斜陽。尤推秀句。結句云。殘夢屏空。則花明柳暗。皆春色惱人耳。

馮延巳

三臺令

春色春色。依舊青門紫陌。日斜柳暗花嫣。醉臥誰家少年。年少年少。行樂直須及早。

前調

明月明月。照得離人愁絕。更深影入空牀。不道帷屏夜長。長夜長夜。夢到庭花陰下。

前調

南浦南浦。翠鬢離人何處。當時攜手高樓。依舊樓前水流。流水流水。中有傷心雙淚。

此調第五句倒用疊字。承上啓下。如溪曲行舟。一折而景色頓異。結句見本意。乃此詞主體也。

歸國謠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脉脉。竹風檐雨寒窗滴。離人幾歲無消息。今頭白。不眠

特地重相憶。

前詞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來朝便是關山隔。

長相思

紅滿枝。綠滿枝。宿雨慙慙睡起遲。閑庭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以上三詞。皆揮毫直書。不用迴折之筆。而情意自見。格高氣盛。嗣響唐賢。

拋球樂

酒罷歌餘興未闌。小橋流水共盤桓。波搖梅蘂傷心白。風入羅衣貼體寒。且莫思歸去。須盡笙歌此夕歡。

前調

逐勝歸來雨未晴。樓前風重艸烟輕。谷鶯語軟花邊過。水調聲長醉裏聽。款舉金觥勸。誰是當筵最有情。

前調

梅落新春入後庭。眼前風物可無情。曲池波晚冰還合。芳艸迎船綠未成。且上高樓望。相共憑闌看月生。

前調

霜積秋山萬樹紅。倚巖樓上挂朱櫺。白雲天遠重重恨。黃葉烟深淅淅風。彷彿梁州曲。吹在誰家玉笛中。

前調

盡日登高興未殘。紅樓人散獨盤桓。一鈎冷霧懸珠箔。滿面西風凭玉闌。歸去須沉醉。小院新池月乍寒。

前調

坐對高樓千萬山。雁飛秋色滿闌干。燒殘紅燭暮雲合。飄盡碧梧金井寒。咫尺人
千里。猶憶笙歌昨夜歡。

前三首聽歌對月。紀歡娛之情。後三首人散酒闌。寫離索之感。能於勁氣直
達中。含情寄慨。故不嫌其坦直。此五代氣格之高也。

采桑子

小庭雨過春將盡。片片花飛。獨折殘枝。無語憑闌只自知。玉堂香煖珠簾捲。
雙燕來歸。君約難期。肯信韶華得幾時。

上闕。花枝已殘。而獨折取。其云自知者。當別有思存。下闕。知韶華之易
逝。則君宜早歸。警告之切。正相憶之深。

前調

馬嘶人語春風岸。芳草緜緜。楊柳橋邊。落日高樓酒旆懸。舊愁新恨知多少。
目斷遙天。獨立花前。更聽笙歌滿畫船。

酒旂催日下城頭。人稱佳句。此詞落日高樓句。尤爲渾成。下闋笙歌句。在新愁舊恨中聞之。只增切怛耳。

前調

酒闌睡覺天香煖。繡戶慵開。香印成灰。獨背寒屏理舊眉。朦朧卻向燈前臥。窗月徘徊。曉夢初回。一夜東風綻早梅。

上闋舊眉句。寒屏獨掩。尙理殘妝。與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皆藹然忠厚之言。下闋。在孤燈映月。低回不盡之時。而以東風梅綻。空靈之筆作結。非特含蓄。且風度嫣然。自是詞手。

前調

小堂深靜無人到。滿院春風。惆悵牆東。一樹櫻桃帶雨紅。愁心如醉還如病。欲語還慵。日暮疏鐘。雙燕歸棲畫閣中。

前調

畫堂燈煖簾櫳捲。禁漏丁丁。雨罷寒生。一夜西窗夢不成。玉娥重起添香印。回倚孤屏。不語含情。水調何人吹笛聲。

前調

花前失卻游春侶。獨自尋芳。滿目悲涼。縱有笙歌亦斷腸。林間戲蝶簾間燕。各自雙雙。忍更思量。綠樹青苔半夕陽。

小堂一首。羨雙燕之歸來。畫堂一首。悵誰家之吹笛。通首僅寓孤悶之懷。至末首乃見本意。江左自周師南侵。朝政日非。延巳匡救無從。悵疆宇之日蹙。第六首夕陽句。奇慨良深。不得以綺語目之。

謁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藥。門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鶻喜。

前調

楊柳陌。寶馬嘶空無迹。新著荷衣人未識。年年江海客。夢覺巫山春色。醉眼
飛花狼藉。起舞不辭無氣力。愛君吹玉笛。

風乍起二句。破空而來。在有意無意間。如絮浮水。似沾非著。宜後主盛加
稱賞。此在南唐全盛時作。喜聞鵲報。及爲君起舞句。殆有束帶彈冠之慶。
及效忠盡瘁之思也。

清平樂

雨晴烟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高捲。黃昏獨倚朱闌。西
南新月眉彎。砌下落花風起。羅衣特地春寒。

純寫春晚之景。花落春寒句。論詞則秀韻珊珊。窺詞意。或有憂讒自警之思
乎。

菩薩蠻

金波遠逐行雲去。疏星時作銀河渡。花影臥秋千。更長人不眠。玉箏彈未徹。

鳳髻橫釵脫。憶夢翠蛾低。微風吹繡衣。

上闋僅言清夜無眠。下闋僅言手倦妝慵。至結句始言回憶夢中情景。至風吹繡衣而不覺。可見低眉愁思之深且久也。

玉樓春

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蹙。

詞借春光以託諷。足字韻。戒貪求之無厭。尊前二句。既盼春來。又傷春去。患得患失之心。寧有盡時耶。

鵲踏枝

梅落繁枝千萬片。猶自多情。學雪隨風轉。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無限。樓上春寒山四面。過盡征鴻。暮景烟深淺。一向憑闌人不見。紅綃掩淚思量遍。

前調

蕭索清秋珠淚墜。枕簟微涼。展轉渾無寐。殘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練天如水。
堦下寒聲啼絡緯。庭樹金風。悄悄重門閉。可惜舊歡攜手地。相思一夕成憔悴。

前調

霜落小園瑤艸短。瘦葉秋風。惆悵芳時換。舊恨年年秋不管。朦朧如夢空腸斷。
獨立荒池斜日岸。牆外遙山。隱隱連天漢。忽憶當年歌舞伴。晚來雙臉啼痕滿。

前調

芳艸滿園花滿目。簾外微微。細雨籠庭竹。楊柳千條珠翠縠。碧池波皺鴛鴦浴。
窈窕人家顏似玉。絃管泠泠。齊奏雲和曲。公子歡筵猶未足。斜陽不用相催促。

前調

粉映牆頭寒欲盡。宮漏長時。酒醒人猶困。一點春心無限恨。羅衣印滿啼妝粉。
柳岸花飛寒食近。陌上行人。杳不傳芳信。樓上重檐山隱隱。東風盡日吹蟬鬢。
寫景句含宛轉之情。言情句帶淒清之景。可謂情景兩得。第四首歡筵未足句

。意有所指。第五首結句。風吹蟬鬢。含蘊不盡。詞家妙訣也。

菩薩蠻

畫堂昨夜西風過。繡簾時拂朱門鎖。驚夢不成雲。雙蛾枕上顰。金爐烟裊裊。燭暗紗窗曉。殘月尙彎環。玉箏和淚彈。

梨雲入夢。詩詞恒用之。此詞不言夢醒。而言夢不成雲。造句頗新。詞中言顰眉。類皆花前月下。鏡裏窗前。此言枕上顰眉者。因追想夢情。故愁生枕上也。

前調

梅花吹入誰家笛。行雲半夜凝空碧。敲枕不成眠。關山人未還。聲隨幽怨絕。雲斷澄霜月。月影下重檐。輕風花滿簾。

通首言聞笛懷人。尋常蹊徑也。末二句以輕筆寫幽情。便覺情思悠然。

前調

沈沈朱戶橫金鎖。紗窗月影隨花過。燭淚欲闌干。落梅生晚寒。寶釵橫翠鳳。千里香屏夢。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

以江南繁華之地。作者青紫登朝。而言雲雨荒涼。江南草長。滿紙蕭索之音。殆近降旛去國時矣。

虞美人

玉鉤鸞柱調鸚鵡。宛轉留春語。雲屏冷落畫堂空。薄晚春寒無奈落花風。塞簾燕子低飛去。拂鏡塵鸞舞。不知今夜月眉彎。誰佩同心雙結倚闌干。

臨江仙

冷紅飄起桃花片。青春意緒闌珊。高樓簾幙捲輕寒。酒餘人散。獨自倚闌干。夕陽千里連芳草。風光愁煞王孫。徘徊飛盡碧天雲。鳳城何處。明月照黃昏。

蝶戀花

窗外寒鷄天欲曙。香印成灰。起坐渾無緒。庭際高梧凝宿霧。卷簾雙鵲驚飛去。

屏上羅衣閒繡縷。一向關情。憶遍江南路。夜夜夢魂休謾語。已知前事無尋處。

以上三首。皆芬芳悱惻之音。凡詞家言情之作。如韋端已之憶寵姬。吳夢窗之懷遺妾。周清真之賦柳枝娘。皆有其人。馮詞未能證實。殆寄託之辭。南唐末造。馮蒿日時艱。姑以愁羅恨綺之詞。寓憂盛危明之意耳。

采桑子

畫堂昨夜愁無睡。風雨淒淒。林鶻單棲。落盡燈花雞未啼。年光往事如流水。休說情迷。玉筯雙垂。祇是金籠嬰武知。

前調

洞房深夜笙歌散。簾幕重重。斜月朦朧。雨過殘花落地紅。昔年無限傷心事。依舊東風。獨倚梧桐。閒想閒思到曉鐘。

人當暮年感舊。每獨自低回。上首金籠嬰武句。慨同調之凋殘。次首閒想閒思句。明知相思無益。而到曉難忘。蓋情有不能自己者也。

酒泉子

楚女不歸。樓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玉釵斜插雲鬢重。裙上鏤金雙鳳。一封書。千里夢。雁南飛。

臨江仙

秣陵江上多離別。雨晴芳艸煙深。路遙人去馬嘶沈。青帘斜挂。新柳萬枝金。隔江何處吹橫笛。沙頭驚起雙禽。徘徊一晌幾般心。天長烟遠。凝恨獨沾襟。尋常離索之思。而能手作之。自有高渾之度。

虞美人

碧波簾幕垂朱戶。簾外鶯鶯語。薄羅依舊泣青春。野花芳艸逐年新。事難論。鳳笙何處高樓月。幽怨憑誰說。須臾殘照上梧桐。一時彈淚與東風。恨重重。

前調

春山淡淡橫秋水。掩映遙相對。祇知長坐碧窗期。誰信東風吹散采雲飛。銀屏

夢與飛鸞遠。只有珠簾捲。楊花零落月溶溶。塵掩玉箏絃。柱畫堂空。

二詞皆掩抑之音。次章尤勝。方長坐相期。而采雲已散。明知夢遠銀屏。而尙捲簾凝望。何以自堪。結句淒韻欲絕。

南鄉子

細雨濕流光。芳艸年年與恨長。烟鎖鳳樓無限事。茫茫。鸞鏡鴛衾兩斷腸。魂夢任悠揚。睡起楊花滿繡牀。薄倖不來門半掩。斜陽。負爾殘春淚幾行。

起二句。情景並美。下闋。夢與楊花。迷離一片。結句何幽怨乃爾。

更漏子

金剪刀。青絲髮。香墨蠻牋親劄。和粉淚。一時封。此情千萬重。蓬垂鬢。塵侵鏡。已分今生薄命。將遠恨。上高樓。寒江天外流。

前調

風帶寒。秋正好。蘭蕙無端先老。雲杳杳。樹依依。離人殊未歸。寒羅幕。凭

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雁南飛。誰家夜擣衣。

前調

雁孤飛。人獨坐。看卻一秋空過。瑤艸短。菊花殘。蕭條漸向寒。簾幙裏。青苔地。誰信閑愁如醉。星移後。月圓時。風搖夜合枝。

三首結句。皆善用蕭索之景。寓悵快之懷。令人攬擷不盡。

菩薩蠻

嬌鬢堆枕釵橫鳳。溶溶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屏烟浪寒。錦壺催畫箭。玉佩天涯遠。和淚試嚴妝。落梅飛夜霜。

前調

西風嫋嫋凌歌扇。秋期正與行人遠。花葉奪霜紅。流螢殘月中。蘭閨人在否。千里重樓暮。翠被已消香。夢隨寒漏長。

上首楊花夢七字。情韻特佳。嚴妝句。悅已無人。而猶施膏沐。有帶寬不悔

之心。次首花葉二句。饒有韻致。用奪字頗新穎。

浣溪沙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迹悵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
待月池臺空逝水。蔭花樓閣漫斜輝。登臨不惜更沾衣。

前調

春色迷人恨正賒。可堪浪子不還家。細風輕露著梨花。
簾外有情雙燕舞。檻前無力綠楊斜。小屏狂夢繞天涯。

不事研鍊。而調高意遠。唐賢之遺韻也。

憶江南

去歲迎春樓上月。正是西窗。夜涼時節。玉人貪睡墜釵雲。粉消香薄見天真。
人非風月長依舊。破鏡塵箏。一夢經年瘦。今宵簾幙颺花陰。空餘枕淚獨傷心。

前調

今日相逢花未發。正是去年。別離時節。東風次第有花開。恁時須約卻重來。
重來不怕花堪折。只怕明年。花發人離別。別離若向百花時。東風彈淚有誰知。

二詞連綴相應。次首尤一氣寫出。在陽春集別具風調。

延巳與江南李後主爲布衣交。遂登台輔。其時江介晏安。朋僚宴集。輒爲樂府新詞。倚絲竹而歌之。精麗飄逸。傳誦一時。迨周師壓境。國步日艱。所作若三臺令歸國謠蝶戀花諸調。旨隱而詞微。其憂危之念。藉詞以發之。歿後。吳王失國。遺稿散失。後賢采輯。存者無多矣。茲錄取五十首。陽春集爲五代詞中之聖。猶清真集之在北宋也。

徐昌圖

臨江仙

飲散離亭西去。浮生常恨飄蓬。回頭烟柳漸重重。淡雲孤雁遠。寒日暮天紅。
今夜畫船何處。潮平淮月朦朧。酒醒人靜奈愁濃。殘燈孤枕夢。輕浪五更風。

寫江行夜泊之景。暮天二句。晚霞如綺。遠雁一繩。輕浪二句。風起深宵。微波拍舵。淄淄有聲。狀水窗風景宛然。千載後猶想見客中情味也。昌圖爵里無攷。選詞家有列入唐詞末者。

失名

魚游春水

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牽黃金縷。鶯囀上林。魚游春水。幾曲闌干倚遍。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宋政和中。河卒於汴河上掘地得石。有詞句。而無名無譜。進御後。命大晟府填腔。賜名爲魚游春水云。

王麗真

字字雙

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閑復閑。夜長路遠山復山。

前二句疊用斑字殷字。見衣飾之華。喻己才學之美。猶屈子崔巍之冠。陸離之劍也。後二句疊用閑字山字。見獨旦之悲。及離人之遠。頗具樂府風格。

柳氏

楊柳枝

楊柳枝。芳菲節。可惜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折枝贈別。已覺可傷。若秋來欲折無由。誰能堪此。與莫待無花空折枝詩意相似。一言須惜少年。一言勿輕離別。皆王武子所謂情文相生也。

疎篁館雜綴

無覺

索居無俚。但爲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讀王風黍離之篇。肝腸寸裂矣。按譜填詞。昔人已視爲小道。然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能端其本。譬之迦陵頻伽之鳥。一一演說法音。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晨起覆閱蕙風詞話。喜其示人以學詞之法。多可取者。爰爲摘錄數則。且以自勵云。

「學填詞先學讀詞。抑揚頓挫。心領神會。日久胸次鬱勃。信手拈來。自然丰神諧鬯矣」。 「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脫稿」。 「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 「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俗者詞之賊也」。 「填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與有關係。無詞境卽無詞心。矯揉而強爲之。非合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擇而處者也」。 「學詞程序。先求妥帖停勻。再求和雅深秀。乃至精穩沈著。精穩則能品矣。沈著更進於能品矣。精穩之穩。與妥帖迥乎不同。沈著尤難於精穩。平昔求詞詞外。於性情得所養。於書卷觀其通。優而游之。鑿而飫之。積而流焉。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擲地作金石聲矣。情真理足。筆力能包舉之。純任自然。不假錘鍊。則沈著二字之詮釋也。

花犯四聲之比勘以美成爲主以夢窗碧山比勘

存影老人

粉牆低。梅花照眼。

粉字上聲。夢窗二闋。一用翦。一用小。碧山用古。皆上聲也。照眼去上。夢窗一用分影。一用素靨。碧山亦用素靨。分字平聲。不能代去。靨字入聲。無上聲讀。但入聲可以代上。沈義父樂府指迷謂上聲字不可用入聲字替。疑非定論。

依然舊風味。

舊字去聲。夢窗一用鏡。一用暗。碧山用瞰。皆去聲也。味字去聲。是韻。夢窗一用上聲曉字。一用去聲暈字。碧山用上聲水字。上去韻通押。是宋詞舊例。晚近嚴守四聲者。於上去韻往往隨意出入。而上去韻通押之理。終莫能明。

露痕輕綴。

露字去聲。夢窗用翠。碧山用斷。皆去聲也。夢窗又一首用上聲小字。然則露字去聲可不拘守矣。綴字去聲。是韻。夢窗一用到。一用鬢。皆去聲也。碧山用上聲里字。是上去韻通押例。（上去通押。後文從略。）輕字碧山用十字。此以入代平。亦通例也。（以入代平。後文從略。）

疑淨洗鉛華。無限佳麗。

疑字平聲。夢窗一用憐字平聲。一用昨字入聲。碧山用歎字去聲。是平去不拘矣。淨洗去上。夢窗兩用夜冷。碧山用紺縷。皆去上也。限與麗皆去。夢窗一用伴與照。一用下與認。碧山用繫與思。皆去聲也。精絕。

去年勝賞曾孤倚。

去字去聲。碧山用故字去聲。夢窗一用古字上聲。一用睡字去聲。是去上不拘矣。勝賞去上。夢窗一用淚鎖。一用更苦。碧山用歲晚。皆去上也。

冰盤同燕喜。

燕喜去上。夢窗一用共老。一用未穩。碧山用自倚。皆去上也。

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熏素被。

更可惜用去上入三聲。夢窗一用料淺雪。一用送曉色。皆用去上入三聲。惟碧山之漫記我用去去上三聲。驟讀之。似有疑問。審思之。蓋從美成後片但夢想三字悟入。亦正可從。樹字去聲。夢窗一用路。一用蒨。皆去聲。碧山用雪。則入聲矣。（高樹一本作高士。士字上聲。碧山或以入代上。）素被去上。夢窗一用凍草。一用夢準。碧山用浪裏。皆去上也。

今年對花太匆匆。

對字去聲。夢窗一用夢。一用化。皆去聲也。碧山用兩。則上聲矣。太字去聲。碧山用破。去聲也。夢窗一用認。一用此。則一去而一上矣。花字平聲。夢窗一用中。一用作。作字以入代平也。碧山用蕊。或亦以上代平耶。此句疑問甚多。當依美成。

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

此句九字。美成碧山皆上五下四。夢窗二闕皆上三下六。予以爲只宜作一句讀。不必點讀。萬氏詞律句讀例。謬誤甚多。斷不可從。似字碧山同。此本上聲。今多讀去。夢窗蓋亦讀去。故一用瘦。一用路也。有恨二字。碧山同是上去也。夢窗一用古岸是上去。一用窈窕則上上矣。殆可以不拘耶。

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飛墜。

望久去上。夢窗一用醉醒。一用砌影。碧山用臥穩。皆去上也。上字去聲。夢窗一用外。一用亂。碧山用正。皆去聲也。旋字去聲。夢窗一用翠。一用凍。碧山用護。皆去聲也。青苔上七字。美成夢窗皆上三下四。碧山此句似未從同。

相將見脆圓薦酒。

見字去聲。碧山用夢。夢窗一用貯。一用畔。夢畔皆去聲。貯字本讀上聲。今讀去。夢窗蓋亦讀去也。

。脆字去聲。夢窗一用紺。一用旋。碧山用半。皆去聲也。薦酒去上。碧山用挂曉。夢窗一用傍枕。皆去上也。一用漸暖。漸字本上聲。今讀去。夢窗蓋亦讀去也。

人正在空江煙浪裏。

在字本是上聲。而今讀去聲。美成讀上聲。故正在爲去上。碧山依美成讀上聲。故鳳冷亦用去上。夢窗讀去聲。故一用事對。一用又見。皆去去矣。若以去上爲美。則夢窗不可從也。浪裏去上。碧山用乍起。夢窗用換了。皆去上也。夢窗一用紺鬢。則去去矣。或以押韻不拘上去耶。（鬢字朱彊邨校本依鐵網珊瑚作鬢。按鬢字止忍切。恰是上聲。然吻問軫震四韻中不收此字。）

但夢想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

但字本上聲。今讀去聲。夢窗一用但字同。一用料字。碧山用又字。皆去聲也。夢想去上。碧山用喚取。夢窗一用恐舞。一用喚賞。皆去上也。（恐字讀上聲。入腫韻。懼也。入宋韻。疑也。夢窗用恐。可讀去聲。）灑字上聲。夢窗一用館。上聲也。一用蝶。以入代上也。碧山用去。則去聲矣。似不宜從。照水去上。碧山用翠被。夢窗一用又杳。皆去上也。一用滿引。則上上矣。亦不宜從。

按譜填詞。自是正論。晚近作者。主張逐字依聲。疏陋如予。每疑信參半。良以宋詞四聲。頗多變例。如上去韻可通押。一也。入可以代平。二也。入亦可以代上。三也。上又可以作平。四也。上聲韻

中之字讀去者固多。去聲韻中之字讀上者亦不少。五也。如此變動不居。故宋詞亦無定法。愚嘗以爲作詞者任拈何調。總是先立意而後遣辭。如果所用字聲。在名家同調詞中尙有依據。卽不妨斟酌而變通之。必欲拘執原調以聲。難免徇聲而害意。甚無謂也。近讀左海陳君說詞律篇。所舉花犯去上聲例至精。爰取美成夢窗碧山三家所用三仄聲字逐一比勘。同者八九。異者一二。其異者如依上述變例而可說之使通。仍可爲例。其不可通者。祇得歸之不須拘執也已。略抒蠡測。就教方家。眉孫記。

鴈宕紀游詩三首

長樂林開謩詒書遺稿

大龍湫觀瀑。秋陰瀑小。惜未盡其奇也。

自分山游了此生。白龍飛下眼偏明。待張雲錦乘陽氣。欲借風帆助瀑聲。絡繹重巖如噴玉。空濛萬縷似含晶。畏廬遺墨今猶在。染就丹青畫不成。

仰天窩訪蔣叔南居士

欲憑慧劍警癡頑。解甲歸來靜閉關。奇以二靈超五嶽。翩如孤鶴俯千山。澄清有志天應問。去往無心雲自閒。咫尺星辰同仰視。方池坐石聽潺潺。

閱諦閑和尚行狀

世界微塵大小千。幾人說法證生天。台宗衣鉢今能續。悟徹靈宕自在禪。

惜陰堂明詞叢刻敘例

趙叔雍

尊嶽不敏。杜門海上。柔翰自娛。蘭陔暇日。尤嗜倚聲。歲在辛酉。得承朱彊邨丈誨示。並就學臨桂況蕙風先生講席。彊丈居德裕里。蕙師居和樂里。相去只尺。排日過從。側聞緒論。輒至永夜。其時彊邨叢書甫告殺青。適與蕙師合定鶯音集。用紹半唐老人一脈之傳。又選宋詞三百首。手稿丹黃。相互斟訂。幡然兩叟。曼聲朗吟。擊節深思。遙鐘酬答。餘音嫋嫋。蓋習聞之。蕙師又應吳興劉氏之請。爲撰歷代詞人考鑑。上溯隋唐。至於金元。凡數百家。甄采箋訂。掇拾舊聞。論斷風會。已逾百卷。亦付尊嶽盥手誦之。彼時以爲天壤此樂。可以長存。文字有靈。歲月無恙。不期山河急劫。彊丈蕙師相繼謝世。迄於今日。墓有宿草。寢門之痛。沉重以成連之感乎。

時則尊嶽既受詞學。稽諷之餘。亦思所以張此壁壘者。迨癸亥間。蕙師所集考鑑已屆朱明。明詞流播較罕。則索諸巾篋以應之。凡十餘家。蕙師乃詔之曰。世薄明詞。而一朝文物所貽。奕葉蘭畹之盛。甯可囿於耳目。而漫肆譏彈。彊翁結集。幸已觀成。曷不繼起。彙刻明詞。汲古四印。功在聲黨。續有纂述。晚出愈精。及此不圖。將悔無及。尊嶽受命維謹。有志於斯。遂就拙藏。先加詮次。青氈舊守。藏書無幾。因先就四庫總目及蘭泉詞綜諸著錄。懸格以求。復馳書杭州南京兩書藏。遂錄明人集本。裁篇求詞。一年以來。得數十家。積此篇帙。付之剞人金陵姜文卿。此後於役南北。冷攤窮巷。往往得致善

本。同聲之雅。相與和鳴。每有所見。馳書走告。輦金以求。前後並多增益。擁褐微吟。一紙還往。自謂百城之富。足以傲人。千秋之藏。冀於傳世。亦或寫官不繼。卽手自披錄。惟其時促。不及工書。春蚓秋蛇。至難自識。校樣之際。仍須準諸原本者。殊堪一嘆也。

維時海上書賈。亦輒挾笈杆存。愛好既專。多所留置。杭估鄭氏。爲致衆香集原刻本。尤愜鄙懷。董丈綬金驚其罕見。先付石墨。（上海大東書局印行）徐丈積餘偶見善本。更必諄屬攜觀。拙藏蘭皋、瑤華、草賢、詞雅、胥爲介購。張丈菊生鄉邦文獻。所藏夥頤。則以朱樸曹元方兩家見授。董丈綬金又以來沈范徐諸家假錄。北海書藏趙斐雲宗兄。更赴全力。襄此盛舉。非特盡出所藏。抑且乞諸朋好。先後所致。凡逾百家。旬日移書。必膝祕稿。而番禺葉遐庵社長。江甯唐圭璋。永嘉復耀禪。閩侯黃公渚。萬載龍榆生諸教授。亦每各就所見。不吝流通。十年以還。垂三百家。凡茲篇什之傳。盡拜師友之賜。所以嘉惠士林者。尊嶽敢不先鳴盛惠。乃彌丈薰師倡議在先。竟不及觀全書之斷手。人事代謝。天不憖遺。緬想執經。徒深悵結已。

刻詞以來。躬任離校之役。常日又困於人事。初未能計日以程功。且明詞不尙聲律。刊本又多奪誤。往往句讀維艱。單傳之本。無可互校。選本別集。同調異文。是正將蹈臆改之譏。遂刊復凜承訛之失。於是可有補訂者。酌爲訂定。無自緇墨者。聽其存疑。卽調名之脫落。句律之參差。亦僅可留爲讀者思誤。

之適。溯夫明初作者。猶具典型。南都以還。重張聲教。舛謬較少。至在中葉正嘉之際。適爲曲藝代興之時。就賓白襯字偷聲之法。沿金元曲韻通假之音。律度由於寸心。體製視同芻狗。甚至詞曲雜廁。不爲部居。（洗心亭詩餘）混曲入詞。同歸珊瑚網。（升庵長短句）百世以後。謹事董雉。宮羽推敲。丹青濡染。爲樂爲苦。固未易言之也。

雖然聲律之疏。不可以盡廢明詞也。試陳得失。爲之嚶引。大抵開國之時。流風未沫。青田、扣舷、眉庵、清江諸子。思理緜密。韻調流美。雖不能力事薦舉。要可廁於大家。入之鳳林。誠無多讓。外此姑蘇七子。北郭詩流。咸有篇章。足資尋繹。此其大輅椎輪。承遜國之芳矩。緩歌低唱。開新朝之文獻者。固足抗手一時。平視儕輩。中葉而後。曲令漸繁。賢者所樂。換形移步。於是作者日盛。傳著較罕。拈毫托興。每尙浮華。鄙語村談。俯拾即是。雖高深甫、陳大聲、徐文長諸名輩。兩擅勝場。分鑣競爽。而一時風會所被。斯道爲之不尊。又明人習於酬酢。好爲溢美。宦途升轉。必有幢詞。申以駢文。貽爲教語。繫之慢令。比於銘勳。而惟務陳言。徒充濫竽。附諸金荃之列。尤爲點璧之蠅。逮夫萬崇以降。巖壑士流。復及詞事。托詣較精。短調要以婉約見長。長調頗虞竭蹶之失。湘中、茗齋、藥淵、草賢諸作。其朱王之祖禰乎。及於鼎革之際。忠義諸公。投袂束髮。或會擾棘之師。或勵葛薇之節。濟茲多士。孤憤勤王。而縮地南疆。留都已破。頽波海國。閔統垂亡。淒涼激楚。轉河滿之悲鳴。悱惻纏綿。

怯宮聲之不返。若陳臥子、夏存古、張元著、吳日生、陸眞如諸家。典雅清雄。別具勝概。可歌可泣。以怨以羣。不特敦名節於詩教之間。抑且起正聲於俗樂之末。稼軒才甫。遜此才情。花外草窗。微嫌刷色。此則殿朱明一朝之國運。亦所以振紫陽一代之詞林。軒冕文章。從容大節。詆諆明詞者。手此一篇。低回掩卷。亦當爽然自返矣。

明代廟堂宗室。均有傳詞。顯官亦雅善倚聲。青田當塗。功在開國。外此簪纓臺閣。若顧崑山、王黎陽、李茶陵、王震澤諸名公。典冊高文。等身著述。餘事不廢爲詞。乃至夏貴溪渾樸茂實。邁軼辛劉。嚴分宜亦有酬唱之什。比於著作之林。卽阮懷甯不齒士流。獨長劇曲。並有數闋。冲雅高逸。迥異其人。此視兩宋。未遑遜色。又忠藎義烈諸子。抗疏陳詞。痛懲璫禍。但矢立朝之節。無恤斧鉞之嚴。若楊忠烈、楊忠介、沈青霞、劉洞初、劉敬仲、李時言諸家。亦咸有詞集。托之名山。外此武職封疆。提師節鎮。若任應乾之力靖海氛。蔡道憲之不屈闔城。萬子馨之闔門殉節。孫高陽之慨請行邊。趙景仁之抗戰廣武。凡此志節之士。咸有雅令之詞。競爽蘭荃。甯不爲詞林增重乎。

明代治學。多患空疏。帖括之餘。遂疏經藝。而一時山林隱逸之流。好尙浮夸。自名高介。儼然重望。若祝希哲、唐子畏、施子野、陳眉公者。各有撰述。務博不精。恬淡之致有餘。組繡之工不足。而理學大儒。如章楓山、邱瓊臺、薛方山、毛古庵、陳幾亭、陸桴亭諸家。亦各以詞傳。比於宋之晦庵。元之

魯齋。廣平鐵石。猶賦梅花。靖節閒情。甯爲玷璧。逮至季世。樸學漸興。王蠹齋、屈翁山諸遺老。善以鬱伊之情。托黍離之感。寄桑海之變。抒故國之思。卽至余澹心、李笠翁之流。要亦流落江湖。自甘寂寞。水雲寄慨。歌哭無聲。是則玉田之值梅嬌。猶諳周譜。野人之題橋驛。善和坡詞。遺澤之深。平居之怨。擬於前代。庶幾同之矣。

玉臺之作。在宋李朱曾魏。均爲大家。明則笄珈若商媚生、吳嘯雪、徐絡緯。閨秀若葉氏午夢堂諸姊妹。煙花若張紅橋、楊宛叔。珠璣咳唾。鸞鳳喊音。卷帙雖不繁富。雅音庶奪前席。至於尺縑寸璧。斷句零章。莫過於衆香一選。而名媛詩歸。出諸璇閨之纂寫。林下詞選。成於有清之康熙。要亦搜討至宏。鹽薇可誦。至於張宇初爲天師嫡胤。峴泉一卷。媿鼓吹於蓬萊。正崑今釋。皆禪門尊宿。徧行豁堂。超仲殊之舉唱。宗風棒喝。林壑清梵。音教所被。同軌緇素。乃至陳安甫之賣菜自給。盛於斯之病盲坐廢。亦復各有傳作。收聽返視之餘。衫帽蒙塵之輩。訂聲校律。拾藥拈花。微特詞苑之所僅見。亦且前此之所未聞已。

嘗試言之。明代詞學。上自深宮。下逮章素。家喻戶曉。不可謂爲非盛。而論者多目爲衰歇。按其瓊瑜之跡。尋其疵累之由。可得而言。蓋有數事。夫填詞首貴境界。次協韻律。溯五代之促拍。進爲北宋之令慢。大晟設官。宮譜益細。夫促拍均小令。則以穠豔蕃麗勝。令慢多微吟。則以純摯淡遠勝。更進而

爲南宋之長調。則旖旎清雄。兩臻其勝。唱詞之法。繼起有人。因律定文。一字不苟。晏秦歐柳。周史蘇辛。乃至花外白雲。托體各異。畦町分明。莫不人樹一幟。自成家數。迨夫有明。或力求逾上。而莫踰成規。或徒出因襲。而無所創拓。又以唱詞之法失傳。混成之集早佚。失律誤韻。觸目穢硤。雖張程兩家。勒譜成書。仍復無以增重。卽以青田、月槎、大尊諸大家言之。亦僅踵美前修。勉循矩矱。旣鮮包舉兼容之工力。更乏別開生面之徑蹊。下視清代。新城秀水。以柔綽開基。半唐溫蕙。以拙大定論。力崇正始。鵠守四聲者。誠不可同日而語。學者等量齊觀。視爲糟粕。蓋有由然矣。

選家之學。門徑所關。宗風是繫。花間尊前。炫曜千古。玉林草堂。雅詞白雪。閒雅可傳。中州廬陵。名作彙備。獨有明三百年來。絕少選家。升庵且謂花間之傳。出諸其手。而百琲詞林諸選。抉擇未精。陳董兩家。哀然巨帙。志在存佚。無當津梁。至當代諸詞。迄於萬曆間。錢沈輩起。祖述草堂。爲之續補。始有斷代成書之作。顧旣不能求備於家數。又未能沿流以溯源。外此詞匯蘭皋。均在甲申以後。未可躋於明季。況茲諸選。特多遺賢。弘光朝士。海疆遺逸。百不得一。或以滄桑之變。或於離亂之間。心史不出於鐵函。逸書永瘞夫汲冢。乃使靈爽失憑。璿璣闕采。在昔枕經是寶。一紙維艱。學人習見。多出結集。卽由以進窺一代之風詩。宜復不加重視。拙輯之行。庶可少彌斯憾乎。

學問以研討而愈精。商量而邃密。明人填詞者多。治詞學者少。詞話流播。升庵渚山而已。升庵餽釘。

仍蹈淺薄之習。渚山抱殘。徒備補訂之資。外此弇州爰園。篇幅無幾。語焉不詳。卽散見詩話雜家者。亦正寥寥可數。以視兩宋。剖析及於毫芒。金鍼度之後學。元音片玉。宸賞堪邀。紅豆拈歌。士林傳遍者。相去奚啻霄壤。至其漫肆丹鉛雌黃之習。好爲浮煙漲墨之詞。以自炫其品題。自張其壇坫。若升庵之評草堂。臨川之評花間者。徒爲蛇足。莫盡闡揚。惡札枝言。徒亂人意。而諸家之相互標榜。僅事浮諛。益更無譏。等諸自卽。制義之毒。闖入詞林。空疏之弊。充夫翰海。是則一朝學術之不振。非獨可責之於詞章。而詞學之衰。亦終無可爲諱者也。

由虞夏之廣颺。而漢魏之樂府。下及陳隋之五言。唐人工詩。宋人製詞。元人作曲。風會升降。統緒宛然。詞蓋嬗衍其間。上通於詩。下涉於曲。疆域迥異。消息至微。元人享祚日淺。南宋遺風。猶有存者。故北曲崛起。詞亦可傳。有明南曲代興。傳奇日盛。一時流俗。驚其新異。緯以本事。早命簡素。夕張氍毹。以較唱詞之於法無傳。永聲之徒托遐思者。其興會自益酣暢。而詞事自此。遂感零落。夫詞曲於句字之間。毫釐便當千里。曲家自命多能。偶填短調。比之雜序。初不省其途轍之乖遠。於是促拍者似金元之散套。燕婉者類脂粉之俳文。以迹象言之。則俚語方言。不暇辨擇。以意境言之。則蘭荃蕪穢。紛列雜糅。蓋其浸淫者日深。則染習者難拔。托體日卑。幹骨日脆。明詞不尙。蓋惟南北曲有以掩其盛名。亦正惟南北曲有以亂其風格耳。

凡上所陳。略以校定之餘。少盡鉤提之旨。初無偏見。更凜阿私。屬在同聲。宜所共喻。無待詞費者也。輯刻初程。嘗勒十二例。並爲綴記於右。

一 明人詞集之分合單行者。無論合刻唱和。篇帙多寡。率爲收刻。（單行如秋佳軒十二卷。升庵六卷。季大來僅二首。合刻如王曹兩家之草賢堂。蔣周沈三家之支機集。唱和如倪雲林等江南春。萬年少等遜渚集。）

一 明詞載在全集者。無論專勒卷帙。或附入詩卷。率爲裁篇收刻。（明人集部。大抵詞多者別立專卷，少者附之詩林。惟僅有竹枝柳枝諸作。無足專存。不爲裁出。）

一 明詞板本流傳各有同異者。綜輯付刻。（如桂洲詞。據嘉靖刊玉堂餘興再爲增補。賜閒堂詞。升庵詞。就北海盞山兩本互校。）

一 詞曲之同在集中者。汰曲存詞。其傳本僅見者。併收曲調。（如苑洛詞汰曲存詞。葵軒詞詞曲並存。）

一 明詞總集。不論明清人所選。率爲收刻。（明選如錢沈兩家之草堂詩餘。清選如蘭皋詞選。明詞選。）

一 明清選集。如斷代分卷者。收刻明詞。其合編不分卷者不收。（斷代如詞匯僅刻二篇。林下詞選僅

刻六至九卷。合編如詞統、瑤華、倚聲諸集。）

一 明人所選唐宋元詞。僅收孤本。（百琲明珠、唐詞紀、均孤本。餘僅著錄。）

一 明人所撰詞譜率爲收刻。（如詩餘圖譜、嘯餘譜。）

一 明人詞之雜入唐宋舊作者。但收明詞。（如唐宋元明酒詞。按之實周逸之和舊作。因僅刻周詞。）

一 明人選集詞話之有近刊本者。著錄存目。（如花草粹編有盞山精舍本。衆香詞有誦芬室本。升庵詞話等有金陵唐氏叢書本。凡此均著錄另行。）

一 集中之箋注眉批。以及幃詞致語。率予刊落。（致語庸濫。眉批膚淺。箋注空虛。除略示程式外。無一可存。）

一 朋從或以經見明詞。就手澤書畫傳錄見惠者。殊紉高誼。惟斷簡零章。所得無幾。容俟增輯。再爲勒卷續刊。

武進趙尊嶽撰記

余十年以來。搜集明詞。先後三百餘家。付之剞人姜文卿。鏤板以行。隨得隨刻。板片未完。甯變遷起。運置村落。埋之地下。期年以後。又輦歸城中。腐蝕過半。猶未成書。已待剞補。令人悵悵。海內言詞者。夙知其事。輒有損書詢其義例卷目者。苦難遍覆。因將敘例付刊。先餉同音云。

辛巳仲夏。叔雍附記。

忍寒漫錄九

籀 公

屈翁山道援堂詞，又有「意難忘」自宣府將出塞作云：「山轉雲中。問花園上下，蕭后遺宮。鴛鴦雙傑在，木葉四樓空。洋河雪，紆干風，愁不度居庸。恨一春戰雲慘淡，直接遼東。揮鞭且莫恩恩。愛笳吹兜勒，邊女脣紅。駝鞍眠正穩，馬乳飲還濃。休出口，奮雕弓，更奪取胡驄。料數奇，徒然猿臂，白首難封。」

「滿江紅」陰山道中云：「只赤陰山，黃水外，龍堆相接。最愁見，邊雲羣起，牛羊無別處。白草已將青草變，平城並與長城沒。倩蘆笳吹出漢宮春，梅休折。天斷處，沙如雪。天連處，沙如月。總茫茫冰凍，未秋寒徹。柳未成條風已斷，鴛將作語春頻歇。勸行人莫帶紫游繩，教華髮。」

「八聲甘州」榆林鎮弔諸忠烈云：「大黃河萬里卷沙來，沙高與城平。教紅城明月，白城積雪，兩不分明。恨絕當年搜套，大舉事無成。長挹秦時塞，付與笳聲。最好榆林雄鎮，似駱駝橫臥，人馬皆驚。更家家飛將，生長有威名。爲黃巾全膏原野，與玉顏三萬血花腥。忠魂在，願君爲厲，莫逐流螢。」（自注：榆林鎮，流寇號爲駱駝城，馬見而畏。）

右錄各詞，皆噴薄而出，讀之使人神王。

詞史卮談續

西神

韓舍人琮。事蜀王衍。爲五鬼之一。然其所作楊柳枝詞云。

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惟見楊花入漢宮。

枝門纖腰葉門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

意蓋借此以資諷諫。味其詞意。亦何減於橫汾秋雁之唱。世有不可以人廢言者。琮其一也。

謝任伯字克家。東京故老。年七十。以忤權相蔡元長下獄。久之得釋。徽宗北狩。克家作豆葉黃詞云。

依依宮柳拂宮牆。臺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

此詞與五代鹿虔展之臨江仙一詞。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同爲采薇逸響。

自古亡國之慘。莫過於趙宋。北宋則青衣行酒。南冠憐二聖之囚。南宋則白雁飛來。三日恨江湖之至。

加以宮中粉黛。翠輦隨行。馬上蛾眉。黃纒入道。匡山半壁。塊肉無存。天水兩朝。人心不死。是以沙

社遺民。補題樂府。周京故老。致慨黍離。鈿蟬金雁。卽銅駝荆棘之吟。漆椀銀燈。換璧月瓊枝之唱。

攀龍髯於異代。碧血千年。翻鴛瓦於六陵。冬青一樹。言者無罪。歌也有思。大都屈曲其詞。玲瓏其聲

。其志隱。故託物以起興。其情哀。故百世而如見。更能消幾番風雨。浪淘盡千古英雄。稼軒白石碧山

三家。尤幾於每飯不忘君國。造微極幽。詞人至此。其詣高矣。深矣。蔑以加矣。茲類列所作。略爲疏證。讀者比而觀之。可知金荃蘭畹中。自有絕大寄託。慧能一脈。實啓南宗。禪燈不滅。誰歟傳黃梅之衣鉢者。靈芬遙接。馨香祝之。

辛稼軒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一作燈）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此詞意在恢復。故追數孫劉。皆南朝之英主也。屢言佛狸。以拓跋比金人也。

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造口是金人追隆裕太后處。山深聞鷓鴣。謂恢復之事。竟行不得也。

踏莎行（和趙國興知錄韻）

吾道悠悠。憂心悄悄。最無聊處秋光到。西風林外有啼鴉。斜陽山下多衰草。長憶商山。當年四老

。塵埃也走咸陽道。爲誰書到便幡然。至今此意無人曉。

起首二句。謂恢復之議。同志之人絕少也。按慶元黨禁云。嘉泰四年。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韓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稼軒初以韓爲可倚。銳意興復。後見國事之不可爲。故於造口書壁詞中。深致感喟。觀其鷓鴣天詞。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云。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燧銀胡韞。漢箭朝飛金僕姑。追往事。歎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又爲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破陣子云。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絃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合數詞觀之。稼軒心事。躍然如現紙上。初時豪興。一再遇挫。遂付之無可奈何。其祝英臺近詞云。

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詞中點點飛紅。傷君子之棄。流鶯。惡小人得志也。春帶愁來。其刺趙張乎。說者謂稼軒初主興復。率

意輕言。後復自悔。此不知稼軒者也。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及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可謂之怨。不可謂之悔。稼軒么絃獨唱。斜陽烟柳詞中。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已自道其心事矣。要其忠義激發。流露於毫楮間。固詞中射雕手也。

南宋詞人。繫情舊京。凡言歸路。言家山。言故國。皆恨中原隔絕。周草窗選絕妙好詞。以張孝祥于湖爲首。亦有深意。蓋草窗生宋之末造。見韓侂胄函首。知恢復之事無望。時廷臣多主議和。獨于湖非主和者。故特以其詞首列之。宋史張孝祥傳曰。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仇。湯思退主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爲宋四狀元之一。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按孝祥登第。思退爲考官。然以策不攻程氏專門之學。高宗親擢爲第一。則非爲思退所知也。本傳又言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按大臣異論。人才路塞。俱非朝廷所以自治之道。孝祥所陳。可謂知恢復之本計矣。傳乃謂兩持其說。何見之淺也。故北宋之初。未嘗不言和。由自治有策。南宋之末。未嘗不言戰。以自治無策。于湖過洞庭念奴嬌詞。上半闕結拍云。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亦惜朝廷難與暢陳此理也。稼軒之志。正與于湖相同。其永遇樂詞歇拍廉頗老矣云云。蓋斗酒食肉。猶思用趙。後人哀其志而憐其遇可耳。

(未完)

清季詞家述聞

夏緯明

咸同之間。京師工爲詞者。以馬平王定甫（錫振）茂陵秋雨詞、上元許海秋（宗衡）玉井山館詞、兩家爲最著。臨桂王半唐給諫。初官內閣。與同僚唱和。有薇省同聲集之刻。後擢諫垣。其詞益昌。每集同臺者爲文讌。藉以討論時政。亦以詞爲號召。其時武昌張次珊（仲忻）爲臺中眉目。與半唐論詞最契。其自作瞻園詞。亦蔚然成家。朱彙邨侍郎。時爲講官。每抗疏言事。引爲同調。半唐所居曰四印齋。陸續刻名詞十餘家。一時奉爲楷模。於是信從者日衆。最後從事夢窗四稿。手定校例。彙邨佐之。用力最勤。及校成。研窮正變。詞學遂大進。半唐素喜議論。伉直敢言。爲當道所側目。及庚子和議成。見時事日非。乞假出都。游江南。歿於揚州。而彙邨在廣東學政任。亦乞病辭官。流寓蘇滬間。不問世事。日以校詞刻詞爲自遣之計。徧從藏家搜求善本。積至一百數十種。視半唐更增十倍。蓋半唐引其緒。而彙邨集其成也。

吳縣潘文勤公。博雅好事。士林尊爲泰斗。其表章學術。考訂金石。多取諸人以爲善。惟詞出於手作。又取周止庵四家詞選。刊入滂喜齋叢書。周選退白石玉田而進碧山夢窗。其宗旨視朱厲浙派。別開堂宇。文勤特爲標舉。自有深識。其同

縣許鶴巢中翰。專力爲詞。亦稱半唐同志。

金壇馮夢華撫部(煦)。以辭賦擅名。又與寶應成漱泉(肇慶)同嗜倚聲。成氏曾選五代詞及汲古閣六十家詞。與戈順卿宋七家詞選彙刻行世。江淮間多奉爲圭臬。武林譚復堂先生(猷)爲詞壇耆碩。集有清一代作者爲篋中詞。評隲精審。風行海內。學者多宗之。

漢軍鄭叔問文焯爲康成後裔。蘭錡世家。同光以來。久客吳中。精研音律。所作瘦碧冷紅兩詞。膾炙人口。一時推爲名家。光緒乙未。於吳門開鷗隱詞社。陽湖劉語石。寶山陳同升、實左右之。語石爲復堂舊友。同叔年逾周甲。早歲知名。於是相得益彰。後進歸依甚切。

况蕙風周頤與半唐同里。親炙最久。詞學日進。江陰繆蕤風選常州詞。蕙風實爲之捉刀。後游滬上。亦負時望。凡欲學詞於薑邨者。輒轉介紹於蕙風。所作詞話。爲後進所服膺。

清季詞學。以半唐薑邨爲大宗。所舉諸人。皆爲其羽翼也。

緯明後生末學。自慚謏陋。家大人於諸名流。半爲舊識。其軼事皆見而知之。趨庭時每聞緒論。退而私記之。以備談詞壇掌故者芻蕘之採焉。

清代及現代之詞界

今關天彭著 汪吉人譯

一、清代詞界

(甲) 清初及康熙詞界

明末詞界復興，至清初作家輩出，然有明人餘習。清脆幽婉，芳妍俊麗，是其特色。其間朱彝尊陳維崧，尤稱清初至康熙時之詞界二大作家。茲分述如左：

(子) 朱彝尊與陳維崧

朱氏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其詩與王漁洋並稱南北詩界之二大作家，詞亦擅長。

明末以降之詞界。或則文采風流，專寫閨房情事，或則意氣軒昂，流於浮囂。竹垞以雅字矯正之，推重宋之樂府雅詞。尊南宋姜夔（白石）張炎（玉田），詞風亦偏重該派。蓋竹垞以爲詞亦樂章之流，欲求其雅，先須正心。此在當時，亦不得已耳。

詞之選本，花間集草堂詩餘以下，屈指難數，然皆非佳本。尤以草堂詩餘廣流世間，其弊頗大。是以竹垞搜羅唐宋金元四代之詞集，得友人汪森之助，編修詞綜三十卷，以廣詞界見聞。且救明末以還之弊風。是書一出，詞界爲之一變。

竹垞詞穩雅秀麗，雖多豔語，仍不失自然雅正。其集曰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集，蕃

錦集。

附 錄

解佩令 自題詞集

朱彝尊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

醉相思 阻風湖口

社鼓神鴉天外樹。見渺渺江流去。向晚來石尤君莫渡。大姑也留人住。小姑也留人住。杜宇催歸朝復暮。轉把歸期誤。儘燈火孤篷愁幾許。風急也聲聲雨。風定也聲聲雨。

雙雙燕 別淚

問銀海水。有多少層波。斂愁飄怨。含辛欲墮。轉自把人凝盼。霧向長亭早晚。定減了輕塵一半。安排玉箸離筵。伴我樽前腸斷。偷看。夜來枕畔。傍鏡影初乾。袖痕重按。心心心上。總自別情難慣。縱遣絲垂縷縮。穿不起南珠盈串。裁得幾幅榴裙。點點行行都滿。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多髯，故人多稱之爲陳髯。江蘇宜興人。祖陳于廷，爲明末東林黨之一；父陳貞慧，係明末四公子之一。其年頗染當時文人之習氣，揮金如土，窘急時恆以衣物質錢。是以終生不

遇。頗多鬱抑不平之氣，然文名亦因之益高。

其年較竹垞長三四歲，與竹垞同年入翰林院爲檢討，交誼殊深，合刻二人所爲詞，曰朱陳村詞。其年較竹垞早歿，誠屬可惜。其年才氣，如天馬行空，豪氣磊落，悲歌慷慨，雄視一世，然每極激越，此爲其年之特長，亦爲與竹垞不同處。所作詞不下千七百餘首，數量之多，允稱空前。其詞集曰迦陵詞，約三十卷。因所作既多，頗少含蓄，略嫌輕率。然傳蘇辛之豪調者，後世亦僅此人耳。

附 錄

滿江紅 贈顧梁汾

陳維崧

二十年前。曾見汝寶釵樓下。春二月、銅街十里。杏衫籠馬。行處偏遭嬌鳥喚。看時誰讓珠簾掛。只沈腰今也不宜秋。驚堪把。且給箇。金門假。好長就。旗亭價。記鑪煙扇影。朝衣曾惹。芍藥纔填妃子曲。琵琶又聽商船話。笑落花和淚一般多。沾羅把。

夏初臨 本意

中酒心情。拆綿時節。蒼騰剛送春歸。一畝池塘。綠陰濃撲簾衣。柳花攪亂晴暉。更畫樑玉翦交飛。販茶船重。挑笏人忙。山市成圍。驀然卻想。三十年前。銅駝恨積。金谷人稀。畫殘竹粉。舊愁寫向闌西。惆悵移時。鎮無聊、招損薔薇。許誰知。細柳新蒲。都付鶻啼。

徵招 送宋性存歸吳門

一燈分作還鄉夢。今日果然歸矣。殘月曉風天。暫挽君雙袂。柳條今剩幾。待折贈、沈吟無計。君到江南。定逢梅放。也應相寄。來夜白溝河。鷄聲店、料爾早寒人起。誰念鳳城邊。有倚欄心事。暮雲萬里。留我作、天游涯子。我亦有、茆屋三間。六朝斜照裏。

朱竹垞項下述及之詞綜以外，尚有萬樹（紅友）所作之詞律三十卷。此書分詞爲六百五十九調，謬誤固多。然能打破嘯餘譜填詞圖譜等明人陋習，其對詞學復興之功績實莫大焉。

（丑）清代詞界之前十家

同治間，譚獻（復堂）撰清代詞家，自清初至康熙末年得七人，卽宋徵輿，錢芳標，彭孫通，王士禛，顧貞觀，納蘭性德，沈豐垣是也。後加入李雯，沈謙，陳維崧三人，是爲清詞前十家。余雖以不入康熙朱彝尊爲憾，然此十家亦不失爲清代前半期詞界之代表。陳其年已略述如前，茲不贅言。

李雯（舒章）

李氏爲江南華亭（卽今江蘇松江）人，與明末陳子龍齊名。其詞頗哀豔。著有蓼齋詞。

附錄

菩薩蠻

李雯

薔薇未洗燕支雨。東風不合催人去。心事兩朦朧。玉簫春夢中。斜陽芳草隔。滿目傷心碧。不語問青山。青山響杜鵑。

虞美人 惜春

蜂黃蝶粉依然在。無奈春風改。小窗微切玉玲瓏。千里行塵不惜牡丹紅。西陵松柏知何處。目斷金椎路。無端花絮上簾鉤。飛下一天春恨滿皇州。

沈謙 (去矜)

去矜爲明末有名韻學者，作有詞韻。仲恆之詞韻，卽係訂正去矜之作。當時李漁（笠翁）亦著詞韻。然沈氏之作最佳。浙江錢塘人，其詞學蘇東坡辛稼軒。著有東江詞。

附錄

浪淘沙

沈謙

彈淚濕流光。悶倚回廊。屏間金鴨裊餘香。有限青春無限事。不要思量。只是軟心腸。驀地悲傷。別時言語總荒唐。寒食清明都過了。難道端陽。

蘇幕遮 閨病

燕聲嬌。花影碎。日過窗西。猶自厭厭睡。一綫情絲常似醉。九十春光。半擁鴛鴦被。鬢銷紅。眉

斂翠。便到沈身。總是多情淚。說與東風都不會。鏡子裙兒。曉得人焦萃。

宋徵輿（轅文）

江南華亭人。其詞近馮延巳，章莊。著有海閩香詞。

附錄

踏莎行

宋徵輿

錦幄銷香。翠屏生霧。妝成漫倚紗窗住。一雙青雀到空庭。梅花自落無人處。回首天涯。歸期又誤。羅衣不耐東風舞。垂楊枝上月華明。可憐獨上銀牀去。

憶秦娥 楊花

黃金陌。茫茫十里春雲白。春雲白。迷離滿眼。江南江北。來時無奈珠簾隔。去時著盡東風力。東風力。留他如夢。送他如客。

浪淘沙令

雁字起江干。紅藕花殘。月明昨夜照更闌。酒醒忽驚秋色近。回首長安。零落曉風寒。鄉夢須還。鳳城衰柳不堪攀。木落秦淮人欲去。無限關山。

錢芳標 葆勳

江南華亭人。著湘瑟詞，有驚才絕艷之評。

附錄

臨江仙

錢芳標

歷歷槿籬芳草徑。重來卻是殘春。春光無恙客愁新。露桃花不見。何況倚花人。翠袖香微蟬鬢晚。當年幾徧逡巡。半篙谿水蹙魚鱗。夕陽叉手處。腸轉似車輪。

憶少年

小屏殘燭。小窗殘雨。小樓殘夢。銖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錦瑟華年愁裏送。便淒涼、也無人共。傷心白團扇。畫秦娥簫鳳。

彭孫通（羨門）

浙江海鹽人。康熙十七年，中博學鴻詞第一，與王士禛齊名。其詞多唐調。延露詞，金粟詞，均名高詞界。

附錄

少年游 席上有贈

彭孫通

花底新聲。尊前舊侶。一醉盡生平。司馬無家。文鴛未嫁。贏得是虛名。當時顧曲朱樓上。煙月十

年更。老我青袍。誤人紅粉。相對不勝情。

踏莎行

鶯擲金梭。柳拋翠縷。盈盈嬌眼慵難舉。落花一夜嫁東風。無情蜂蝶輕相許。尺五樓臺。秋千笑語。青鞋濕透燕支雨。流波千里送春歸。棠梨開盡愁無主。

浣溪沙 客中小寒食作

客裏佳辰祇自憐。白榆初改漢宮煙。覆隄柳色正三眠。芳樹乍聞花氣息。小樓幾見月團圓。教人無奈暮春天。

王士禎 (漁洋)

漁洋爲清詩界大宗。擅作小令。所著有衍波詞。

附錄

浣溪沙

王士禎

北郭青谿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煙衰草舊迷樓。

白鳥朱荷引畫橈。垂楊影裏見紅橋。欲尋往事已魂消。遙指平山山外路。斷鴻無數水迢迢。新愁分

付廣陵潮。

蝶戀花

涼夜沈沈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鷄動。此際問郎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憶共錦衾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續連珠弄。

顧貞觀（梁汾）

江蘇無錫人，其詞迫近蘇軾辛棄疾，亦似周邦彥秦觀。所著有彈指集。

附錄

南鄉子 擣衣

顧貞觀

噤喉夜鴻鳴。葉滿階除欲二更。一派西風吹不斷。和聲。中有深閨萬里情。廊上月華明。廊下霜華結漸成。今夜戌樓歸夢裏。分明。人在回廊曲處迎。

一絡索

推枕依然似昨。鬢香雲鬢。欲擡雙眼尙蒼騰。記夢語。無端錯。何處一聲催覺。曉鴛籠幙。眠時親手繫花鈴。又徹夜。風吹薄。

沈豐垣（通聲）

浙江錢塘人，著有蘭思詞。所作溫柔婉麗，有芳蘭之幽趣。常州派即始於彼。

附錄

蝶戀花

沈豐垣

纔得相逢春已暮。眼際眉邊。只是無情緒。怪底窺人鸞不語。綠楊枝上微微雨。著意尋春春又去。春在天涯。人卻歸何處。一望青青迷遠樹。夕陽偏照長亭路。

玉樓春

韶光九十今餘幾。坊曲悵悵飛燕子。獨憐春草不成花。看盡晚雲都做水。綠江千里魚沈字。永日香銷簾幕閉。鏡中不見舞鸞人。試問東風多少淚。

木蘭花慢

慣銷沈歲月。離別意。兩相關。奈葉落銀牀。燕辭翠幙。風景初寒。無端。又蛩吟響。惹離人愁緒積千般。畫碎檀香小几。低回細數前歡。花間。笑整綠雲鬢。人靜掩屏山。證深盟只指。風姨宛轉。月姊團圓。難拚。自輕分後。漫空留羅袖淚痕斑。誰在暮煙影裏。紅樓寂寞憑闌。

納蘭性德（容若）

納蘭性德爲康熙時太傅明珠子，有夙慧。據謂紅樓夢男主角賈寶玉，卽影射容若者。最善填詞，著有

飲水詞，側帽詞。長調雖平平，然其小令，格高韻遠，纏綿婉約，有一唱三嘆之趣。實爲清代令詞之傑作。自南唐後主以降，小令之有如是雋味者，當唯容若一人。

附錄

浣溪沙

納蘭性德

淚汜紅箋第幾行。喚人嬌鳥怕開窗。那堪閒過好時光。屏障厭看金碧畫。羅衣不奈水沈香。徧翻眉譜只尋常。

伏雨朝愁寒不勝。那能還傍杏煙行。去年高摘鬪輕盈。漫惹爐煙雙袖紫。空將酒暈一衫青。人間何處問多情。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疎窗。沈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祇道是尋常。

蓮漏三聲燭半條。杏花微雨濕輕綃。那將紅豆寄無聊。春色已看濃似酒。歸期安得信如潮。離魂入夜倩誰招。

五月江南麥已稀。黃梅時節雨霏微。閒看燕子教雛飛。一水濃陰如罨畫。數峯無恙又晴暉。潏裙誰獨上魚磯。

楊柳千條送馬蹄。北來征雁舊南飛。客中誰與換春衣。終古閒情歸落照。一春幽夢逐游絲。信回剛道別多時。

書感疊前韻答子才

林開蕃遺稿

乾坤正氣久湮淪。獨樹孤標德照鄰。萬里雲濤歸一壑。廿年踪跡破微塵。漫留詩卷追先輩。不信儒冠誤此身。豺虎兵戈何日了。衆生歷劫有迷因。

將下匡山。留別同游諸公。

危樓高望大江橫。千疊雲山送我行。西澗胸襟原磊砢。東坡氣節自崢嶸。浮嵐暖翠餘遐想。白石清泉證舊盟。此別不須更惆悵。重攜杯酒祝長庚。

雛鷹續

第六場 同上，拿后，一奧兵

拿后（聲音若斷若續地）

諸位可聽見？哎呀！真令人毛骨悚然！
這使我記起——從前有一次——在巴默城——
羣衆包圍我底馬車，

（她癱倒躺椅上）

發出同樣喊聲！

他們成心擾攪我！

梅特涅（煩躁地，對狄布士）

這喊聲究從何來？

狄布士

有兩名兵士，原在鎮國公麾下當差，
他們因事請假出營，正在信步行走，
中途適遇國公爺騎着駿馬，回公府；

您知道，沿着這條街，有一道深濠溝，公爺想躍馬而過；那馬忽人立，大吼，左右躲閃；公爺勒馬就範，——一躍而過！於是他們二人齊聲喝彩，就爲這個。去！傳他們一人上樓！

梅

（狄自平台向外招手）

拿后（嗅過清醒藥品之後）

他們要我底命！

（鎮國公部下之一軍曹走入。他笨手笨脚地行一軍禮：瞧見了那許多闊人，不覺胆怯）

梅（憤憤地）

一個軍曹！你爲什麼發出那種喊聲？

你適纔？

軍曹

我不知道。

梅

你不知道？好混賬！

軍曹

在樓下跟我一齊發喊的那位伍長

也不知道：不覺脫口而出。我們公爵，

那樣年輕，騎在戰馬上，又那樣孱弱！……

而且我們自覺榮耀，有這樣的長官，

您令尊拿破：……

梅（急忙地）

得了！穀了！

軍曹

他那樣勇敢，

越過障礙！您像覺繼一般，黃髮鬚聲……！

我們遂不能自主，有如骨梗在喉中，——

或者是見景生情，……或者是心悅誠服，……！

於是我們同聲喊出：『拿破：……』

梅（急忙地）

好了，住口！——

還有一層：傻大瓜，這句『鎮國公萬歲！』
難道便不容易喊出口麼？

軍曹（老實地）

不容易。

梅

你說什麼？

軍曹（試喊着）

『鎮國公萬歲！』：不十分好聽，

不及『拿破：』

梅（怒極，揮之使去）

得了，去罷！最好是不作聲！

狄（軍曹走出，過狄前，狄罵道）

笨牛！

注釋

1 疑係古劇中人物

第七場 同上，少一軍曹，加入霍推喜

皇后（對環繞她的婦女們）

我如今好了，謝謝！

蝶惹絲（含愁地注視后）

可憐的皇后！

后（對翟推喜，指着蝶）

翟先生，——這外新來，是我底伴讀女友。

（對蝶介紹翟）這是公爺底師傅！——對不住，我想起了！

你讀書聲音可清晰？

狄布士（代蝶答覆）

很好。

蝶惹絲（自謙地）

我不知道……

后

請你從漆桌上，取出公爺底書一冊，……

隨意開卷，給我們讀一篇！

蝶（取書一冊，隨意揭開）

『安托馬克』¹

(大靜默。衆安坐傾聽。她讀着)：

『此曹心中多憂疑，慄慄危懼果何爲？
托瓦雄風已消歇，遮莫斯民有子遺？！
海家大仇深九世，寤寐縈懷不能置，
仇人有子今猶存，尤令舉國恒惴惴。！』

(衆人面面相覷。冷靜)

可憐斯兒命不辰，虎口餘生寄此身，
未知海氏卽亡父，猶認皮盧作主人！』

(滿座唧唧咕咕，不知所措)

大家 哽哼！……這個……

任梓 嗓音真悅耳！……

后(不耐煩地揮着扇，對蝶) 請另讀他篇！

蝶（另揭一頁，讀着）悲哉此景猶如昨，那堪回首淚潸然：3

當日元戎奮神武，剋期赴敵殲渠虜，
臨行特命抱兒來，樓兒懷抱親摩撫；
爲我拭淚爲我說：卿乎卿乎行永訣，
兵家勝負詎有常，此行生死殊難測；
敢以愛兒托愛卿。：：』

（滿座唧唧咕咕，不知所措）

大家

哽哼！這：這：卻也是！

后（愈覺不安）

我們還是另讀別書罷！：：請取出：

蝶（從案上另取一書，翻開）

『沉思』4

呵！這位詩人，我認識！——這比較不討厭！——
他會來我家赴宴。

(對司剛必，很欣喜地)

他乃大使館隨員！

蝶(讀着)

『衆仙齊奏鈞天樂，鳳舞龍嗷聲交錯，
律呂諧和洵悅耳，上界從來無此樂。』

公子勛哉其鑒此，汝乃天帝之驕子，……』

(她正讀至此處，公爵突從後層門口出現。蝶覺有人入門，目離詩卷，瞥見公爵面容灰白，屹立門口不動，不覺張皇起立。衆見蝶之舉動，因全體回首，隨之起立)。

注釋

1 安托馬克(Andromaque)爲托瓦城(小亞細亞所屬)守將海克多之妻，有豔名。密爾迷當王阿實勒率希臘軍圍攻托瓦，海勇武無敵，櫻城固守，十年而後陷，海以身殉。希人擄安及其子阿士狄亞以歸。阿實勒之子皮盧納以爲妃。阿士狄亞漸長大，有父風，希人懼其復仇，惴惴不已，防之甚嚴。事詳古詩人荷馬集中之托瓦圍城記。法國詩人拉辛(Racine)亦本其意，作『安托馬克』詩劇，爲古典派之名著。

2 有雙括弧符號者，爲拉辛所著『安托馬克』詩劇原文。

3 亦『安托馬克』詩劇原文。

4 法國詩人拉馬丁(Tamartne)集中有『沉思』篇(Tesmeditations)爲其最精警之作。

5 有雙括弧符號者，爲『沉思』篇中原文。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香宋詩四首 榮縣趙熙堯生

望石遺

老人猶未到渝州。快想凌雲載酒游。芒種來時天漸熱。茅庵佳處竹成秋。經過杜
 老吟詩地。夔府計無留滯消受鵲花上峽舟。光緒癸卯。不佞曾此勝緣。正四月也。夜夜夢中勞望眼。烏尤山翠
 活中流。

喜聞石遺到渝。遂望入山。

渝州一水上嘉州。久望西南第一樓。節趁梅黃知過雨。江平李白好同舟。從來蕭
 寺偏宜話。便去花潭卻小留。向晚與君餐佛粥。峨眉山月不須秋。

聞石遺先到成都。白話奉寄。

烏尤妙與峨眉近。翠玉屏風立太清。方丈多時勤主客。傳度大師勤望月餘矣江帆一水便渝成。
 身行萬里知長壽。雷動全川震大名。敵處接書如雪片我奉雪山為贈品。君收雲海作詩

聲。

寄山腴

山居何計遣花時。病裏持經奉藥師。槐夏午陰驚換節。草堂人日倦題詩。國亡多制疑書誤。臣壯無能見事遲。蕉萃與公同命者。老來春恨杜鵑知。

雙照樓詩十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旅仙湖上

波光淡而恬。水聲輕以清。藹如仁者心。渾厚涵光明。於時宿雨收。天高地亦平。扁舟著其間。萬象迴環生。輕鷗非故人。相見已忘形。就掌啄餘餌。既得還飛鳴。和以扣舷歌。潛魚亦來聽。何當泯猜嫌。物我皆康寧。

鬱茲諾湖上望對岸山

萬壑如奔馬。茲山最軼羣。上峯矚冰雪。下谷幻煙雲。中嶺橫青翠。都教醉夕曛。蒼茫何所見。泉響九天聞。

幾司柏山上

平生所觀瀑。衆妙不可名。惟此幽且奇。每見心爲傾。遠從雪山來。飛白游青冥。一擲最高峯。其勢如建瓴。直下千丈強。石破天爲驚。千巖萬壑間。往復還相縈。十步一換態。百步一換聲。蕩蕩入平湖。浮綠與天平。山深日已夕。新月猶未生。遙遙望四極。疊疊涵虛明。山色如明礬。湖光如墨晶。畫筆所不到。寫以聲泠泠。胸中若冰雪。對此匹練橫。有懷當如何。木末牽流星。

廓羅蒙柏道中

青山相對出。懸瀑以百數。使我於其間。有目不遑顧。耳亦不遑聽。但覺風虎虎。擊拊者誰歟。水枹而石鼓。我聞山與水。二美不能具。動靜惟其宜。剛柔各有寓。瀑也實兼之。得一已千古。况多多益善。四立若環堵。試觀縱橫勢。逸氣惟所馭。山爲飛且鳴。水爲歌且舞。始知天地間。落落無窘步。嗟哉沈憂人。一笑豁眉宇。

孚加巴斯山中書所見

夙聞最高峯。是瀑所來處。朝來仰天半。晦昧隱雲霧。攀躋自山足。問徑嗟屢誤。泉聲忽在耳。隱若導前路。隨之入山深。數數與之遇。林木迭虧蔽。巖岫雜吞吐。山腹陡中斷。石壁深且阻。巨壑侈其口。衆水紛下注。豁訝仰一白。錯落受千杵。春撞力不竭。拗折意彌忤。并驅不少讓。互蹙作飛舞。氣含冰雪冷。勢挾雷霆怒。旋轉生迴瀾。搖撼動底柱。小石已齧粉。翕忽散復聚。大石厲其齒。初若相齟齬。及其沸而白。轉乃相水乳。化爲一川雲。溶溶下山去。山肩石更峭。犖确無寸土。冰澌所淬厲。黝若生鐵鑄。其隙生小花。綴綴作霜縷。亦有蠖屈松。老幹纔尺五。餘卉摧已盡。援鳥失所據。饑鷹不得食。空際盤旋苦。喘息及山頂。足繭難再步。仰首惟沈寥。萬象在一俯。層冰何峨峨。寒色自太古。湖水寂照之。凝碧若可茹。欣然試一掬。清冷在心腑。

聖莫利茲山上

翠微深處碧淪漪。清絕朝暉欲上時。萬柏自搖風露影。四山爲寫雪霜姿。舉頭已有天堪問。託足元無世可遺。漸不勝寒猶不去。振衣高詠太冲詩。山高合中國七千尺。故以左太冲振衣千仞岡之句爲詠。

重過麗蒙湖

雲外飛樓月下舟。八年前此共清游。湖之於我仍青眼。山亦猶人更白頭。小作勾留差似燕。了無罣礙不如鷗。憑闌感慨知何益。領取川原澹蕩秋。

自題詩集後

足繭山仍遠。悠然興不窮。小休何處好。風日綠陰中。

譯詩

饑猴望鄰樹。涎墮果離離。既貪得佳餌。又怯緣高枝。守者况耽耽。捷取亦可危。欲進多虞心。欲退宜有辭。此果不中食。孰云甘如飴。盜泉與惡木。豈屑一顧之。平生有微尚。見得能自持。歸家饜榛栗。詎不療吾饑。嗟哉古詩人。曠達類

如斯。誠知無大害。亦復可攢眉。

曉起

連宵雨未歇。簾幙闔深沈。光風扇庭除。始知春已深。脩竹媚新苔。瑟瑟布輕陰。幽花不能言。韻之以青禽。病骨如朽株。勾萌或相尋。勞心如蟄蟲。趯趯將不禁。

清寂詩二首成都林思進山腴

次韻答香宋

人世傷心異昔時。回心眞禮碧雲師。老居人後非無謂。苦語心聲盡入詩。槐火故驚三月改。來書翻恨一年遲。荒田日日催公調。此事凝之恐未知。

茅亭茶歌

青城昨夜春雷響。明日茶芽一寸長。隔山齊唱采茶歌。便有新茶來市上。茶山最好是茆亭。碧玉溪環簇簇青。幾姓人家疑石戶。數叢靈藥吐芳馨。綠茸紫筍殊標

格。陰嶺陽崖認拳摘。裁經宿焙過清明。已詫頭綱下山驛。自從北苑擅高名。顧渚烏程又雪坑。空教俗客愁三盃。誰識芳茶冠六清。張景陽成都白兔樓詩石花舊種蒙山頂。

七樹苔欄圍露井。湘綺歌成世始驚。人間薜荔皆凡品。接天玉壘萬峯開。上有靈真相往來。裏擲黃泥不知數。至今雲葉光徘徊。年年初夏催穀雨。碧箬橫肩壓篋筥。山人一笑松風輕。午睡驚迴看花乳。活火新泉手試煎。銅瓶響罷意悠然。洞天卅六清都在。樵采何年自入山。

寄題張大千巫峽清秋圖。卽以索畫。

大千昔畫黃山松。萬仞突兀撐青空。西行高秋寫太華。雲海一角青濛濛。故山別去十五載。更迴穹筆傳巫峯。瑤姬風鬟映千古。雲雨未闕陽臺蹤。四面圓虧幻靈異。連峯奔峭爭玲瓏。碧潭素湍看不盡。虧羲蔽月誰能窮。憶我初帆大峽東。春波綠漾桃花紅。篋篋廟前臥打鼓。中流笑謝神女風。扁舟來往默自數。卅年衰鬢枯霜蓬。下峽猿聲上峽淚。祇餘雪爪留飛鴻。前年還蜀。善子爲作巫峽歸帆圖。歸來坐嘆久寂寞。夢

想十二青芙蓉。忽然展卷對君畫。肝蠻便與靈山通。瑤芝一簇涌空翠。烟嶂叫六明。裕葱。舊游恍似檣舟榜。曠望彌覺開心胸。茲山從古擅靈氣。楚人辭賦誇游龍。暮暮朝朝足變態。蒼茫收此尺幅中。大千大千君眞筆補造化功。五嶽倦矣名山封。天涯遠客何日逢。歸來好聽娥眉鐘。對牀請君爲我畫。莫道未暇還匆匆。

鸞陂草堂詩一首 義甯陳方恪彥通

暮春過劍丞丈映園。賦此戲贈。卽仿其體。

世傳短主簿。手筆爾許大。肩肩溫漢南。詞豔更雄誇。公才千載後。奚啻二子亞。顧惟斂鋒鏑。善藏不露杷。蘊眞得拙長。偶出一抵罅。時謂或過之。及見佟伏勝。冷眼取都官。雋味若啗蔗。要自無所遺。正色不假借。西江領下珠。摘佩光照夜。頻年倦游還。脫官如脫赦。竿頭有新功。不復思衛嫁。卜築滬西瀼。簡僻類莊稼。用意費繚垣。風軒觀穠稷。我來值春遲。野薺猶壓架。麥氣薰罌罍。鳴禽弄嬌咤。頗疑塵埃中。有此溘樸化。君言少歡悰。十日不整駕。隨踵叢棘荆。

變生在欲炙。哦詩倚種塘。亦頗遭辱罵。此紀近事人生始遽廬。盍從閉僧夏。自非肥
肚皮。那枉東昏射。結習有在處。寧使口變喙。不容暫釋管。何如勤報謝。慎莫
效坡翁。魂煑湯雞怕。一笑百難解。擎盞出春醪。相將醋頭師。甕裏打天下。

勉麗園詩三首旌德呂美蓀

日光華嚴瀧瀑布

明發星未沉。馳車出郊郭。爲訪華嚴瀧。一覽水晶箔。沿途景疾邁。衝寒若飛鵲。
盤紆造峻嶺。近午耐飢酌。崇巖鑿石井。縋客降囊橐。降久驚縋險。鐵索生命
託。明燦淡照顏。衆顧相駭愕。出隧詫清朗。人盡散巖脚。仰視青冥高。排天列
蒼嶠。巔泛中禪湖。億仞明濤落。怒瀉奔轟雷。清激鳴簫籥。天女傾瓊漿。萬古
無終涸。須彌暎陰雪。融溜濺幽壑。騰湧霏烟霧。彌空舞綃薄。卻立悅以觀。襟
袂溼還掠。念我勞峯瀑。細挂宛瓔珞。視此雄奇姿。蜿蜒眞尺蠖。安得歲一來。
於此築幽閣。

有贈

樓船遠送馮夷風。飄飄泛我瀛洲東。來時正值楓欲紅。波明嵐靚驚無窮。况復彼美如霓虹。明眸巧笑復溫恭。朝親暮接愉融融。語而未解情胡通。山木之悅徒盈衷。蹤隨意逐如轉蓬。中懷永蘊明淨容。山重水遠難再逢。思君無極心粵忡。

臨別東京留贈

青桐待辭枯井欄。願成綠綺爲君彈。花明在樹顏色丹。亦戀西下夕陽殘。此時此意偶合并。其奈瀛波再渡難。客中不合成萍聚。聚歡別苦情誰訴。神山瑤草與琪花。一朝盡變相思樹。蛾眉巧笑人所憐。况我與君時並肩。人生遇合分有定。一顰一睇皆因緣。因緣期久難成願。從此分飛比勞燕。願將清淚溢瀛波。流到神山與君見。

心禪詩八首 萬載辛際周翔雲

論詩絕句

草堂數仞牆高峻。美富羣兒那許窺。當代幾人能具眼。退之而外有微之。杜甫在唐
有壓衆之名。昌黎光儀萬丈之語出。始與李白并致推崇。至元稹稱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然後集大成之論定。遺山譏微之僅識砒砒。未允。

不獨江西蕪瓣香。推崇語早著蘇王。後賢不解源流溯。苦劃鴻溝別宋唐。東坡言。子美之詩。

。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見后山詩話。荆公四家詩選。亦以杜居首。宋代諸大詩家。蓋鈔不沾丐草堂者。不獨江西社祖祀而已。杜甫詩名之偉大。實得力於宋人之推揚。亦猶韓柳古文。至宋六子而其勢始張也。後人論詩。苦分唐宋。何哉。

唐人詩論有家風。表聖殷璠一脈通。莫怪蹄涔才調集。洪瀾全障浣花翁。殷璠河嶽英靈集。

最推王孟。大抵所標在意興之表。此論傳至表聖詩品。遂爲味外味。李之豪宕。杜之雄博。自此輩論家視之。皆不免爲外道。至五代蜀章穀選才調集。專取穠麗秀發。而杜詩以高古見屏。此與章莊又元集序。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同爲晚唐人之眼光。更不足道矣。王荆公云。唐人只有李義山。知學老杜。陳后山云。唐人不學杜詩。非過論也。

異軍韓白起中唐。太曆詩旗卷不張。傳得輞川清澹致。漫將風格貶錢郎。後代論詩家。多薄太曆。昌黎以險健。香山以平易。各樹新幟。益使錢郎失色。然高仲武極推錢詩格精奇。理致清澹。右丞許以高格。又推郎以爲右丞已後。與錢爭長。太曆諸公。自是唐詩正宗。未可輕訾也。

學杜唐人一義山。體兼昌谷恨幽艱。當年盡作扁舟句。高渾真堪透聖關。荆公謂唐人惟李義

山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此老一語破的。玉溪集每雜昌谷體。學杜所以未到。若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之句。置之少陵集中。宜不復辨。非僅游藩而已。

蘇雄梅老最心知。六一風流迥出時。不道攀韓凌杜手。卻慚常尉五言詩。子美聖俞詩名齊

而體格異。歐公評蘇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評梅云。有如妖嬈女。老自有餘態。允爲的論。惟公自負其廬山高及琵琶引。以爲韓愈杜甫俱不能及。（見本傳）而於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

自謂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效此一聯。終莫之能。知河嶽英靈作風。真未易到也。（殷璠河嶽英靈集首常建）東坡厭芻豢思螺蛤之論。亦聊以解嘲耳。

派啓西崑自大年。玉溪深寄幾人傳。鹿門特眼拈清槍。餽釘甯勞覓鄭箋。遺山譏西崑云。詩

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西崑末流。誠不免使事僻晦之弊。然楊劉宗尚玉溪。自在其寓意深妙。（見全唐詩話卷四）與唐彥謙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俱識玉溪佳處。遺山似未見西崑真面也。

驚人語豈在奇雄。改罷長吟幾費工。識得後山深細處。不應衣鉢嗣涪翁。遺山云。筆底銀河

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又云。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蓋不以青蓮嘲杜詩爲然。因深致不滿於后山之苦吟。然杜有語不驚人死不休。及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殆非信手揮毫而就者。後山自言詩師豫章。竊謂山谷學杜之奇雄。每失之粗。不如後山深細。尤爲近杜。解者當不河漢斯言。

願堂詩六首 江甯鄞承銓衡叔

哀胡翔冬先生

聞道斯人化。臨風一泫然。抱將詩數卷。忍取病三年。故國玄黃血。歸魂冰雪天。
。鄆筒孤舊約。留奠墓門前。先生有和予初飲鄆筒詩

感春五首

東風作意蘇草芽。匆匆代謝龍爲蛇。關門十日鎖僵臥。癡女誇示瓶中花。魚龍簫鼓爭春華。咫尺異境成天涯。堆枕翠墨眼可遮。頭眩有方字如鴉。歸帆低亞在圖畫。青山何處非吾家。嗟哉人生良計貴自適。小極能令吾心遐。隨緣自得瓦注巧。燈前寂寂聽煮茶。

昔笑退之不解事。乃追年少歌感春。二年逢春滯山國。而我亦效東家顰。世間是非類如此。緣緣轉燭隨前塵。中年貧病息百慮。翻思淡泊還吾真。春悲秋哀固無所。花開花落思常新。焉得奇事食必飽。悶悶好作尋常人。

我聞三界同旅泊。夢中乃覺還家樂。紅紫滿園花爛漫。梧竹幽窗影依約。酒杯茶

鼎紛在眼。四壁圖書塞齋閣。此物自在天地間。豈於吾心偏作惡。勞生憂喜病一取。結習深纏解更縛。安心便當歸去來。何事運斤除鼻堊。

山城春霽何奇哉。已驚夏氣收恢台。中宵易變誰怒者。殷殷便聽南山雷。雨雲反覆世中味。彼蒼一例違相哀。昔人乃共天問對。可知閔默爲嘲哈。唏噓感激真戲論。物還付物何嫌猜。

千金一軀各貴養。萬慮還攻互爭長。去住例同膏火銷。且聽東風吹五兩。春來生意何濇滌。閑庭冷眼倍開爽。幽趣時時發清賞。開門芳草潑眼青。短策高歌隨所往。

感時百詠

太倉汪曾武君剛

趾氣高揚得意回。據鞍喜逐笑顏開。將軍倏忽從天下。鞞鼓喧闐動地來。臨事張
皇艱莫濟。通情款曲苦無媒。思巢燕子迷歸路。飛入隣家劇可哀。
流離瑣尾歎劉河。未見波平又起波。鷓蚌相爭何日息。鶴鵝列陣幾回過。田園歷
劫荒蕪盡。家室無依轉徙多。覓得桃源避秦地。也應賡續五噫歌。
獨符不見印泥書。廣廈宏開計未疏。當道幾曾籌有策。司農久已歎無儲。憑空樓
閣從心造。枉恤閭閻竭澤漁。一例鴻嗷渾不辨。近來消息復何如。
滄桑景物總淒淒。亂後行人路轉迷。古樹鳴春空有鳥。連村報曉不聞雞。傷心枯
骨多燐火。觸目殘垣濺血泥。太息社公同寂寞。歲時無復享豚蹄。
故鄉城郭認迴環。六十年來莫叩關。誰使雄師屯壁壘。忍教羣盜滿江山。燎原烈
火終難滅。蔓草連茹未易刪。惆悵蘭成今已老。江南賦罷淚潸潸。

以上十六首甲子
秋感

到處咨嗟杼軸空。湯傳觸鬥又蠻訶。鬪牆兄弟忘人侮。當道豺狼各自雄。敗壁時驚弓蛻蛻。長途不盡鼓逢逢。捲簾負手看棋局。十九年來感慨中。

兕虎猙獰曠野逢。千家蓬轉誤春農。笳營驍卒都饑鼠。幕府聞人幾臥龍。三晉雲山馳驛使。大江南北徧狼烽。跨州連郡多豪傑。羽檄頻催餽餼供。

槐安蝸角亦稱邦。或仗儀鎗或擁鎗。天下曹劉容有兩。一時瑜亮竟成雙。無腸公子方橫岸。大樹將軍又豎幢。却笑夜郎王自大。紛紛鉏鋌可能降。

河流無定阿誰悲。帳下歌兒正宴嬉。關塞有榆憑壁壘。幽并選伎笑兜離。象經曉旨常留客。馬策驚人莫問奇。帷幕重重充耳瑋。南風不競管中窺。

威稜西憺勿依違。三十專征世所稀。求粟徵魚悲六郡。隻輪片甲恨重圍。全墟社屋烏難集。未及秋風馬已肥。豈獨河陽花落盡。名城風物亦全非。

空傳圯上有遺書。幾度從軍載耜車。收燼背城謀未定。揚兵擣壘事疑虛。蹴殘巢幕烏衣燕。瞥見殃池頰尾魚。誰劃鴻溝難越步。乞師終自愧包胥。

何圖罪及建安儒。漏網曾開三面無。喋血驚聞左侍極。貪功首報大金吾。城狐社鼠知多少。沉芷湘蘭盡萎枯。村落成墟猶未已。流民祇合繪爲圖。蒙莊侈論物皆齊。大夢成愚等滑稽。墜統誰堪混南北。歧途那復識東西。甘爲奴隸貪香餌。慣向鄰人乞敗醯。伐異黨同何所事。飛揚天日倏爲低。虞機躍躍早安排。囊括雄圖孰與儕。五角六張都是幻。十羊九牧弄成乖。造來丹帛書眞謗。散徧黃金事未諧。帷幄運籌胸有竹。奈何觸目盡爲睚。錙銖取盡歎空壘。用似泥沙亦快哉。四壁未焚馮子券。十年早築赧王臺。摸金校尉心偏忍。仰屋司農志已灰。縱有桑羊籌莫展。琴絲可許阜民財。解衷袒服戲君臣。左氏曾傳帝胄陳。露肘捉襟徒自苦。裸裎袒裼爲傷貧。相將攜手游江漢。何用褰裳涉洧漆。幸勿盲從終鑄錯。人禽究不可同倫。竭來橫議太紛紜。甚惡而今有楚氛。詆毀誰能傷日月。廟堂從此起風雲。那知孔壁金聲出。直欲崑岡玉石焚。侮聖州仇甘自絕。天終未許喪斯文。

中興名將不堪論。丞相祠堂萬馬屯。白骨縱橫買誼宅。青燐閃爍赤松村。莫須有字終成獄。何患無辭敢訟冤。華屋山邱千古嘆。獨憐芳草憶王孫。

一時俊彥集長安。經緯何曾理萬端。堪笑諸公猶袞袞。不知前路正漫漫。南征不服功難奏。北伐翻疑力已殫。羅雀旣窮還掘鼠。看他白晝脯人肝。

青鳥殷勤幾往還。爲誰商略濟時艱。使貪使詐謀原狡。疑是疑非心未閒。士卒聞穿龍谷水。將軍坐鎮雁門關。指楹惡汝終難去。好事多磨自笑孱。

羣龍無首幾經年。救國誰能策萬全。畫虎不成終類狗。得魚如願竟忘筌。已傷折足難調鼎。欲卸仔肩莫讓賢。霹靂一聲心膽碎。化窮數盡孰爲憐。

閩嶠當年景物饒。驚傳草木盡成妖。開襟衣短人爭服。緩帶紳垂意自驕。背負首印看蝥賊。子傷室毀嘆鴟鴞。兒曹市井號叟甚。祇爲民生布詔條。

爲避嬴秦此結茅。居貞肥遯早占爻。門前問字車常滿。架上藏書客借鈔。爲有菊存三徑闢。無多松老半塘坳。如何倉卒來橫逆。競看鳴鳩占鵲巢。

洛陽紆道倍形勞。忍聽哀鴻中澤嗷。驍將北援馳絡繹。敗兵東竄勸逋逃。狼烟隔處無消息。羽箭何年得服弢。豪氣元龍猶似昔。安危端賴漢蕭曹。

武勝關前匹馬過。羣公戰略竟如何。唐郎忽下銜枚令。秦將來謀敵血和。鶴唳不堪驚鎬雒。虎牙未許渡滹沱。高低田畝荒蕪盡。况復盈城濺血多。

聞說偏師出蜀巴。浮來漢上指鬪楂。孤城刁斗聲千里。一夕烽烟燒萬家。禍結兵連關氣運。紛爭割據兆萌芽。可能劍戟爲農器。怕聽悲鳴落日笳。

敵騎曾聞襲皖疆。擊虛避實仗孫郎。有無李祐擒同黨。果否張良授智囊。血碧野亭前泗水。草黃巖邑想繁昌。軍中諸將都兒戲。棄甲徒爲烏鼠忙。

龍蟠虎踞石頭城。誰使年年畫角鳴。海上羣雄爭畫策。故鄉父老厭談兵。號稱牧野千夫長。謠畏高家一部營。報道海墻留戍卒。村農未許勸春耕。

見聞誰錄都廳話。著作羣稱野史亭。五志未能述苟悅。三長漫許媿元齡。幾人擱筆期頭白。何日成書可汗青。議論高強詡儕輩。私心竊比魯麟經。

入關置守護明陵。易代何人祀禰烝。已辱陳屍悲呂后。那堪斷首遇楊僧。攫珠抉玉盈千數。破壙開棺第四層。大憖逍遙逃法網。逸民呼籲莫之應。

王畿極目不勝愁。四盡魚宏展大猷。無厭受金嚴刺史。可憐食采舊諸侯。叫囂墜突頻搜索。漁奪侵牟任取求。未許有田能續命。那禁鈎黨更重蒐。

不耐風霜歲月侵。憂時那得入山深。千秋綱紀難偏廢。一代衣冠竟陸沈。攫搏驚心鷹隼疾。提防結舌鳳鸞瘖。水深火熱誰援手。匡救應傳正氣吟。

劇憐行蠹逐餘甘。爲虎之俚不厭貪。雞鶩田邊爭粒飽。驪龍領下試珠探。千家場竈空悲萬。一唱離歌更嘆三。羣盜如毛天下滿。掠沙處處有徐龕。

居然勵俗痛鍼砭。夏諺齊諧信手拈。大事安能談了了。小言自昔笑詹詹。一朝塊壘胸中吐。五色丹鉛壁上黏。何爲心勞嗟日拙。相期不受楚人箝。

自知才調不同凡。疏懶猖狂等阮咸。騏驥槽空常伏櫪。石尤風急好收帆。河山破碎終難補。荆棘修叢未易芟。重續庾郎腸斷句。那堪涕淚溼青衫。

以上乙丑至庚午

紀事用上下平韻三十首

感時百詠題辭

俯仰滄桑。百端交集。杜陵詩史。非虛美也。無任欽服。惟傳世之作。必期徵信。最近之事。注語似宜渾涵。定哀微辭。雖宣尼不存世故耳。盲見附質。以爲何如。孫桐拜讀。

卅年時事。爛熟胸中。如禹鼎象物。秦鏡照膽。信手拈來。皆關史料。詩境之熟。裁對之工。特其餘事。昔人謂天寶之亂。只成就杜陵一部詩集。以今方古。何多讓焉。敬服敬服。弟朱益藩拜讀。

渾灑流轉。遺山佳製。其中祕聞。尤足傳信方來。鹽誦三過。敬服無量。弟邵章拜注。

卅年鼎沸。恐鑄之尙未盡耳。讀罷幾欲廢書不觀。後人得之。則珍如球璧矣。章又注。

二十年朝野佚聞。信手拈來。皆成妙諦。以南董之筆。寫杜陵之哀。真變風變雅遺則。可觀可怨者也。

陽九之厄。未有窮期。展卷三復。反袂沾袍矣。戊口七口。太一舍商橫敦牂。斗枋指壽星十三度。邵瑞彭拜識。

長白山頭王氣終。紛紛豎子與英雄。已看大盜窺周鼎。何必旁人問楚弓。北下一軍誇地虎。南征萬甲化沙蟲。河山舉目新亭淚。失計還應在徙戎。彈指滄桑二十年。舉頭猶戴杞人天。遺山野史傷周祚。商隱詩篇費鄭箋。春社散歸無主燕。秋聲哀曳別枝蟬。神州畢竟還多事。朝報零星記不全。讀感時百詠。一部傷心史從何說起。奉題兩律呈正。宗威拜稿。

鑄鼎居然罔兩收。看君詩筆繼中州。拚飛殺獲終多事。作賊何曾到白頭。一縱星星遂燎原。衆生何罪劇煩冤。詩人大旨崇忠厚。熟讀如參味諫軒。壬申歲莫。郭則澐讀竟敬題。

鑄鼎然犀。魑魅無遁形矣。昔東京風俗之美。一曹孟德起而壞之。遂開三國六朝四百餘年之擾亂。今日人心風俗之壞。更非三國六朝之比。不意炎黃之裔。孔孟之徒。一旦披猖潰決至此。世變未有極也。吾讀此卷。劇目鉢心。所謂長歌之哀。甚於痛哭矣。年愚弟楊壽枏拜讀。

包括時事。自加繩墨。附物婉轉。切情悵悵。才人之筆。風人之旨。斷非淺學浮豔所能彷彿。弟榮寶拜讀。

分明地獄與天堂。七十年來事未忘。誰識前身遼海鶴。翰林家世孝廉郎。甲戌孟夏。年愚弟章棧拜題。據事直書。魑魅之影。豺虎之聲。如聞如見。此國變後二十年之妖亂志也。而悲憫之懷。誅伐之筆。可以窺其志矣。甲戌端午。散原老人陳三立拜讀并識。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海綃詞十首新會陳洵述叔

驀山溪

與圓虛道人湖上薄游。晚過高氏湖莊作。

承平池館。夢繞西湖路。應恨我來遲。驀驚回佳期細數。吟簫倦倚。無復譜當年。
。明月在。暗塵流。不爲行雲駐。游情畫舸。寂寞從朝暮。誰念畏登臨。墮西
風頽然廢圃。人家門巷。燕子欲歸時。懷故國。想平居。休問閒歌舞。
應天長

庚午秋。謁彊邨翁滬上。日坐思悲閣譚詞。吳湖帆爲圖以張之。賦此謝湖
帆。并索翁和。

王風委草。騷賦怨蘭。危絃思苦誰說。坐對素秋搖落。芳菲與鷓鴣。吟壺永。雙

練髮。悄未覺翠消紅歇。鎖閒寫。解帶披襟。滿座香發。長恨付梨園。似錦湖
山。南渡最淒咽。況是淚枯啼宇。冬青更愁絕。斜陽事。人世別。怎料理此閒情
切。畫圖展。後視如今。何處風月。

燭影搖紅

滬上留別彊邨先生

鱸膾秋杯。樹聲一夜生離怨。趁潮津月向人明。還似當時見。芳草天涯又晚。送
長風蕭蕭去雁。淒涼客枕。宛轉江流。竭來孤館。頭白相看。後期心斷逡巡遍
。此情江海自年年。分付將歸燕。襟淚香蘭暗泣。兩無言青天望眼。老懷翻怕。
對酒聽歌。吳姬休勸。

三姝媚

午窗假寐。姬人爲供紅梅枝。既覺始見之。時得彊邨翁寄詞。有風懷銷盡
語。因下一轉語。作我發端。庚午歲不盡五日也。

風懷銷未盡。又簾櫳新妝。漫吟花信。靜日閒門。駐歲華依舊。好春宜趁。喚起娉婷。應爲鬥新詞嬌韻。自照溪奩。重拂燕支。翠尊潛近。心事黃昏牽引。寫豔曲江南。故宮遺恨。澹泊從來。算自然孤寐。寤歌隨分。掩抑紅情。誰更念玉簫淒損。料想東風不管。清寒拚忍。

水龍吟

海綃樓填詞圖。往者彊邨翁嘗欲屬吳湖帆爲之。余曰。不如寫吾兩人譚詞圖。吳畫遂不作填詞。今年秋。黃子靜游杭。復請余越園爲此。去翁歸道山行一年矣。獨歌無聽。聊復敘懷。欲如曩昔。與翁譚詞。何可得哉。

看人如此溪山。等閒消與填詞老。流塵換鏡。天風吹籟。危闌自好。南渡斜陽。東籬舊月。古今懷抱。算承平去盡。笙歌夢裏。渾昨日。非年少。金粉旗亭謝了。賸傷心紫霞悽調。新綃故素。啼紅泣碧。不成春笑。湖水湖煙。餘情分付。又隨風渺。望千秋灑淚。同時悵斷。掩霜花稿。

大酺

湖上懷夢窗故居

對夕陽空。疏煙冷。雲錦當窗重織。清秋如客燕。問西園隨分。主人曾識。醉墨
烏絲。歌塵彩扇。經眼悲歡狼藉。當時行吟地。算承平年少。就中難覓。但還泊
逡巡。矮橋惆悵。盼波能惜。哀時詞賦客。驀回首天水傷心碧。怕未許隨花追
步。分柳爲鄰。好湖山怎消幽寂。忍見離宮月。孤淚接青苔無極。怨零落。雙鴛
迹。今我何世。猶是身閒遊歷。遠簫似聞歎息。

臨江仙

花埭李氏莊看杜鵑

傳語杜鵑休浪發。直須留點春心。一回一樹一沈吟。自然和淚染。眞合帶愁暗。
閒地偶宜懷故國。水堂開近花陰。聒人原不比冤禽。青山無限事。容我夢中
尋。

蹋莎行

仄徑花餘。融泥燕後。佳期綠草仍攜手。年光不解惜芳菲。風風雨雨添時候。美酒千鍾。新詩幾首。尋思此外都無有。浮生若只要春歡。春愁卻遣誰消受。

玉樓春

野亭慣爲尋春到。刻意憐春春太早。今年方喜見春遲。往事悠悠來暗抱。酒闌無奈花仍好。醉裏不知人已老。尊前日日願花嬌。花若長紅人合少。

清平樂

飛花似夢。恰趁清歌送。蠟炬灰殘流淚凍。長是玉簫珍重。歸來依舊安眠。有情分付尊前。小小占人懷抱。念奴不識開元。

龍顧山房詞二首閩縣郭則澧螿雲

燭影搖紅

爲蔚如題樓臺夢影圖

啼雁煙江。幾行殘柳斜陽墜。絮花狼藉掩雕闌。飄盡東風淚。千感箏心斂未。引危絃迴潮又起。樓臺如夢。冷約閒鷗。商量身世。還忍伶俜。夢回虛盼歸舟字。散場歡笑水東西。多少牽愁地。斷稿滄洲漫理。睇紅桑迷茫海氣。斗槎回後。待訊鍾山。年時荒翠。

雙雙燕

蟄園燈社。以新燕命題。同人寫新燕爲燈。因題小詞。并索諸君同賦。舊簾翦斷斜陽影。東風又窺朱戶。春寒怨晚。山暝水昏慵度。飄夢雕闌未穩。驀偷眼梨雲深處。新來瘦了垂楊。怎約流鶯同住。私語。伶俜翠羽。樓望久、恩情忍拋芳縷。珊瑚初挂。暗怯亂紅爭舞。勾起蘼蕪倦緒。問別後烏衣誰主。羞傍畫檐。長日趁人來去。

眉孫長短句三首丹徒吳庠眉孫

永遇樂

讀孟劬翁舊京近作。亂離身世。其音絕哀。和韻奉酬。不勝依黯。

白雁啼霜。蒼葭隔水。書到秋館。杼軸悲懷。瓊瑰熱淚。人共天涯遠。文章才老。江關歲暮。蕭瑟庾郎禁慣。黯銷魂登樓北望。淡日冷雲遮斷。鶯花故國。歡場如夢。零落清商曲變。往事心頭。模糊一醉。莫放閒尊淺。連床書卷。閉門風雪。白髮青燈依戀。憑誰聽哀絃夜弄。再三唱歎。

醉春風

入蜀有期。將行復止。賦此簡午社同人。

白首傷羈旅。萬里橋邊路。芳期須問太平花。去去去。如此江山。錦城雖樂。可憐春暮。綠遍離亭樹。一段銷魂賦。扁舟臨發又開書。住住住。寒雨如煙。教人腸斷。子規聲苦。

鸞陂草堂詞四首義甯陳方恪彥通

春從天上來

維揚南城外環碧山莊。池上有海棠一株。高逾尋丈。叢臺絳跗。臨風繚纏。
。南中所罕觀也。甲寅暮春。偕叔芸諸子。薄游來此。藉坐花下。分韻賦
詞。因得此解。

翠擁紅幢。是瓊壺窈窕。飛影殊鄉。宿露搓酥。斷霞凝粉。簾捲恰對穠芳。好自
珠樓燦曉。多少意酒力難將。儘一春蜂蝶。都隔銀潢。 霓裳。又成恨舞。算喚
起瑤姬。有淚如江。吹轉朱旛。絳雲迷卻。猶憐蘸水淒涼。一捻帶嬌慵學。東風
裏會訝濃妝。解零璫。漸絲絲細雨。委盡柔腸。

瑞鶴仙

題遐庵夢憶圖

彩雲容易墜。自吹斷秦簫。鳳樓空閉。紅塵換流水。話歸來炎海。嶺梅芬齒。曇
春一例。負幾許鴛盟豔綺。判今生付與浮家。多辦看山清淚。 猶憶新州歌板。
誤喚籠鸚。玉人誰是。靈燕繞袂。餘香綰。絳綃底。甚眉痕縹緲。佳期鈿盒。難

返鴻都舊事。對幽窗重剔銀缸。恨盈蠹紙。

三姝媚

崇效寺牡丹

籠鸚初喚起。撩晴絲芳菲。鈿車如水。錦障街南。認翠翹金煖。綠煙垂地。玉蕊唐昌。應換卻仙家塵世。鳳吹歸來。激灑韶華。好天沈醉。何似千嬌羅綺。問第一昭陽。那人能比。穩護雕闌。對露晞妝鏡。粉融香膩。夢覺傾城。偏誤了平章門第。記取春風詞句。閒情自理。

臨江仙

岸柳蕭颺蟲語斷。畫船雙槳空橫。迢迢城上報三更。相看愁欲絕。爲我一調箏。權轉波回涼月墮。秋心暗警棲禽。江山清感十年情。消伊千點淚。何必問他生。

柳谿長短句三首雙流向迪琮仲堅

陽莎行

題少梅所作桃源圖卷

徑曲飄紅。山深蓄翠。嵯峨重見桃源地。苦兵同是避秦人。攜家漫作依劉計。
款乃聲中。曹騰夢裏。浮生別有閒滋味。酒徒一半取封侯。扁舟我欲尋漁子。

鷓鴣天

和亦梅

鼓角悲涼咽晚風。關山浪說雁能通。長年烽火欺衰鬢。故國心魂墮警鐘。
愁寄旅。暗書空。辭根蓬梗任西東。獨憐夜夜南歸夢。常滯秦山蜀水中。

洞仙歌

亭皋秋盡。四壁寒蟲語。月冷霜淒暗行路。甚華年一瞬。故國千山。魚雁渺。黯黯離懷誰付。
煙沾留滯久。象筆鸞箋。無復燕臺舊時句。坊巷試重尋。依約遙峯。漸消滅謝娘眉嫵。聽且晚西風送潮來。儘葉葉題愁。寄將何處。

初日樓詞二首上虞羅莊孟康

虞美人

餘春陌上看猶好。幾日游人少。小桃瘦朵背風開。花下一痕新綠出莓苔。柳籠池館陰陰靜。雪絮飛無影。誰家驀地按瓊簫。宛轉清音吹度赤闌橋。

金縷曲

韶光觸眼。愴然有懷。書寄異妹。

楊柳風掀袂。暖溶溶江南二月。羅衣初試。庭院殘梅香未歇。開到養花天氣。早接上隔牆桃李。紅萼盈盈渾似笑。笑詞人老去無才思。空對景。暗凝睇。憑闌誰識悽惶意。最驚心朱顏辭鏡。華年水逝。弱妹天涯傷橐筆。終古誤人文字。歎雁影分飛兩地。江左風煙遼海月。算足供我輩添憔悴。休再滴。感時淚。

還軒詞三首南徐丁寧惠瑜

菩薩蠻

小庭日暖花枝舞。綠窗睡起調鸚鵡。莫再喚梳頭。春人無限愁。玉蟬籠鬢冷。淚溼東風影。清恨有誰知。隔簾蝴蝶飛。

柳花風軟黏春水。朱櫻低簇長千里。雙燕語斜暉。捲簾人未歸。畫沈銀蒜悄。寶鏡青鸞小。惆悵畫屏風。海棠和淚紅。

木蘭花慢

夜雨鳴階。清寒沁夢。悄然成詠。

枕寒殘醉解。聽淒雨。一聲聲。正浙瀝循檐。琤琮和漏。滴到三更。空庭。恍聞絮語。似春魂喚我話平生。冉冉清愁漫展。沈沈逝水堪驚。分明。身世等浮萍。去住總飄零。任寫遍烏絲。歌殘白紵。都是傷情。伶俚。已無可戀。問當窗柳眼爲誰青。一寤亂鴉喧曙。夢痕紅入疏檠。

大好家居主似賓長流還作永嘉人驚心叔度前知帖老罷初明最後身

檢得仲弼乙未手書云與道希以書名作對得

數十事中以元祐黨籍碑對永嘉流人目相與感愴云云

郭寄尊畫苑續徵圖

畫人從古多高士妙墨相將證淨因欲與士安商傳例荆蠻民是葛天民
衣鉢常爲墨守訶循規越矩復如何瓜田政有人天眼不與虞山共唯阿
桐月樓空月似烟宗風喜有二承傳湯家畫論能無述天水諸賢三百年

泊園招飲以三月三十日起句

三月正當三十日畸零不用課鸞徽夕陽正向草中暮客子那不春同歸吳羹乍淪雀舌脆
猶炙不厭熊蹯肥年芳一爾寒復曠盼到清和試袂衣

三月正當三十日老人心老情誰安頭風藥要孔璋借眼霧花如杜老看過去一春真潦草
人間百巧共蘭單可知園主歸來好芍藥薔薇盡改觀

錢新甫七旬壽詩

放艇桑肥豆長時還鄉一水緬清規廣平坊紀前聞古樂順堂傳賜告遲六代寶章題仕履
七旬壽讌報親知津沽舊有君家事繼跡還應付畫師

竹馬中街識面初白頭相望懸邊車馬云望下缺一字邊字衍家聲早和鳴陰鶴駁歷長留佩綬魚三館論

文磚步繼兩河持節鏡機虛何因晏坐聞根杜怕聽中郎得異書

源水桃花引去津耆英無恙義熙身光風霽月傳心印桐帽棕鞋是散人老去不驚花頃刻

醉餘還把酒逡巡河汾弟子今餘幾更著驪黃問樂歌

九老須眉寶笈傳長沙遺志在斜川畫題喬梓看如昨詩比松筠不落詮天耳聲還聞樹樂

月泉社老託樗全赤松黃石皆仙侶五世心情杖履邊

康長素六旬壽詩

櫻筍廚開囿杏薪知常服馬云當作復命此元辰破除二萬一千日政爾黃農虞夏身浩浩春光

過上巳堂堂宙合見天民筵前致語煩勾隊更舞南陽樂一巡

早向公車識歲星萬波遠道一波生人言奇出蘇黃外天假年為鄭楚行光景君當蒼帝使

予遣我已白須兄春秋據亂今何作起爲新周致太平

浦口

遠望青雲起岌岌萃堵波中流祖生楫斜景魯陽戈曳踵勞何直前籌借豈多灑然靈雨應
急響動蒲荷

方岳依陶侃須眉豈太真河山開夏甸雲漢是周民廣廣長川逝昭昭素月新旋歸吟有約
莫誤薦櫻辰

望岱

七十二君名未荒轍環一綫貫汝陽大雲膚寸澤天下靈谷莊嚴開道場身後歸魂原恍忽
海中過脉倏開張遙知佳氣通長白企有明禋降御香

金正希先生山水畫冊爲金篋孫題

秋宇淨無滓朝暎出滄涼禽聲發哀雅草木皆馨香此土本非蕤心容孰能量聊將五色墨
寫茲三昧光山礪平且遠養日方舒長投袂非涉有捐軀乃知常陂陀萋叔碧瑟瑟皆金剛

遺集昔披讀賢譜今諷詳案存南雷說讚以知非章三歎肅景行光吾梧桐鄉

天琴寄詩相信和答

震雷飛火崇朝起著我蒲團矢石間世要劫灰成壞相身為卦影屹兼山意城堅要盟熊豕
霄景冷然闕鷓班淒絕通天臺下路初明從此出嶢關

寥落詩心與夢塵斷碑難訴亞駝文董逃生理何顏面楊筆先幾咬夜分萬死豈甘偷視息
有生何地不紛紜平生文字因緣在為奠江頭冥冥君

積雨連旬天琴寫示小詞復用前韻答之

注海傾河淚不乾青天蕩蕩隔人間雷聲墨跡作威碎隱危墨跡作常依柱雲氣墨跡作起輪困湧作山夢裏

蛇年呼起起窗前蠅醜扇班班決明百草秋同爛鷓蚌相持墨跡作從容了不關

怨墨跡作悲海無端綺語聞別才我亦感斯文閻羅柱國何非幻墨跡作生都妄兒女風雲了墨跡作意不分

腕鬼趁人能墨跡作成掣曳眼花隨筆墮紛紜元和脚樣原無改墨跡作看常在州里從來不及君

郇廬以葵園老人唱和詩見示依韻寫懷

隱約天涯意倍親，儵然歷劫不磨身。
秋心自遠綿綿道，舊族相知八八民。
未死不須悲楚老，有書聊可閱師春。
朝來端策知貞勝，禽向同爲五嶽人。

天道無知竟孰親，龍蛇相保蟄存身。
春秋未變尊王義，山海長留不死民。
戰地經過車載鬼，別筵慷慨酒迴春。
天南一老葵心在，念爾麻鞋拜闕人。

羅癭公過談

雨後槐樗靜一庭，惠來聊與破沈冥。
常談政爾卮無當，老洫何疑睡不醒。
人海光陰催轉轂，虛堂臥起見秋星。
焦桐會荷中郎識，此日無絃意入聽。

余庚午鄉試會經編修公房薦

津沽雜詩

長宵漫漫戴星行，通路橋前路水清。
黨禁勉隨張儉避，草間深愧伯仁生。
招搖北指心如結，海水西流嘯不平。
七十二沽盤薄去，滄桑碣石太無情。

江漢思歸一腐儒，羈懷秋與月輪孤。
卷施心忍頻番拔，蓂楚枝猶阿那無。
大地盡從憂患積，清尊難得笑言俱。
由來晉士能傾蓋，倘得田盤共隱廬。

莽莽風塵萬變馳眼中突兀老袁絲身行塞北天南遍氣蓋朱家季布宜兩戒胸中蟠正幹
一枰劫後記枯棋天山碑上唐年月只有元龍許共知

諸老河汾許共攀要憑定性轉河山長生且作神仙壽極樂終收國土還掉臂不須悲墮甌
劇談元已解連環玄都會有重來日黃石無煩雪涕潛

綠野園林海鶴姿十年眞悔識公遲征南武庫森猶昔風后奇經用有時天地閒詩孤憤去
君親願重百生持白頭行與冥冥老黃髮長懸昧昧思

造化兒偏弄幻人幻師無幻亦無眞補天石色陶媧氏浴日波光召海神佞業園中羅萬象
曼荼羅外列諸尊六師異趣休相妬共現光明自在身

瀟瀟風雨敝南冠慚愧秦人說報韓萬事足來賒一死四時催去掉雙丸芳蘭失土鋤何惜
老柏無枝選已難惟有鷗夷潮不改年年羅刹起驚湍

皖伯城前迓節旄十年舊事話蕭條玉音問對東朝聖車騎威名北府昭早見水仙災有蠹
不疑徵貳婦爲鴉涓流不塞橫流極腸斷當時老幕僚

漫訝江湖一長翁蹢躅來聽建章鐘事爲名教身何避天作君師理不窮死魅也應爲厲鬼
人間原自有梟雄鸞輪南北東西在那便車驅哭阮公

海若听然一笑迎大圓鏡相碧波平仁王護國非無願變相金剛也有情慧刃早將金翅剪
欲鉤休遣巨鰲驚茶山洋上看南極農丈人星夜倍明

丁巳九日畏寒不出偕兩姪女登寓廬三層樓作

何野草不元何山樹不黃哲人攬徂運標若秋雲翔去者亦已多余駕猶方羊沈疴海續命
瘠與寒華將積垢凍梨面洮之淚千行芸芸物魂散孰與招巫陽南野莽蕭城北聲益悲涼
天機積憚怒役爾夔夔狂不忍臨高臺逢占禮魁罡茱萸辟兵否寄問淮南王

和泊園九日不出韻

恠士析字說畸人樂嘉名幽邦無令節閱我秋風情來雁非惡賓雲中音誦聲黃華吾纍侶
子細看還行正色詎敢干霜威虎須生焉用老鄣壽且欲饑餐英平野曠無山丹楓酒顏醒
寒江一縱目心寄歸帆輕世界長短書儒流異同評沈憂敢自誕心學無將迎勉酌白蘭杯

愧彼褐夫盛仰看征鳥疾
捩眼秋霄晴

窅然

窅然空際盡莽眇客何期
林壑太音本清鏘歌楚辭
我行不卻曲白月天之涯
禹跡阿茶字堂堂岫嶮碑

題蒼虬情仲落花詩後

花落春焉在憑君善巧觀
南山無相佛籬下舉頭看
音與迴風去詩成白日闌
報章重疊現公案太無端

葉菊裳先生輓詩

長身鶴步稷門師尙憶宣
南把臂時幢主苦搜波利
上書材偏得善奴資校讎
棗竹多奇本懷抱超然有
瘦詩金石學爲天下絕同
流獨止性誰知隴右淮西
契闊便風塵還是廣明年
他鄉共入流人簿閉戶誰
知紂絕天揮手定知歸紫
府德音終古闕朱絃病夫
絮酒無由漬愴悅虛齋對
叔然

顧卿輔太守輓詩

秣陵書到報無期電讞英華歲晚悲君逝前二日有書與余逝後六日始達鉤校文書成故事冥搜金石遍荒祠凝

寒積雪山陰帖冬至後奇寒高年久病者頗膺其酷復魄招魂素滄辭君故居關中老淚不堪揮凍垢蹒跚長記下樓時

君秋暮訪余寓樓精力微覺損常

薦牘諸公重善能入粗入細論分明西江水淨傳清頌北道民謳有樂聲鉛槧晚年留墨本

滄桑倦眼托青盲文才政事兼題目付與華陽傳讚評

徐班老挽詩

送君昨日話檐阿豈料飛來薤露歌魑魅喜人渾不擇神仙墮劫復如何卅年耐久交期盡

七豔齊眉命者那從此西湖風月冷水仙祠畔忍重過

忽然黃氣發虬髯不酒朱顏亦煥然行去豈知逢鬼伯歸來還望托神絃傾河一慟輸清淚

捉月千秋繼醉仙妄想海山棲寂處兩旗翼翼迓侯船

十一月十五日月蝕

扶疏挂之樹直下復當頭肝鬲無餘滓江河有急流凝茫迴雁影瘳瘳戀貂裘復復圓無欠
暮羣放下休

簡靜齋

新愁來與舊愁居今月誰云古月如亂後束身歸淨土精亡倩友讀奇書三年淹尙希朝集
九死心眞費懺除落木無邊天不盡曉乘陽燄覽扶輿

扶輿載陽燄窈窕一
山花荆公得意語

答李審言

廓然無聖境逝矣此凋年物有狙公喜予懷象帝先神游借罔兩語罷失罍罌寄問清奇主
新詩復幾篇

高枕序冬餘賓來上氣杼形成皆幻妄病起識眞如方自徐王定歌招郢客俱爲君題快雪
鄉思在巾車

病寒和泊園韻

老罷叢百懼朽生天所貸畫茲方丈地屏出屢岷外陰牖僅窺明嚴關不通款以茲當溫室

謂可止良背甯知氣內襲若魚爛肉敗了非風愾溷倏爾齒噤齟戾手火先凍緣鬚冰自在
北寒澗尙可南寒濕不耐厥性實陰重所當皆噦噫所在遍浸潤肺府爲離壞哀彼瘵瘵民
直中焉從戒冰鼠夜啾啾甘口劇鉞鍛蔬筍心先死菜頭僵曷戴韓公訟顛瑱愆以一人蓋
孰此萬波波寒獄鬼見
繙譯名義衆生將撲賣牽驅爲共業無辜罄災瘵熾吾火聚頂輪燄周圍快囉字
烈虛空光明通衆悉招手明庶風响出須彌芥有日夏蟲多語冰翻是恠火聚囉字
皆出密部

寤言

耄至神已泣將爲墟墓游瞿然七十年四恩虛未酬有物蟄方寸梗如骨在喉病馬尙馬足
枯魚故銜鈎鬼躁或見嘖解脫良無由終身此大愚會有來生否中夜起彈琴斑然狸首袖
商聲吾能記天地爲鳴球

神仙劍刃解禪人頭目施創爲鞢鞞寶氣作天王旗冤對竟不逢窮途乃全歸生無子文骨
焉得鍾山祠逝矣清泰邦振我蓮花衣神趣僂得免佛護寧初期願以十劫說祕祝金輪釐
澄澄七寶池萇叔珠沈猗

弗子霜下杰示現黃華身微吟致惜誦凜此堅冰晨來自衆香國起修一心臣積誠豈無感
昂子華嚴因上有滄浪天哀此風波民宵中錫喜夢卦氣舒龍神

惜公玉堂仙翩來作逋客數行兒寬贊羅綺聳剛骨焉知迴谿翅不是天門翮吾舌故存在
誰能口挂壁燭燭火城赤皚皚河冰白皎皎丹青信堂堂匡合策起作驪駒歌勞勞此行役
尸居悄不樂骨觀一移情青蠅作弔客醜扇方營營安用驅狐狸彼羣亦衆生布施大小儒
溢耳詩禮聲後代五百年發余口授銘墨緣儻未了史闕共糾評

秋至詩吻厲冬藏墨池乾羣言萬枝葉并與霜林殘蟲鳴爭譁喧風鳴莫之先我爲秋士愧
奚啻冬烘頑蜀茶雪後王不假東風緣羞爲菊枯槁亦不梅幽酸五色相敷宣熊赤玉盤
吾無諛墓金莫致劉又篇善來趙昌畫渣此枯毫端

萬念并一灰千燈寂無續擁爐惜殘燄詩栗唐餘爆莊誦淵明歌壙垠山松屋神哉杳冥君
身證寒巖木勅斷范宗祈慎忽神明瀆愛我諒無人死我誰相祝年年大化縱後後鄰春哭
長物文字禪絕倒陳尊宿

有會而作小除夕

海天有奇色炳現鷄鳴初顧瞻皆聖境擢我膏肓俞北斗柄插地蒼龍拂牙須魏然吾樓在
芴漠疑仙居茲意將不勝塵沙愴無餘噫噫天鵝聲北嚮寒門趨白雀化爲鳩杖頭眼遽遽
有合執大象無窮驗真符雲中咬音哺肅若臨神廬

蠟花善窈姿不識秦嘉平緇裘鞠塵履微步來寒亭爾我兩無隱香嚴曉冥冥朝日在我東
麗屢影窗樞春風故相識不待寒幃迎花靜如太息伊懷極分明莊誦鄧州詩殷重殘年情
清江鑑我面朝霞爲我衣滇池赤藤杖扶我凌高碕蘇古屐齒澀霜嚴復陶披平生耦耕人
莽眇天無涯黃鵠語黃雀中道從君歸蟲睫巢可安盤樂蘭陵微

札札寒女機綴繒練青白粲粲服官錦春草雞翹密裁作九霞衣爲君舞春日鮑老與郭郎
筵前笑工拙可憐舞不成在著霓裳色萬歲字當中舞成棄何惜物理任自然開闔異今昔
健舞蘭陵王鐵面胡能嚇

和古
意詩

小雨不成霰清寒添霜袍仙人鹿盧蹻決起凌煙霄俛眎白練橫吳門落胥濤村田新樂府

臘鼓諸雲韶水樂聲叟會天風成連遙還君琴清英三年指未調

詩成而雨復綴一絕

居然拈研詩催雨想到封壇夕起雲玉女池前秦樹影山中萬歲自親聞

涉筆簡泊園

瑾戶光陰閉大冬冥冥江漢競朝宗國於天地有與立志在春秋天必從世智輪迴成轉轂
日華融曜起高春小心風與催消息大雅材甯闕鼓鐘

劉潛樓五旬詩壽

握手相看涕睫濡重論世壽劫灰餘國恩未報身難老天道焉知命不虛具慶一庭綿善氣
清光九疊繞精廬更生本是君家事安用淮南借異書

安期海上躡仙蹤天遣歸扶日再中世以清剛推越石相招疑謗豈歐公油油愛日供精膳
謾謾松枝有勁風薑桂芬芳諸味長老看芍藥有奇功

送潛慶歸島

萍梗漂還聚蓬心黯獨嗟斧柯天不假輻輳用勤加江水流兵氣颺輪度歲華安天須有論
倚望海祠霞

歷歷開圖畫泚泚思鼓鞞吾衰舟壑去公定辨章宜庭樹成幢蓋春陰罨弁瓌大千圓鏡裏

了了見須眉

寓樓
攝影

上元話都中燈事

七寶池邊五色霞上元仙會想東華燈輪慢碾開光道火樹交生發妙花解脫姮娥逃羿穀
歸來太乙照劉家春懷似夢應非夢世界恒沙更算沙

戊午正月廿日重集海日樓觀靈武卷去歲詩句題名於後濤園賦詩惜仲病山繼之

余又繼和

仙人世稱都散漢海客居猶方便土偶然近局恢招邀有客三三還五五周黎身相皆猿鶴
魯士從容或龍虎酒闌重按至德圖帝出誰曾見民侮朔方健兒愚卒耳令公帥之大尊主
單于聞風服聖德馬萬兵千從翼扈由來大號渙朝廷若闢天門開地戶日月出矣燭火熄

誰許晉荀預知魯言媿紛猶滋蔓草正義申當塗毒鼓無邊春色來天地儻爲蒸人响悲苦
去年說夢幻荆凡今日賤天祝申甫題名對客不頽唐白日當心長卓午

濤園微醺後錄詩卷上
揮腕如風不失一字

正月廿九日護兒舉一孫研齋以詩爲賀依韻和之

飲淺屠蘇久朵頤看君上首列羣兒居然宅相分餘秀便作離孫喚兩宜他日抽丁張漢幟

今年吉午叶周詩咳名揚取涪溪字湯餅三朝信莫遲

從母言之爲外孫從
父言之則離孫也

澄江閣

遠勢平舒眼稠林晚作寒鴉歸巢斃汎漁散水清安萬象趨爻變千生破見難早知隨代謝
復此寄盤桓

泊園攜示天琴詩悵然增感漫和八首

削跡城南客鷗鄉竊自封望嫌梅信遠枯與柏枝同孤憤身還在深禪愛不空故人還一現
心月靜圓中

老至誰牽挽年災倖復除村田尋樂府堂贈摘經疏孤唱詩無况畸人算所餘打門翻一笑

何處月儀書

檢點巾箱帖風流故可思物情三世變心跡兩人知歷序差秦讖游踪隔蔡兒韓陵遙共語
端不謗傷疑

望斷高樓眼風雲萬里陰我春愁不見諸夏亦何心蜀魄空山怨荆尸暮氣深天河須洗甲
憔悴浣花吟

漢井窺重熾巴蛇理必殲銘須刊至鼎語與卜遵簾詞入中興妙餐當晚飯添癡人相惜慣
不用笑炎炎

咄咄書誰識綿綿夢亦稀春隨南雁去書有北人歸野語紛陵雜文身較瘦肥韭花應有帖
晝寢療輞饑

周侯惠好我韻字借相酬手爲溫岐舉心憐趙孟倫寒宵髭乍斷夜室燭頻求爲報喁于集
鐫工闕未鳩

踞竈思前語傳燈付後人朋尊詩耐久花信室生春白髮三千丈清江卅六鱗上元嘉節近

催踏梵王輪

樊山得前詩卽夕和答三日達滬再疊前韻

十日郵書返歡開斗檢封報逾響竹捷榮與秀妻同靜夜抽思續名身自性空鼓宮宮動理
萬里一音中

周士能歌罟梁臺有建除大才甘壓迮積習不生疏卽席成蕭介登堂示慶餘黑頭毛令健
誰道不中書

寒山何處所鐘定卽山思我室文殊問君行拾得知筆來呼虎僕年去記蛇兒相見甯無日
論文更不疑

四十年來事迢遙積想陰麻沙無足本家乘耿前心樂史編猶待黃民祕太深保安街在否

撫卷一沈吟近得越報館刻越縵堂詩凡數百首聞日記亦有摘刻者尙未得見承侯非不許人抄刻者止獨吝於吾輩此不可解使出之已庚之際褒然鉅帙刻成易事耳

選樹鶯借入澆花蠹已殲日疑三統歷月吐四更簾兒有添丁喜翁驚算亥添南湖奢願轉
書種待張炎

故人作神去六七不爲稀孫淵如詩云故人不獨多袁粲摻蛇待王喬駕鶴歸論窮逢鬼瞰創久

喜人肥說與東坡老清談忘客饑徐班侯沒於水魂歸降虜爽秋可莊朱幼笏皆至

左思君伴侶周訪我賡酬幻相師何怒貧家賊不偷生涯同謝鄭寂寞對羊求布穀翻瀾是

江間鵠鷓鳩

鄉井稱三老春秋有半人香薰西竺字碑寫北朝春佛國和音鳥天池縱壑鱗與君吹劍首

誰信有風輪

春望

鬱鬱花光出樹高難將思夢寄思潮江與涕淚共傾瀉天以芻狗供譏嘲老樹婆婆成瘧木

春帆婀娜入晴霄故人厚意祝難老客子將行詹甲鼉

西巖相國挽詩

輟春遽作國均哀潮滿春江溢淚瑰窺井有思延火紀嶮碑終古闕泉臺來從香界稱賢護
去是天生避劫災十日啟綸傳問至凌雲應復首重回

絕代輶軒賁國華漢庭丞相重丹嘉始興風度懸清月仲寶神期邈太霞倚嘯早會憂羯禍
潛虛退自闕元家哀箏越席從來事異代蕭條一歎嗟

楚挽淒鏘咽紉謳自今扶路避西州山河悲壯三號出華屋從容萬世休長望列星歸傳說
也會合射誓甯侯金鑿密記牢收拾會是春秋攷異郵

百年怛化復如何天上差應解脫多兜率白公長自在奎垣蘇子共婆娑遺風後聽遲楊贊
白日青陽斷楚些故吏卻來慙鄭亞會昌一序尙蹉跎

觀石卿作書

虛室泰宇光凝此一點墨積精以致曲爰得萬毫直縱橫出象外端敬在胸臆遜矣昔賢心
泯然箭鋒值庖丁提刀起四顧喟空塞諒哉文惠言豈獨養生則寒林風已厲病眼眇頻拭
與子無町畦藝海共蠡測

答太夷

詩味清於水何宜隔坐參霜晨有佳思企爲老生談

長烟

長烟旆旆去心與突觚馳雅陣分巢入雞株上距躋平沙留月久暗水見星移熠燿檣燈影
吳船計到時

靜極聞遠響愁多發道心傳神禮上座說鬼驗中陰世語裴家誤郵書鄭客尋黃絲何歷亂
斑管久沈吟

華陰三里霧長橋五兩風地氣薰花早春光映草空似人邂逅喜非指喻言窮薄冷須浮白
衰顏仗醉紅

戊午五日

五月五日日午時香山句今年戊午還相宜赤燦怒帝全王相火焰肩佛相扶持榴花一枝贈
安石蒲劍三尺抽中禡野人滿酌雄黃酒不恨南風解慚遲

靜夜

靜夜迢迢漏寒林颯颯秋千年逢鬼笑九變與神謀非樂眞才士移山助弱嫻事元期後補

車或警來道

方簞石從皖來話舊贈詩和答

夢斷江潭種柳年南冠相見一悽然祝宗未諛鄢陵祝海客虛誇兜率禪伏臘從容猶故意
江湖詩句愧諸賢書家喜見元和脚珍重柯亭竹一椽

記兆六月十八日

解休心情長夏過脫衣著袴兆如何說經豈有維摩室無縫難圓宰堵波夢去百年猶悵戀
身資百藥強延俄陰符密記燈花爆或有他生續懺摩

以錢舜舉畫傅巖圖寄壽節厂媵以五言

天道邈非遠民心肅在茲孰能莽不逮恭默明王思龍見閩淵雷經綸玩占知永惟商賚夢
典學三篇辭和衆惟鹽梅濟艱舟楫施有備患不愒慮善動厥時相彼惟肖筆毫焉良弼恣
保父在平格元公言介徽願以古文說侑彼介眉卮夫子懋一德大禧承方宜

寄陳詒重

事隨黃葉盡心比白鷗饑寥闊山川去浮遊徒侶稀遠書仙伯咬杜德鄭巫機一作壺公百尺高樓意堂堂對落暉

陳石遺自閩來滬新居至近過談舊事

水陸街西老論師炯然相對故心知超超玄著會何當蕩蕩青天不可思異氣卦中翻怪變陳人地下笑來遲一甌苦茗聊濡吻不是浮瓜沈李時

和石遺

閱世軫昔遊披懷得新詣滔滔日逝水甯復算可計蕭然一握笑釋彼七哀滯寒日影如空都人帶猶厲病眼眩花生枯禪樂神斃向來士衡筆作賦惟歎逝君從朝氣來反蠲以爲繼果然兩師走湧現初陽麗勉毅大弨弛嚙鏃待飛衛

和石遺

槎上誰能老舌張朽生幽谷獨旁皇六時超遞經千劫十日跼蹉了一行藥樹緣深多異味天人報盡惜餘香故人那便知今我寒日淒其視隙光

和喻子韶韻

衰年何事寄殊鄉，牛馬襟裾共谷量。與子悲歌遊汗漫，超然天地見圓方。寒雲淄淄爲霄漸，海水滔滔就下忙。亦欲甲鼃凌倒景，不須筮子告巫陽。

湖上下居縱笑傲，海崖相望猶比鄰。仲任閱書足強記，輔嗣解易言安身。長爲白水漁竿客，自在青山隱几人。至日儘饒添線影，夢天或種未來因。

和靜安韻

月當頭夕影饒，餽萬里雲羅雁孽孤。欲斂天關聞九雜，自斟玄酒禮三無。神叢簫鼓迎諸布，兩妾纏綿脫後弧。獨有澤農憂歲苦，麥塍誰與鼓囂胡。

夜靜朝元到玉都，鈞天罷後客星孤。壬辰降歲猶遲待，太乙神光乍有無。北海冥燃龍伯燭，南星秋引老人弧。低回五百年間事，散盡媧沙問老胡。

審言今年六十餘，欲爲壽言無緣以發。審言忽以西城負外丞，請如其意爲之。

我昔少庸妄志觀，天壤奇文章攬絺繡珍。異搜和隨杞梓楸枿極，猶思鄧林披鳳麟。在郊藪

雅詆諷黃罷縱意信古言列仙亦人爲十洲不迂怪佛跡朝那窺允姓月支王塔婆發傾欵
謂當竭耳目安用嗟瑕疵快意時一得秦樓捋須髭萬彙不可量人倫抑多歧九皇八八民
邱索饒參差諸子闕名墨六書變籀斯聘用谷王尊周惟人籟吹完然一家言文富皆高貲
漢學膩顏恰晉風甯馨兒春秋異裘葛左右掩雄雌才性亦旣殊類流會當知見謂廣大主
理豈無垠埵文德懿中興湘鄉施南皮翁潘古韋平好爵儒林靡講肆劉陳俞羣流令呵搗
絕學順德老斑斑鼎俎奇相從躡月窟益用張星施緝緝鳥翮墮荒荒羊脾炊同行入莽眇
各自通似離觥觥蒯編修天馬無喙羈來參裴秀圖說士甘於糜淮楚族別科徽揚學高卑
某史某經神某文鑿嶽巖乃不聆君名君方蠶伏池牛虎龍兒年撫言極弭迤我從別火署
歸沐覘鸞蟠四士海陵諍四君吳錄披蜀才宋廖縱湘藻曾李摛談說齊貌辨幽潛陸季疵
公車駱驛起巧算難分衰三耳藏堅白五行駭心脾大官頗疑怪我甯震失匙太歲在攝提
論與威弧移五龍忽拘絞十輝貫虹彌士氣積摧剝駸駸下稷曦浸被伊川髮或吹吳市篋
矧復拜夷隸狗曲將歌驪芳草化蕭艾貫頭代緯縞幸白脫鉤黨安能倆繩規長揖顧及閒

江干屏一麾佛社桂李黎如如出言厄文儒方馬姚井井憂瓶羸髮短心不長舌存齒先危
清秋灑閣郵發見書襪襪譬久髀肉生忽得天馬騎翻翻不去手鳥翼黏竿繡此士竟不知
恥如大隄隳努力勉致之上尊貴莎犧選學願得君高狃曹李馳賦者願得君榮造卿雲飀
詩者願得君教射曹劉儀君至我將行握手王事陣謂當古是式豈曰言非宜誰謂天不庸
程逝朱耄罷亡君五車書羅刹戈盱睢再見如隔世流人不繇賢君爲上座師我病潛僧祇
海日晨照慶海潮夜春籬秋聽葉燥燥春解流澌澌步履偶相過蒲荷澤之陂寄生海上漚
蒿日燕南垂時時策古事慰我愁孤騎盤馬健無消漉鹽敝無算响泉魚育育變雅鶯提提
侈君武庫儲矢和弓必倖質疑莛一撞矢口靡喔斯與子連巨鰲海籌測瀾瀾與子共貞疾
不死爲卷菴養生樞得環守意城增障三歲我且行覺禪喜禪猗爲我製誄詞哀我逢百罹
爲我寫心容昭文不成虧蒯侯例先具沈君理亦齊再世君期頤我童方佩觿還將圮橋履
更折留侯支

朱湛卿太守輓詩

楓林蕭瑟淚襟滋又聽鄰春輟相時鬼伯苦邀遺老去輓歌如課月泉詩衰年隱約同文字
近局招邀斷夢思幾日春風迎杖履有懷未盡默長辭
須眉蒼古列仙臞雲在青天若可呼待輯文編傳祭酒早刊碑額諡元儒人間自爾埋憂盡
天上差應樂事殊清頌神回原不愧三山志裏好傳模

雜詩

寒雨不成雪冬豔先妬花無聊詩况味獨寐病生涯兄弟懸天末親交閱歲差桑榆平望久
不見晚餘霞

君親生已負魑魅擇偏饒嚴警傳街柝空心應海潮墨淪成蚓字氈敝刮龜毛萬象森森在
元關不寂寥

眼豈煩鑿刮天真入井觀醫方尋衛汎易道悟虞翻象外乾坤毀身中日月完參同誰契此
鍛鍊在心丹

塞向朔風寒斜陽瘦不歡長愁劇馮衍善忘是師丹語穿驕須避天刑作未完右軍辭世帖

留待米家看

五字存心呪雙修起福嚴金輪常運轉天柱不欹欤青紙申中謝朱霞接內凡蓮華安穩坐
過海不張帆

秦讖儻誰記周書曠或疑事寧甘後補禍已怵前知海水千年碧儉衣一染緇真空成幻有
將妄塞餘悲

南紀荒荒雨雲波唵八暝死生遼海鶴離別栩陽亭丈室觀虛白真人在始青呪龍開鐵塔
重請雜華經

鬼哭天無字書焚吏作師化人驕鬼魅當道併狼狸赤舌燒城盡青霄灑涕悲貢金須九牧
象物此邦奇

老病不須醫仙人理不肥尊生爲久竹知往問終歸燭滅脩容慣霜寒納手晞天雞更五點
祝祝海翁機

已未百年再林鐘三統道上元近期待下武哲王求風起諸天劫沙量萬古愁誰云君不見

肯便死前休

化國舒長日天人自在禪符星成世界浴日淨山川拂石衣經劫繙經點記年維摩還示疾
九點藥爐烟

寒獄甯矜老堅冰直上鬚雀甘彈射死鼠樂痼藏餘凝釋水非二夏冬數有殊先生五更轉
觀化在冰壺

墨池餘賸滴濁水結清冰病腕無奇字齋房閉定僧風回催市鬩天杵倚邦朋轉宿茲誰解
重明暗室燈

同慶月刊 第一卷 第七號

一六四

大鶴山房未刊詞續

高密鄭文焯叔問

被花惱

再和紫霞翁

西樓臥雨掩春陰。殘醉倦迷昏曉。寂寞吟尊賞音少。音一作心青雲事業。黃梁枕上。一窳東風覺。書抵几。劍橫床。但愁窺鏡吳霜照。寥落少年心。一寸相思斷腸草。花臺月榭。綠遍歌塵。舊夢都難到。任蜂媒蝶使費追尋。又爭被無情幾回惱。漫說與半篋秋詞和恨老。

鵲橋仙

名垂玉斧。肘懸金印。誰見千秋青史。故人幾箇黑頭公。獨去作婆婆老子。雨來新舊。月分今古。萬事一杯秋水。青雲驕我眼前春。盡墮地亂峯危起。

浣溪沙

蠟樹陰繁花覆樓。兩三竿竹暑全收。全一作能夢回斜月在簾鉤。昨夢涼添何處雨。

新詩瘦到幾分秋。隔花輕槳度菱謳。

船趁風來浪白頭。江城五月草堂秋。煙波滿地不容鷗。閱世看雲懷古國。感時

臥雨老扁舟。酒醒何處夢神州。

西市高蹤舊隱梅。吾廬寂寞故城隈。蓬蒿滿徑爲誰開。畫障山圍雲氣出。燈窗

木落雨聲來。臥看涼月意徘徊。

漫卷詩書上釣舟。一篷載得幾多愁。叩舷歌嘯入高秋。紅葉江關新到雁。白蘋

波路未眠鷗。空傳畫稿落滄洲。

滿院花枝盡手栽。幾年春色過樓來。爲誰搖落爲誰開。慣送韶光同水逝。爭教

年鬢不霜摧。見花莫放月中杯。

秋蕊香

木芙蓉宜水宜月。繞廊栽成。秋花盈畝。皆作純素。賦此賞之。

照影空波步綺。香冷魂清如水。涉江趁月舊梳洗。凝淡愁鬟睡起。莫憐幽豔凌

霜地。暮寒倚。故人錦段怨誰寄。一作素屏倚。粉雲墜。縷鏡塵細。秋老仙城夢裏。

惜紅衣

山塘離席。歌者索新詞。以當蘭芷之贈。因步白石均賦此。

弱步迴波。輕妝媚日。減伊歌力。澆淚吳襟。離衣黯沈碧。旗亭舊價。空唱老江南詞客。蕭寂。蘭櫂晚移。隔蘋花風息。幽坊曲陌。記並吟鞍。香塵馬蹄藉。何堪遠適異國。夢江北。解識怨紅愁翠。都爲斷魂會歷。念酒邊芳訊。還寄驛梅春色。旗亭二句。與已刊者斷闕吟秋一闕重。

浣溪沙

九江人日有憶

物態春情相稱閑。匡廬雲瀑有無間。一生幾屐欠青山。空憶草堂詩寄遠。獨留江郡酒禁寒。聒宵鐘鼓掩重關。花發年年似舊春。著花霜鬢轉添新。雨簾愁卷綠波塵。江國琵琶空送客。草堂

詩句早懷人。滿湖春水夢知津。

荔枝香近

歸思和夢窗

雁外一江紅葉啼秋水。斷魂分落蒼茫。催向吳楓繫。清歌共惜離杯。夢冷吹簫市。
。愁寄半篋殘詞豔文綺。嗟劍履。漫重問春申里。楚客風流。當日錦茵同醉。
衫鬢飄零。照影空波怨行李。可奈玉凋花悴。

思佳客

西江連雨。春夜有懷。

睡裏山眉淡掃成。暝禽飛過水煙生。尊前莫唱瀟瀟雨。都是江南別後聲。寒更
峭。夢頻驚。小梅音信帶歸程。可能替得傷春淚。夜夜安排聽到明。

聲聲令

春思和俞克成韻

狂花過影。殘酒銷衿。二分春病耐寒侵。銅荷淚盡。夜窗闇。落紅深。鎮誤人香冷翠衾。蘭月芳陰。攜手地。怕重臨。畫樓歸燕信沈沈。風淒雨緊。奈而今。夢難尋。那更禁說甚負心。

聲聲慢

賦書帶草。余既營草堂於竹榻橋南。繚以長廊。緣堦悉植書帶草。蔥翠可藉。貞萋冬榮。經神之遺。足當吾家讀書種子。漚公爲題通德門榜。示不忘鄭志也。言誦清芬。爲賦此解。

芳披雲縷。翠挹風籤。蕭森舊家寒碧。散帙城南。還蔭草堂深僻。休題謝池夢好。恁詩痕不點經席。書種在。比芸香盈畝。薤垂過尺。我意萋萋千里。歸雲遶東萊。夢中曾識。采綠先疇。詩婢也吟芳色。蒙龍一番過雨。悵朱門何限荆棘。撫萬古此青青。春老故國。此詞未用。復改作瑤華。慢。多擇此詞之句意。

木蘭花慢

秋夜聞雁

雁啼天在水。送一作避秋老。一作影莫書空。正沙白一作避影江清。一作重江寒沈沈一作亭亭斜月。猶

挂虛弓。蘆中。楚歌夜起。怨關山殘笛下西風。欲問一作何事衡陽倦侶。一作羽斷雲不度前

峯。一作又隨恩恩。夢轉征蓬。憶故苑。雪留蹤。歎長門燈暗。數聲裂帛。一作哀

題一作淚難封。一作彈紅驚逢。聽秋別枕。雨淒淒愁和蘚苔蛩。偏一作又是單衾酒醒。夜

亭催冷吳楓。

臨江仙

認得紅橋雙柳。年年垂綠通街。柔枝曾見挂金釵。願隨風作絮。飛墮淚盈懷。

一自那人攀折後。怕聞燕語樓臺。水西依舊小窗開。分明眼前事。都是夢中來。

采桑子

今宵莫惜無明月。人似姮娥。酒滿香螺。好夜看人夢裏過。歸來獨臥西窗雨。

閒淚無多。不爲聞歌。早自安排喚奈何。

青門引

雁過霜天近。庭院雨餘苔靜。芙蓉寂莫晚芳叢。西風采采。不上舊時鬢。迴闌
幾曲愁憑損。拍徧無人嚮。小城昨夜聞笛。月明滿地秋江影。

點絳脣

木芙蓉

爲殿年芳。不辭孤豔當霜拒。冷紅無語。開落江頭樹。近水闌干。照影傳幽素。
傷秋處。澹煙濃露。更比春心苦。

木蘭花慢

己酉九日風雨

歎人間令節。更何恨。有登臨。縱酩酊能酬。樓頭一作高樓暮色。知爲誰深。難禁。
向風雨夜。但黃華滴淚勸孤斟。不信情天易老。故教佳日多陰。沈沈。舊會茱
萸。顏鬢改。又重簪。念節物淒涼。年涯晼晚。都到秋心。休尋。暗招悵地。正

西山爽氣繫疏襟。空畫闌干影事。酒醒獨自行吟。

慶春宮

冬緒羈懷

霜月流階。一作宿庭燕烟蕪連苑。一作荒門柳草堂一作小園歲晚餘清。殘雁來一作南稀。寒蜻吟一作西堂
 蛩斷。但聞風葉窗鳴。一作臥愁夜簾一作窗燈點。一作暈亂愁瀉空山雨聲。一作鎮搖落蕭條
 人事。一作傷心多少一作何限繁華。看到一作不抵漂零。年一作春光猛憶堪驚。一作日逢迎南雪重逢
 過江如夢。難寂寞魚龍未醒。半生怙悵。都到尊前。一醉無名。
一作青衰鬢星星。一作紅金狄摩挲。一作誰銅駝歌舞。一作哀舊游還是承平。一作過江

少年遊

誰家年少簇金鞍。醉夜踏花還。不管東風。暗塵臺榭。歌舞借人看。唯一作空餘
 燕子銜花去。別院話春寒。未了黃昏。一番風雨。何處倚危闌。

蝶戀花

落盡江梅春已半。浪蕊狂花。不到傷春眼。一夜金鈴消息斷。只供蜂蝶喧塵亂。
陌上馬蹄梁上燕。解惜香泥。已是韶紅變。斜日簾櫳人不見。蘼蕪綠老誰家院。

祭天神

有客歸自武昌。述近事。因與被酒。登城東亭晚眺。

枕亂流西塞山前路。問當年割據英雄誰是主。蕭條故壘昏鴉。木落臨江戍。隱悲
笳壞堞千帆離霜落。寂寞送寒潮去。更誰憶蔽日浮雲暮。長安遠。空望極萬里
颺輪阻。漫徘徊南飛烏鵲。東下樓船。對此茫茫。淚眼迷淮楚。

疎篁館雜綴

無覺

讀武陵陳伯弢（銳）先生襄碧齋詞話。於近代詞家。多所評品。亦研治倚聲者之絕好資料也。節錄如次。

王幼遐詞。如黃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氣勝者也。鄭叔問詞。剝膚存液。如經冬老樹。時一著花。其人品亦與白石爲近。朱古微詞。墨守一家之言。（案此言未諦。古微先生晚年之作。固未嘗墨守夢窗也。）華實並茂。詞場之宿將也。文道義詞。有稼軒龍川之遺風。惟其斂才就範。故無流弊。張次珊詞。軒豁疏朗。尤有守律之功。宋芸子詞。學非顛門。要自情韻不匱。夏劍丞詞。秀韻天成。似不經意。而出其鍛鍊。仍具苦心。胡研孫詞。標格在梅谿玉田之間。往往風流自賞。蔣次香詞。伊鬱善感。信筆寫出。亦鐵中之錚錚。況夔笙詞。手眼不必甚高。字字銖兩求合。其涉獵之精。非餘子可及。蕭琴石詞。老氣橫秋。乃時有拖沓之態。今遺稿不知流落何許矣。洪未聘詞。聰明絕世。亦復沈著有餘音。程子大詞。源於三十六體。粉氣脂光。令人不可偏視。易實甫詞。才大如海。惟忍俊不禁。猶有少年豪氣未除。王夢湘詞。工於賦愁。長於寫豔。故亦卓犖偏人。之數君者。投分既深。故能管窺及之。而竊歎爲不可及。客曰。君詞自謂何如。余曰。天分太低。筆太直。徒能以作詩之法作詞耳。

聆風簪詩序

梁鴻志

光緒丙午。識哲維於北京。年裁十六耳。訥於言。約敕如宿儒。而治學甚力。越三年己酉。同筆硯大學文科。不久皆棄去。國變後。時時相見談詩。或縱論時事。未幾。樊樊山、易實甫、周沈觀、俞恪士、梁任公輩。皆集京師。每有賞會。輒並舉余與哲維。於是世人遂以齊名相指目矣。顧哲維汎愛而嗜吟。海內之稱詩者。鮮不往復唱和。名乃益盛。然獨暱近余。每有作。必就商安而後已。如是者八九年。逮庚申政變。余爲逋人。踪迹始稍稍遠矣。哲維少好駢儷之文。方弱歲時。卽馳書老輩。爭論文體。故其爲詩。亦沈博頹豔。喜作才語。儉腹者讀之。如入五都之市。日不暇給。顧獨謠孤賞。亦嘗爲淡遠閒適之言。乃知能者之不可以一方囿也。哲維未冠入官。浮沈記室者幾三十年。頗不自得。丁丑秋。戰事初起。遽以事見法。蓋其平日審度國勢。主款最力。旣不得抒。每有出位之謀。又不自檢括。動爲讎者所藉口。旣以身殉。而國亦隨破。及今思之。向者之燭照幾

先。明若布算。使其言行。其所全不更大耶。余維古今文人。張華、潘岳、陸機、陸雲、謝靈運、謝朓、溫子昇、薛道衡、陳子昂、宋之問、李邕、盧仝、張羽、高啓、孫蕢之倫。或死於冤。或中於法。當時之毀譽愛憎。亦至不一矣。及時易事遷。世人誦其文章。震其風采。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恨。彼貴壽考終。與草木同腐者。使人轉不詳其名氏。然則人生所尙。殆在此不在彼矣。哲維既喜談政。胸中抑塞不平之氣。一寓於詩。其所非議刺譏。或當或不當。然函孕史事。比附故實。如珠玉出篋。光采爛然。並世作者。未之或先也。方哲維未逝時。書坊買人。將流布其詩。其後遂怵禍謝絕。余急收其稿以歸其子劫之。釐爲聆風謠詩八卷。且集貲使授諸梓。而以長短句附焉。嗚乎。哲維亡矣。其不亡者僅此。余以三十年之交舊。申之以姻亞。追維平日文酒之樂。離合之迹。雖風逝電謝。不可搏掄。然一展卷間。彷彿遇諸紙上。令人悲咽不可仰。迴憶哲維臨命之歲。序余爰居閣詩。脫稿視余。並几賞析。宛然前日事耳。今劫之既刻聆風謠詩。乃徵余

序。輒以淚濡筆書此。以塞其意。哲維有知。其許我耶。辛巳春。長樂梁鴻志。

遜齋樂府序

夏敬觀

昔予與君同官吳中。歸安朱古微侍郎。僑寓聽楓園。一時所往來者。皆當世詞人。張次珊通參。鄭叔問舍人。陳伯弢大令。及君尊人泚蓴先生常在座。吾曹獲以燕間承緒論。參校樂文。研討聲律。或旦夕得一詞。則傳簡互欣賞。是時君方肆力經史。著書曰史微。其爲詞特寄興所及耳。辛亥後。君始寫定詞一卷。侍郎爲編入滄海遺音者是也。君慷慨自以爲未足。而儕輩已絕歎君造詣之深。矧君自遘世蹇屯。益勵士節。勤撰述。其寓思於詞也。時一傾吐肝肺芳馨。微吟斗室間。叩於窈冥。訴於眞宰。心癢而文茂。旨隱而義正。豈餘子所能幾及哉。予嘗謂詞人易致。學人難致。學人而兼爲詞人尤難致。有學人之詞。有詞人之詞。君鄉先輩沈寐叟。學人也。曼陀羅蘊詞。學人之詞也。叟遺書他人不能董理。而君優爲

之。其箋注蒙古源流。散布丹墨於眉行間。及身未寫定。君爲校補發正者又數十
百事。勒成完書。叟固不能爲君之詞也。詞於文體爲末。而思致則可極於無上。
學者雖淹貫羣籍。或不能爲。蓋記醜無所施於用。強之則傷其格。若於學無所窺
者。但求諸古昔人之詞。又淺薄無足道。彌卑其體。其上焉者。止於詞人之詞而
已。君學人也。亦詞人也。二者相因相濟。而不相扞格。詞境之至極者也。君又
嘗爲清史撰樂志。於一朝言律呂之書。剖析明朗。條列精簡。謂隋唐登歌。雜蘇
祇婆龜茲樂。以律呂文之。神瞽弗世。等於詩亡。其分別古今。使不淆溷。諸泥
古樂以求唐宋詞律者。可資以發矇正惑矣。平日論詞。及字音陰陽清濁之辨。謂
詞興於唐。唐人讀音。有異於今。引慧琳一切經音義之反切爲證。則尤前人所未
言者。君今將刊其續所爲詞。因書弁簡端。以告承學之士。己卯季秋。新建夏敬
觀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各方投稿。來稿須直寄本館，不經手，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每月二十日出版（零售每册五角）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預定辦法
五元	二元七角	國內
八元	四元	香港澳門
十元	五元二角	南洋歐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七號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總經售者 京報發行部

代售處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全面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半面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